京師大學堂

國文講義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序

吾友林子歸雲著書才也年二十著書已等身聲譽半天下甲辰夏五月來京師主大學國文席與余同舍居每見其奮筆疾書日率千數百字不四閱月中國文學史十六篇已殺青矣吁亦偉哉或曰古之著書者瘁畢生精力所得常不能累寸而勒成書以問世尤致兢兢焉或且夷然不自屑也今林子乃於怱怱百日間出中國空前之鉅作不已易乎余謂是不然天下惟視事甚難而事乃卒無一就故善治牛者目無全牛惟其易也夫著書至難事也而林子猶易之天下更何足以難我林子者異日出其身以任天下事猶之是書也任事則成事之始也其亦又何譏況林子所爲非專家書而教科書固將詔之後進頒之學官以備海內言教育者討論焉其不可以過自珍秘者體裁則然也雖官學問者無窮之事業人類者進化之動機他日者國民程度益以高林子學識益以大乃徐取其少作而芟夷刋定之使底於至精且粹或復屬不敏爲之操觚揚摧之則天下躊躇滿志者寧有過是歟故余非第序林子今日之書也余且爲學界之前途企也光緒甲辰季冬之望

弋揚江紹銓序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820.9
262
2


3 0714 4178 0

中國文學史目次

第一篇

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後正書之變遷……一
一　論未有書契以前之世界……二
二　論書契創造之艱難……二
三　論書契開物成務之益……三
四　論五帝三王之世古文之變遷……四
五　古文藉許書而存……四
六　六書之名義區別……五
七　六書之次第……五
八　古文籀文之變遷……六
九　籀文以後之變遷……七

十　大篆小篆之變遷……七
十一　傳說文之統系……八
十二　篆隸之變遷……九
十三　篆隸與八分之區別……一〇
十四　隸草之變遷……一一
十五　北朝南朝文字之變遷……一一
十六　唐以後正書之變遷……一二

第二篇　古今音韻之變遷……一三

一　羣經音韻……一三
二　周秦諸子音韻……一四
三　漢魏音韻……一五
四　六朝音韻……一五
五　經典釋文音韻……一六

六 廣韻……一一七
七 唐韻……一一七
八 集韻……一一八
九 宋禮部韻……一一八
十 平水韻……一一九
十一 翻切……一二〇
十二 字母……一二一
十三 雙聲……一二一
十四 六朝反語……一二二
十五 三合音……一二二
十六 東西各國字母……一二三
十七 宋元明諸家音韻之學……一二四
十八 國朝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諸家音韻之學……一二五

第三篇

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一六
一　虞夏商周名義訓詁之變遷……一六
二　列國風詩名義訓詁之變遷……一七
三　春秋戰國名義訓詁之變遷……一七
四　爾雅兼收周秦諸子之名義訓詁……一八
五　秦始統壹名義訓詁之變遷……一九
六　方言之訓詁名義變遷最緐……二〇
七　釋名攷經籍名義可據……二〇
八　廣雅萃集漢儒箋詁名義訓詁……二一
九　唐顏師古匡謬正俗……二二
十　南唐徐鉉說文新附字……二三
十一　陸佃埤雅之名義……二三
十二　朱子究心名義訓詁之據……二四
十三　宋儒名義訓詁之疏密……二五

十四　駢雅之潤色詞章……三五
十五　天算家名義訓詁之變遷……三六
十六　地輿家名義訓詁之變遷……三七
十七　製造家名義訓詁之變遷……三八
十八　古人名義訓詁不可拘執……三八

第四篇　古以治化爲文今以詞章爲文關於世運之升降……三九

一　皇古治化無徵不信……三九
二　唐虞治化之文……四〇
三　夏后氏治化之文……四一
四　殷商治化之文……四二
五　豳岐治化之文……四二
六　文武治化之文……四三
七　闕里治化之文……四三

八　鄒孟治化之文……四四
九　荀子治化之文……四五
十　秦始皇治化之文……四五
十一　漢以後治化詞章之分……四六
十二　六朝詞章之濫……四七
十三　唐人以詞章爲治化……四七
十四　五代之治化所在……四八
十五　遼金治化之文不同……四九
十六　宋元治化之廣狹詞章之工拙……四九
十七　明人之治化詞章誤於帖括……五〇
十八　論治化詞章並行不悖……五一

第五篇

修辭立誠辭達而已二語爲文章之本……五二
一　孔門教小子應對之法……五二

二　六年敎以數與方名之法……五三
三　聞一知二之捷法……五四
四　舉一反三之捷法……五五
五　反言以達意之法……五五
六　虛字聯絡實字達意法……五六
七　虛字承轉實字達意法……五七
八　虛字分別句讀以達意法……五八
九　虛字以爲發語詞達意法……五九
十　虛字爲語助詞達意法……五九
十一　虛字語助詞用爲疑問法……六〇
十二　虛字用於形容詞法……六〇
十三　虛字用爲贊歎詞法……六一
十四　修辭分別雅俗異同法……六一
十五　修辭必求明密法……六二

十六　修辭當知顚倒成文法……六三
十七　修辭引用古人成語法……六四
十八　修辭勿用古字古句法……六四

第六篇　古經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爲作文之法……六五

一　高宗純皇帝之聖訓……六五
二　言有物之大義……六六
三　總論篇章之次序……六六
四　初學章法宜分別綱領條目……六七
五　初學章法宜先明全章之意……六八
六　初學章法宜立柱分應……六八
七　初學章法宜因自然次第……六九
八　初學章法宜知層疊進退……七〇
九　初學章法宜知承接收束……七一

十 初學章法宜知首尾照應……七一
十一 初學章法宜知引用譬喻……七二
十二 初學章法宜知調和音節……七三
十三 初學擴充篇幅第一捷法……七三
十四 初學篇法宜一意貫注……七四
十五 初學篇章宜分別文之品致……七五
十六 治事文之篇法……七五
十七 紀事文之篇法……七六
十八 論事文之篇法……七七

第七篇 羣經文體

羣經文體……七八
一 經籍爲經國經世之治體……七八
二 周易言象數之體……七九
三 周易文言之體……七九

四　周易支流之別體……八〇
五　尙書今古文辨體……八一
六　尙書家爲古史正體……八二
七　禹貢猳地志之體……八二
八　洪範爲經史之別體……八三
九　詩序之體……八四
十　三百篇兼備後世古體近體……八四
十一　淫詩辨正……八五
十二　周官爲會典之古體……八六
十三　儀禮爲家禮之古體……八七
十四　禮記猳叢書之體……八八
十五　春秋猳編年之體……八八
十六　三傳辨體……八九
十七　經學隨時而變體……九〇

十八　皇朝經學之昌明……………………九一

第八篇

周秦傳記雜史文體……………………九一
一　逸周書爲別史𥠖體……………………九一
二　大戴禮爲傳記文體……………………九二
三　周髀創天文志歷志之體……………………九三
四　國語創戴記之體……………………九三
五　國策兼兵家縱橫家輿地家諸體……………………九四
六　世本創族譜之體……………………九五
七　竹書紀年仿春秋之體……………………九五
八　山海經與禹貢文體異同……………………九六
九　穆天子傳非本紀體……………………九七
十　七經緯文體之大略……………………九八
十一　神農本草創植物教科書文體……………………九八

十二　黃帝素問靈樞創生理學全體學文體……九九
十三　司馬法創兵志之體……一〇〇
十四　家語與論語文體之異同……一〇〇
十五　孔叢子創世家之體……一〇一
十六　晏子春秋創諫疏奏議之體……一〇二
十七　呂氏春秋創官局修書之體……一〇二
十八　漢以來傳記述周秦古事之體……一〇三

第九篇　周秦諸子文體

周秦諸子文體……一〇四
一　管子剏法學通論之文體……一〇四
二　孫子剏兵家測量火攻諸文體……一〇五
三　吳子文體見儒家尙武之精神……一〇六
四　九章算術文體之整潔……一〇六
五　墨子發明格致新理之文體……一〇七

六　老子創哲學家衛生家之文體……一〇八
七　莊子文體眞僞工拙之異同……一〇八
八　列子創中國佛教之文體……一〇九
九　文子之文體冗雜……一一〇
十　商君書創變法條陳之文體……一一〇
十一　韓非子創刑律之文體……一一一
十二　公孫龍子𣲖辨學之文體……一一二
十三　鬼谷子創交涉之文體……一一二
十四　鶡冠子不立宗派家之文體……一一三
十五　屈子離騷經文體之奇奧……一一四
十六　諸子僞書文體之近於古者……一一四
十七　諸子佚文由近人輯錄之體……一一五
十八　學周秦諸子之文須辨其學術……一一六

第十篇

史漢三國四史文體

一　史記爲經天緯地之文……一一六
二　史記通六經自成一家之文體……一一七
三　史記本紀世家文體之辨……一一七
四　史記世家列傳文體之辨……一一八
五　史記十表創統計學之文體……一一九
六　史記列傳文體之奇特……一一九
七　褚少孫裴駰司馬貞張守節諸家增補史記文體……一二〇
八　歸震川評點史記之文體……一二一
九　漢書倣史記之文體……一二二
十　漢書地理志之文體……一二三
十一　漢書藝文志之文體……一二三
十二　漢書西域傳文體……一二四
十三　班昭續成漢書八表幷天文志之文體……一二五

十四　後漢書紀傳後附論贊之文體……一二六
十五　司馬彪續漢書志之文體……一二七
十六　三國志文體之義例及正統所在……一二八
十七　裴松之注三國志之義例……一二八
十八　讀史勿爲四史所限……一二九

第十一篇

諸史文體……一三〇
一　晉書文體爲史臣奉勅纂輯之始……一三〇
二　宋書文體皆因前人之作……一三一
三　南齊書文體多諛辭……一三一
四　梁書陳書文體成一家之言……一三二
五　魏書文體惟官氏志最要……一三三
六　北齊書文體自成一家規模獨隘……一三三
七　北周書文體欲復古而未能……一三四

八　隋書文體明備十志尤稱精審……一三四
九　南北史仿史記紀傳之文體……一三五
十　新舊唐書文體之異同……一三六
十一　舊五代史文體仿三國志新五代史文體仿史記……一三七
十二　宋史文體之繁冗……一三七
十三　遼史文體之簡要……一三八
十四　金史文體中交聘表最善……一三九
十五　元史文體多疏舛……一四〇
十六　明史文體集史裁之大成……一四〇
十七　編年文體溫公通鑑似左氏朱子綱目似公穀……一四一
十八　三通文體之異同……一四二

第十二篇

漢魏文體……一四三
一　賈山至言爲上皇帝書之粗體……一四三

二　賈誼陳政事疏之文體爲後世宗……一四四
三　鼂錯言備邊諸書文體近似管子孫武子……一四四
四　枚乘七發與諫吳王書文體畧同……一四五
五　董仲舒明經術文體爲策對正宗……一四六
六　淮南子文體似呂覽……一四六
七　漢武帝時文學之盛……一四七
八　漢宣帝時書疏之文體……一四八
九　元成哀平之文體匡衡劉向劉歆揚雄爲大宗……一四八
十　光武君臣長於交涉之文體是以中興……一四九
十一　明章以後之文體……一五〇
十二　張衡天象賦兩京賦文體之鴻博……一五一
十三　馬融鄭康成經學家之文體……一五一
十四　漢末黨錮諸賢之文體……一五二
十五　蔡邕中郎集多碑誌爲諛墓之始……一五三

十六　曹魏父子兄弟及建安七子之文體……一五三
十七　諸葛武侯出師表之文體……一五四
十八　孫吳文體質實非晉宋以後可及……一五五

第十三篇　南北朝至隋文體……一五五

一　西晉統壹蜀吳之文體……一五六
二　東晉播遷江左之文體……一五六
三　五胡仿中國之文體之關係……一五七
四　晉徵士陶潛文體之澹遠……一五八
五　蘇蕙搬迴文之體……一五九
六　南朝宋室顏謝鮑三家之文體……一五九
七　南齊永明體之纖麗祖冲之精實……一六〇
八　蕭梁諸帝皆能文……一六一
九　昭明文選搬總集之體……一六二

十 劉勰文心雕龍𣏌論文之體……一六二
十一 鍾嶸詩品𣏌詩話之文體……一六三
十二 蕭梁文士之盛文體之縟……一六四
十三 徐陵玉臺新詠𣏌詩選之體……一六四
十四 北魏文體近於樸質……一六五
十五 北齊文體顏之推出入釋家……一六六
十六 北周蘇綽六條詔書文體之復古……一六六
十七 隋李諤論文體書之復古……一六七
十八 隋王通中說之文體……一六八

第十四篇

唐宋至今文體……一六九
一 總論古文之體裁名義……一六九
二 唐宋八家文體之區別……一七〇
三 唐初元結獨孤及諸家始復古體……一七一

四 韓昌黎文體爲唐以後所宗……一七一
五 柳子厚文體與昌黎異同……一七二
六 韓門張籍李翺皇甫湜文體……一七三
七 杜牧文體爲宋之蘇氏先導……一七四
八 五代文體似南北朝而不工……一七四
九 宋人起五代之衰柳開王禹偁穆修諸家文體……一七五
十 宋文以歐陽修爲大宗……一七六
十一 蘇氏父子兄弟文體同異……一七七
十二 王安石曾鞏之文體……一七八
十三 有宋道學家文體亦異於語錄……一七八
十四 南宋文體宗澤岳飛陳亮文天祥謝枋得之忠憤……一七九
十五 遼金文體至元好問而大備……一八〇
十六 元人文體爲詞曲說部所紊……一八一
十七 明人文體屢變宋濂楊榮李夢陽歸有光之異同……一八二

十八　國朝古文之流別……一八三

第十五篇

駢散古合今分之漸……一八四
一　唐虞之文駢散之祖……一八四
二　有夏氏駢散相合之文……一八五
三　殷商氏駢散相合之文……一八五
四　周初駢散相合之文……一八六
五　逸周書駢散相合之文……一八七
六　周髀駢散相合之文……一八七
七　左傳駢散相合之文……一八八
八　國語駢散相合之文……一八九
九　戰國策駢散相合之文……一八九
十　孔孟荀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一九〇
十一　老莊列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一九一

十二 管晏諸子駢散相合之文……一九二
十三 孫吳諸子駢散相合之文……一九二
十四 墨子駢散相合之文……一九三
十五 韓非子𢧵連珠之體……一九四
十六 屈宋騷賦皆駢散相合之文……一九四
十七 呂氏春秋駢散相合之文……一九五
十八 李斯駢散相合之文……一九六

第十六篇 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

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一九六
一 總論四體之區……一九六
二 漢之駢體至司馬相如而大備……一九七
三 揚雄仿司馬相如之駢體而益博……一九八
四 後漢班固張衡之駢體……一九九
五 後漢蔡邕之駢體……一九九

六　潘勖册魏公九錫文之體……一〇〇
七　魏曹植之駢體……一〇一
八　六朝駢體之正變……一〇一
九　徐庾集駢體之大成……一〇二
十　唐初四傑之駢體……一〇三
十一　燕許大手筆之駢體……一〇四
十二　李杜二詩人之駢體……一〇四
十三　陸宣公奏議爲駢體最有用者……一〇五
十四　元白温李之駢體……一〇六
十五　宋初西崑駢體步趨晚唐及北宋諸家異同……一〇七
十六　南宋駢體汪藻洪适陸遊李劉諸家之異同……一〇八
十七　元明以來四六體之日卑……一〇八
十八　國朝駢文之盛及駢文之終古不廢……一〇九

右目次凡十六篇．每篇十八章．總二百八十八章．每篇自具首尾．用紀事本末

之體也。每章必列題目。用通鑒綱目之體也。大學堂章程曰。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撰講授。按日本早稻田大學講義。尙有中國文學史一帙。我中國文學。爲國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師大學堂。未列文學於教科。今公共科亦缺此課。傳甲於優級師範生分類後。始講歷代文章源流。實爲公共科之補習課也。然公共科文學。每星期三小時。分類科文學。每星期六小時。此半年之程度。實足與公共科全年程度相符。大學堂研究文學要義。原係四十一款。茲已撰定十六款。其餘二十五款。所舉綱要。已略見於各篇。故不再贅。傳甲更欲編輯中國初等小學文典。中國高等小學文典。中國中等大文典。中國高等大文典。皆教科必需之課本。否則仍依大學堂章程。編輯歷代名家論文要言。亦鉅製也。或曰。中國文學史。義取簡約。古今一律。然國朝文學昌明。尤宜詳備甄採。當別撰國朝文學史。以資攷證。傳甲不才。今置身著述之林。任事半年。所成止此。昔初編講義時。曾弁短言。爲授業豫定書。今已屆一學期。爰輯期內所授課。爲報告書。由教務提調。呈總監督察核焉。光緒三十年十二月朔。侯官林傳甲記。

中國文學史

傳甲學問淺陋。借登大學講席。與諸君子以中國文學相切磋。今優級師範館及大學堂預備科章程。於公共課則講歷代源流義法。於分類科則練習各體文字。惟教員之教授法。均未詳言。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爲講義目次。又采諸科關係文學者爲子目。總爲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爲十數章。每篇三千餘言。甄擇往訓。附以鄙意。以資講習。夫籀篆音義之變遷。經史子集之文體。漢魏唐宋之家法。書如烟海。以一人智力所窺。終恐挂一漏萬。諸君於中國文字。皆研究有素。庶勗其不逮。俾成完善之帙。則傳甲斯編。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焉。或課餘合諸君子之力。撰中國文典。爲練習文法之用。亦教員之義務。師範必需之課本也。

第一篇　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後正書之變遷

此篇但言變遷源流

至於文字浩繁未能逐字講釋應俟大學堂說文專科詳說之

一　論未有書契以前之世界

乾坤肇奠。萬彙渾噩。人羣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故有屯盈之象。而蒙昧者未闢。需用者亦弗備也。讀易繫辭傳。遊心皇古。凡後世民生日用之器。皆古人艱難締造以成之。方其初飲食以棠。網罟耒耜宮室舟車。皆未之備。以今日文明之民。置身其間。不能一日安處。不但書契一端。尤爲闕典也。惟人爲萬物之靈。有聖人首出。制器尙象。始由草昧進於文明。數千年來。仍日進而不已焉。野人可進而爲君子。夷狄可進而爲中國。皆書契以後之世宙也。

二　論書契創造之艱難

伏羲氏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八卦。有衡畫而無縱畫。制作簡質。欲象形而未能。乾天坤地艮山兌澤震雷巽風坎水離火。僅舉天地萬物之著者而畫之而已。象數之理。後人愈推而愈密。聖人制作之初。未能精備也。易之爲道。變化無方。非一成而不可易也。結繩書契之制。不可盡考。孫星衍周易集疏引鄭康成曰。結繩者。事大大結其繩。

事小小結其繩。又引鄭氏曰。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蓋結繩記事。猶不足昭符信。書契則刻於木邊。各持其一。可分可合。後世劵約執照之類。皆有騎縫號印。以備存根。內而政府。外而商務。皆遵用之。則古制之盡善者。雖數萬里外必相同。雖數萬年後必不廢也。甲菅入苗彊猺峒諸地得見彼中木雙合之劵於交縫處以鐵簪烙成文字持爲符信特紛紜如亂絲恐不能成字體耳

三　論書契開物成務之益

書契以前。無徵不信。故太史公史記。託始於黃帝。許叔重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官以乂。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明教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書契既成。中國專門科學。遂發明於黃帝之世。如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著調歷。風后制握奇陳法。榮爰鑄鐘。大容作雲門大卷之樂。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共鼓化狐爲舟楫。邑夷作車。岐伯作內經。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其元妃西陵氏女嫘祖教民蠶。凡今日有用科學。無不備於是時。陶姚以上。當以是爲極盛之會矣。又按遼金元三朝太祖皆創國書以致勃興英法德俄因拉丁以爲國書且以識字人數逐年比較以徵民智之開塞科學之盛衰吾願黃帝神明之胄宜於文學科學加勉矣

四 論五帝三王之世古文之變遷

許叔重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觀之。古文不盡由倉頡作也。晉衛恆四體書勢云。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與許說異。韋續字源言包犧氏獲景龍之瑞。作龍書。少昊金天氏以鳥紀官。作鸞鳳書。神農因上黨生嘉禾八穗。作穗書。黃帝因卿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夏后作鐘鼎書。皆隨所見而製者也。墨池編言務光辭湯禪。爲薤葉文。古今篆隸云。周文王因赤雁啣書。武王因丹鳥入室。作鳥書。又因白魚之慶。作魚書。日人中國文學史。卽據此以爲中國文字之起源。考孝經援神契言三皇無書。字源所言。多未可信。今考宋薛尙功之鐘鼎欵識。其商鼎二類。多與周鼎之文異。則謂五帝三王之世。其文不變。亦不足信矣。特其變遷之跡。世遠年湮。而無古籍可考耳。叔重言字如孳乳而寖多。則其上下數千年間。古文亦由漸而增矣。英和字典每年皆有新增之字卽孳乳寖多也西域字母之說卽本諸此

五 古文藉許書而存

說文言古文者。謂倉頡所作古文也。先小篆而後古籀者。尊漢制也。以小篆爲質。兼錄古

文籀文所謂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則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弌弍弎也蓋所謂古文而異者當謂之古文奇字此金壇段氏之說愚按古文而異者當爲倉頡造字以後之變遷也

六　六書之名義區別（子目本經學門之說文學之第三條下條本第三條）

周禮保氏敎國子以六藝故曰六書許叔重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意言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記事令長是也段氏謂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匯也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此矣字各有音而聲音盡乎此矣有轉注假借而字義盡乎此矣異字同義曰轉注異義同字曰假借有轉注而百字可一義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也鄭衆注六書象形本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其次第未可考是以舍鄭而從許焉（先儒釋轉注言人人殊不能備錄此篇以字形變遷爲主轉注俟說文專科詳說之）

七　六書之次第

漢書藝文志小學家。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爲造字之本也。其次第與許書小異。象事卽指事也。象意卽會意也。象聲卽形聲也。鄭樵通志曰。六書以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此數語言次第最明晰。疑周禮保氏鄭注。或係後人所倒亂。見王筠說文釋例。通志曰。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象形指事。皆獨體也。會意形聲。皆合體也。四者爲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二者爲緯。用字之法也。漢志以六書爲造字之本來合惟叙六書之次第。較之許氏爲便也。西洋以埃及爲最古其古文皆象形字有蟲魚馬牛之象其圖之金塔石柱至今猶存美州墨西哥亦有象形文字張南皮以爲華人所立蓋象形爲造字之權輿固中外之所同也

八　古文籀文之變遷

子目本古籀篆之變析爲三節

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其文與古文或異。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公作大篆十五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之書。然則其姓不詳。紀傳中。蓋史官不言姓。猶孔子之稱史魚。後人之稱史遷。皆不言姓也。史籀大篆。其文與古文異者。詳於許氏十四篇之中。其已改者。許氏別之曰籀文。其未改者。仍曰古文。其古籀之無異於古籀者。雖不言古文籀文。實古文籀文也。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

作。蓋史篇以官名。猶籀文以人名耳。許書引史篇者三。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甾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知。則大篆之下。兼有解說。自漢以後。亡佚幾盡。許氏所謂籀文九千字者。其遺文只此數語耳。

九 籀文以後之變遷

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周政不綱。諸侯皆去其籍。不至秦始皇而始焚書也。中庸孔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列國皆以大篆爲通行之字。未嘗變也。七國時。秦孝公趙武靈王皆變亂先王之法制。許氏所謂用疇易畮。車涂易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今攷六國異聲異形之字。不傳於後世者。國滅而文字隨之也。（古之渤海西夏皆創字不傳今波蘭字亦滅）漢興言論語者。有齊魯之異。春秋傳左氏楚人。其書皆楚人之辭。公羊氏齊人。其書皆齊人之辭。鄭樵所謂一家之言也。後世六經諸子中。往往有字形音讀與說文異。且說文所謂收者。大抵皆六國遺文。楊雄因攷輶軒之方言。多識奇字。蓋六國之書。就大篆而損益之。非離六書而自造一體也。

十 大篆小篆之變遷

秦始皇幷六國。大一統。凡六國法制異於秦者皆更之。則六國文字異於秦者亦罷之矣。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書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古文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秦人得天下。以秦文同天下之文。其損益舊制。亦猶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也。今以大篆小篆。比而觀之。籀文繁而小篆簡。人情孰不憚繁重而趨簡易乎。史籀較古文已簡易。小篆則更簡易矣。治六經者皆究大小篆而已。未有上溯蝌蚪鐘鼎者。蓋好古者學之。非必人人學之也。西人字母亦分大楷小楷兩種東文字母亦分片假名平假名二種其字形大同小異亦與大篆小篆略同中文用大篆少小篆多西文亦用大楷少而小楷多也

十一　傳說文之統系

子目本章程原文在六書名義區別之前今移之於此因時代爲先後而各家說文之學皆附此款

說文秦上以後。鄭康成注三禮。各引一事。建初中曹喜邯鄲淳韋誕。皆以篆法授受。吳嚴畯字曼才。好說文。晉慨令呂忱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愼說文。見法書要錄。後魏江式之論書表。梁黃門侍郎顧野王撰玉篇。陳書稱蟲篆奇字無所不通。亦有得於許氏也。唐之李陽冰善小篆。上與李斯齊名。謂之筆虎。蓋唐以說文立博士。習之者多也。林罕謂文中之古籀。爲呂忱所增。其說未是。宋則有郭忠恕之汗簡佩觿。夏竦之古文四聲韻。張有之復古編。鄭樵之六書畧。戴侗之六書故。其大旨皆不違於許氏。其間傳述之功。則以南唐二

徐爲最。楚金之繫傳。鼎臣之校理。世所謂大徐小徐也。元明以來。訓詁之學漸微。則語錄性理開之也。元之楊恒劉泰戴侗周伯琦舒天民。明之趙古則楊愼陸深朱謀瑋張位。所說轉注。言人人殊。不可毛舉。近人臧氏禮堂著說文引經攷。嚴氏可均說文天算攷。說文聲類。皆有專門獨到之功。孫氏星衍攷三體石經。校倉頡篇。皆以許書爲根據。段氏玉裁注說文解字。竭數十年之力爲之。精實通博。非前之傳說文者可及。雖紐氏樹玉訂其譌例。鄒氏伯奇作札記糾其牴牾。而段氏之書。終爲治說文者所重也。桂氏馥說文義證。徵引羣言。不加斷制。致後人有類書之譏。王氏筠說文釋例。條舉許氏原書所稱引而部分之。便於學者。及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出。幾欲畢智竭精。使後不可加矣。憶乾嘉諸老。如錢氏坫病廢後。猶左手作篆。江氏聲生平筆札。皆用篆書。其篤好非常人所及。夫古人小學之一。今人皓首或未能窮焉。則時代限之也。茲篇述變遷大意。其各家要旨。俟經學說文學專科詳之。此節以說文爲限。元吾邱衍學古篇及近世篆印之譜錄。無關宏指。不錄。專意美術者自求之。

十二　篆隸之變遷

秦始皇禁挾書。不禁識字。勢不可也。既用小篆。而用於奏事及刻石告功。復作隸書以施之徒隸者。豈欲開通黔首之智慧哉。亦勢不能不變也。古者天子治畿內。環四方所至皆

五百里文告易通字雖繁重猶可用也秦并天下賦役獄訟文牘繁興則不得不以隸人佐書隸人但求記事不得不日趨簡易下杜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曰隸書爲秦書八體之一焉漢人碑刻石經所用之字謂之漢隸婁機撰漢隸字源王念孫撰漢隸拾遺所以別於秦隸也鍾王變體謂之今隸遂合秦漢而稱古隸焉今隸即今日楷書之元胎也庾元威創散隸謂以散筆作隸書也後世徒隸益務簡易公牘文字俗體日滋（如準作准驗作騐之類）吾不知其變遷所極也

十三　篆隸與八分之別區

秦之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獨未言八分歐陽修遂以八分當隸書紀曉嵐據梁肩吾之書品辨云謂庾氏云隸書即今時正書梁之正書即今之楷書也唐六典及張懷瓘書斷上卷列八分於籀篆之後隸書之前則八分豈遂爲篆隸變遷之樞紐乎何許愼說文略而不言也書斷言秦始皇見王次仲文簡略應急甚善遣使召之於時代未合唐唐元度論十體書謂後漢帝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楷法則與程邈隸書有別而晉書衛恆四體書勢則言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又言梁鵠謂邯鄲淳謂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秘書

今八分皆宏法也。此說出於晉書。且在書斷之前。宜其可信。則八分之法更在漢隸之後。古籀之法變遷已盡。詎可駕於秦隸之上乎。如謂隸書卽正書。則八分卽可謂楷法乎。是以仍從說文序目爲次。退八分附隸書之後。庶幾篆隸變遷之迹可攷焉。

十四　隸草之變遷

許書言秦初有隸書。又言漢興有草書。草書者。又隸書之變也。漢趙壹曰。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晉衞恆四體書勢亦云不知作者姓名。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又言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得其法也。

十五　北朝南朝文字之變遷

章程但言北朝不言南朝蓋謂北朝猶近古耶

魏鍾繇晉衞瓘乘古篆之衰歇。漢隸之式微。由草書行書變而近於正書。當典午統壹吳

蜀時。文教固儼然定於一也。永嘉一亂。南北隔閡。南朝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及智永虞世南衍爲南派。北朝則索靖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葛衍爲北派。唐初歐陽詢褚遂良。其源亦出於北派。南派幾不顯。及太宗善王羲之書法。南派顯而北又微矣。趙宋閣帖盛行。北派愈微。惟集古錄論南北書。言南朝士氣卑弱。書法以清媚爲佳。北朝碑誌之文辭淺鄙。又多言浮屠。其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耳。蓋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也。牋牘繁而減筆多。復古愈難。北朝拘謹拙陋。而古味盎然。近人書法競尚北魏。亦風氣爲之也。

十六　唐以後正書之變遷

東坡論唐六家書。永禪師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歐陽率更。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褚河南書清遠蕭灑。微雜隸體。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爲神逸。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東坡於唐代書法變遷之跡。論之最精。而武曌劉龑等私意造作之字。則置而不論也。北宋書家東坡及黃山谷米襄陽。大抵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或詆其稜角怒張。則失之過。蔡襄李時雍。亦有聲於世。宣和

時徽宗留意書法。得杜唐稽一人。書法不傳。高宗南渡。不力圖恢復。乃作評書之文。爲翰墨志。玩物而已。大旨所宗。惟在羲獻。彼何不援羲之之言曰。區區江左。固以寒心乎。其後齊趙孟頫。遂靦面仕元。所書御服諸碑。頌揚大元盛德。不自知其數典忘祖矣。攷文字之變遷。亦興亾之大鑑戒乎。附注正書以後變遷最異者爲洪武體或謂之宋字橫細縱粗字體方正施之刻書良有裨益惟文人習之者少碑版亦無用之者僅爲手民專家之學也

第二篇

古今音韻之變遷

本篇子目皆用大學堂文學科之音韻學文從簡質專述變遷大要

一　羣經音韻

生民之初。必先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文字。詩歌之作。應在書契以前。但求其音之叶。不求其文之工也。尙書非有韻之文也。夔之典樂。依永和聲。其音韻之始乎。皐陶賡歌。明良康喜起熙之詞。皆韻文也。商周風雅頌存於今者。蓋三百篇。作詩者雖未必如今人之檢韻以求叶。然今人之攷古音者。惟據古詩及有韻之文。足以互證。易象辭如初筮告。再三瀆之類。蓋屋沃古通也。爻辭如需于血。出自穴。皆在屑韻。長子帥師。弟子輿

尸皆在支韻。則古今所同也。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求燥同韻。與箕子麥秀歌相同。則古今適異也。曲禮首章。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思辭哉同韻。其餘韻文散見于禮經之中者。則不可枚舉矣。儀禮士冠禮士婚禮之醮詞。考工記之梓人祭侯辭。栗氏量銘。皆有韻之文也。春秋左傳中之筮辭童謠輿誦諺語。亦有韻之文也。故近世考古韻者。取羣經有韻之文。折衷於毛詩。而後諦煌以上之元音。乃復顯於世。蓋經專門之業也。不以古音讀古書。猶不以和音讀和文。於古義究多扞格處也。有志者俟入大學音韻專科研究之。

二　周秦諸子音韻

楊升菴古音略例。取易詩禮楚辭老莊荀管諸子有韻之文。標爲略例。頗得古韻要領。至於老子朝甚除。日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愼據韓非解老篇。改夸爲竽。謂竽字方與餘字叶。柳子厚詩仍押盜夸。均誤。今考說文夸從于。大聲。則夸之本音不作枯瓜切明矣。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愼讀誅爲之由切。不知侯之古音胡。正與誅爲韻也。荀子第二十六篇曰賦。有禮賦知賦雲賦蠶賦箴賦。鼎立於風騷之囿。爲有韻文之大宗。管子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語。最傳誦於人口者。亦因有韻而傳

記憶也。嗚呼。升菴遠謫滇南籍。搜剔古書自娛。近代音韻鉅子繼起。楊氏之書式微矣。創始之功。蓋不可沒。今人厭薄舊學。於音韻之繁難者。尤不暇究心。然攷古音變遷之大略。固治高等文學者所當務也。

三　漢魏音韻

漢高皇大風之歌。漢武帝秋風之辭。以及魏武帝橫槊賦詩所用之韻。皆與今韻爲近。非若三代以上之音佶屈聱牙也。漢文選古文苑之詩賦及箴銘頌讚之屬。其有韻之文。多於羣經諸子。而焦氏易林之數。全書用韻尤多。故考證漢韻。較考證經韻尤易。惜唐人自撰唐韻。漢人未嘗自撰漢韻也。周秦以前之古音。惟漢儒能解。而漢人之古音。惟近代經師能解。因漢魏以考周秦。如重譯然。如郵路然。漢魏音韻既古。故漢魏之文。音節亦古。非六朝八家之所能及也。凡將急就。漢人小學書皆韻文。今日古意猶未盡失也。

四　六朝音韻

魏晉間李登作聲類。雖以聲分類。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未嘗謂之韻也。陸機文賦曰。采千載之遺韻。蓋韻由晉人采集而成。東晉呂忱之弟呂靜。始爲韻書。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劵。至宋周彥倫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齊梁之際。吳興沈約陳郡謝眺瑯琊王融以氣類

相推。爲文善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世呼爲永明體。蓋約與王謝。詞華高贍。足以提倡一世。然合於當時之聲調。及江左之方言。未嘗通諸古訓。作賦彌巧。研經彌拙。使古今語言之岐異。若華裔之不相通曉。此其弊也。然沈約以後。四聲之學。歷陳宋元明至今不能變。且燕粵齊秦。四方睽隔。俗諺絕不相同者。音韻無不同焉。未必非周沈諸家之力也。福建俗語歌謠以漢字書之學者必疑其無音韻也

五　經典釋文音韻

陸德明生於江左。其彙輯前人之音。以釋經典之文。則不盡與音也。乃毛居正著六經正誤一書。譏陸氏偏於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大凡切音有音和。亦有類隔。陸氏在當時。或用類隔。未嘗不可以得聲。而後人疑其不諧。亦私爲改易。疏本多有之。幸本書無恙耳。陸氏所見經典之本。與賈孔諸人不同。强此就彼。實有未安。夫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字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異。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說文沖讀若動。書惟予沖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沖子之音。猶董子也。字母之學。明者明。闇者闇。明者引千言而解一音。闇者憚其煩苦而弗習焉。此音韻之學。終不大顯於世歟。

六　廣韻

韻書存於今者。廣韻最古。然廣韻之原本。今亦不存。惟後世累有修改。皆以廣韻爲集韻。故見重於世耳。初隋陸法言以呂靜夏侯該楊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臍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爲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注。後郭知元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尙丘遞有增加。天寶十載。陳州司徒孫愐重爲刊定。改名唐韻。後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舊本偏旁差訛。傳寫漏落。又注解未備。乃命陳彭年邱雍等重修。大中祥符四年書成。賜名大宋重修廣韻。今日與麻沙刻本並存於世。則廣韻一書。自隋迄宋。屢有修改。不辨孰爲原本也。

七　唐韻

唐人以陸法言切韻試進士。孫愐又重定爲唐韻。及宋人重修廣韻。而唐韻亡矣。然徐鼎臣校許氏說文。在重修廣韻以前。所用翻切。一從唐韻。河間紀遲叟作唐韻考。以爲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下字必同部。謂爲之音和。間有用類隔之法者。亦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參互鉤稽。輾轉相證。猶可得其部分。乃取說文所載唐

韻。翻切排比。析歸各類。乃知唐韻部分。與唐韻同。但收字多寡不等耳。有此書而隋唐案音韻變遷之跡。猶可考也。

八　集韻

宋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建言陳彭年邱雍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爲之典領。此集韻之例言也。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則稱仁宗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是集韻成於丁公之手也。其書平聲四卷。上去入各二卷。共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視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蓋字如孳乳寖多。音韻亦寖多矣。後世韻府之屬。萬爲類書。韻編愈夥。用於圖史。一則廣博而人不厭其繁。一則精實而人皆樂其易。皆便於檢察。有裨考證焉。

英人習中國語言文字。亦有淺音韻府卷帙浩繁。

九　宋禮部韻

宋禮部韻有二本。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五卷。附貢舉條式一卷。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

卷。則毛晃父子所增也。宋初程式用韻。漫無限制。故聞士有以天道如何仰之彌高爲賦音者。景祐以後撰此書。著爲令式。迄南宋不改。然收字頗狹。頗爲俞文豹吹劍錄所[illegible][illegible]譏。黃積厚黃啓宗張貴謨吳杜皆屢請增收。而伯邑亦作九經補韻。以拾其遺。[illegible]每有[illegible]奏。必下國子監看詳。再三審定而後附刊韻末。或有未允者。如黃啓宗所增躋[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一作爲之類。趙彥衞雲麓漫鈔嘗詆之。蓋既經延評又經公論。故較他韻書特謹嚴。毛晃蒐采典籍。依韻增附。又韻略之例。凡經有別體別音者。皆以墨闌圈其四圍。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漏。併釐訂音義字畫之誤。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訂正四百八十五字。其子居正復續所遺。增一千四百二字。父子相繼。用力頗勤。但不知古今文字音韻之殊。往往以古音八律詩。借聲爲本讀。所謂引漢律斷唐獄者耶。

十　平水韻

今日通行之韻。上下平各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大抵因平水韻之舊耳。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次第先後不同。而部分未改。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併上聲拯韻入迥韻。遂成今日通行之韻焉。後人往往以平水爲劉淵。考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間許古序。乃知平水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則文

都書成於金哀宋時非宋人也劉淵刊王水平水韻略而去其序故黃公紹以爲劉淵所撰也元明以來承用已久雖洪武正韻以帝王之力不能奪焉康乾時之佩文詩韻爲官韻沿習不改而音韻名家專以討論古韻爲功不復以今韻爲學惟詞章家資以爲用也大成集成鏤銅板於前合璧全璧縮石印於後層疊堆積有類高頭講章專供獺祭穀章既改塲屋夾帶不復用此將舍聲偶之微究音均之實中西科學咸基於此矣（世俗以王劉黃陰之均爲沈約韻蓋未攷變遷之故也）

十一 翻切

左傳之丁寧爲鉦國語之勃鞮爲披國策之勃蘇爲胥實爲翻切之始漢之許鄭釋音究形聲之原從偏旁之正音或轉音不過曰讀如讀若從某聲而已及曹魏之初孫炎始爲翻切王弼注易亦有翻切二處蓋古人但以一音釋一音孫王乃合兩音以釋一音也譬之鐘爲鐘聲鼓爲鼓聲鐘鼓並作則自成一種音節又譬如黃色藍色並著於素質則成綠色同一顯而易見之理也但孫氏創翻切僅見於爾雅音義而未明其原故魏之末翻切盛行而高貴鄉公猶不能解反以爲怪也孫炎之學未精宜乎西域字母之學乘其隙而入中國也

十二　字母

孫炎言翻切不言字母至六朝僧神珙始作三十字母珙有反紐圖出於唐元和以後或云唐初僧舍利作三十字母後有僧守溫者益以六字今所謂見溪郡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娘舌上音幫滂並明重脣音非敷奉微輕脣音精清從心邪齒頭照穿牀審禪正齒影曉喻匣是喉音來日半脣半齒音是也中國字母仿西法猶日本字母假中文也悉曇梵偈儒者不言然字母之學於彼教無與也神珙五音聲論及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附於玉篇傳於後世然隋書經籍志已稱婆羅門書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書同入中國釋藏譯經字母自晉僧伽婆羅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則字母亦不始於神珙矣近日中國新字母惟勞氏沈氏兩家較著

十三　雙聲

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其理一也反切之音同母者謂之雙聲同部者謂之疊韻疊韻之字易知如堂皇雍容之類是也雙聲之字古人多用爲形容詞如下令芬芳之類是也詞章善用疊韻雙聲取其音節之諧也古人不但疊韻之字可爲韻雙聲之字亦可爲韻焉經韻之難合者皆雙聲也試取三百篇之不合於疊韻者以雙聲通之

自無不合者。又何必增立轉音合韻種種名目乎。終南之詩。裘與梅哉爲韻。羔裘之濡與侯濡渝爲韻。皆雙聲也。七月之陰與沖韻。雲漢之臨與躬韻。蕩之諶與終韻。小戎之驂與中韻。皆雙聲也。養新錄以爲轉音。不若謂之雙聲。尤合。疊韻諧和必同韻。雙聲之諧和。則自此韻歧入彼韻。願學者必熟察焉。

十四　六朝反語

等韻備於齊梁。陸法言之切韻。即反語也。兩文字互相切謂之反。取反覆之義。亦謂之翻。如同泰之反爲大桑落之反爲索即是也。兩字切一字。磨切而出聲謂之切。德紅之切東。徒紅之切同是也。亦謂之紐。有正紐有倒紐有旁紐。不越一反也。名異而實同耳。以三十六字母貫穿天下無窮之字。切韻以同母出切。以同韻定聲。而本音生焉。千載後音讀差訛。可藉反切而考其元音。且向無同音之字。亦可以反切取其音。然後世用反切者。或竟用上下兩字不合。則所切之音亦不合。此其未盡善者矣。蓋兩音併一音。猶西人兩字母合併一語。故其用猶狹而不廣也。

十五　三合音

鄭夾漈六書略。謂華有二合之音。無三合之音。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因舉

囉嚩之二合。囉嚩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爲證。沈括夢溪筆談。亦謂梵語薩嚩訶三字合言之。即娑婆訶之娑字。本朝乾隆時御定清文鑑。左爲國書。右爲漢譯。國書之左。譯以漢音。用漢字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國書。爲取對音。國書之聲。多漢字所無。故以三合取之。又推及蒙古西域。而同文韻統。并天竺西番之字。咸考合焉。宜當時聲教之遠暨甲戌以不習清書爲大戮。（見[illegible]東華錄）且吉黑邊務。知俄語不知滿蒙語。不能任也。新疆邊務。知英俄語不知準回語。不能任也。西藏邊務。知英語不知衛藏語。不能任也。中國文學應習者凡五種文字。中原志士。僅知其一。不知其二焉。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門。未嘗及此。今因論三合音類及之。他日大學成。增設滿蒙回藏文字。造成邊帥之材。傳甲固願爲建議之人焉。（又按合音即西文之併法。無他巧也。）

十六　東西各國字母

今日東西各國。皆以字母爲文。第一字母。東人作ア。西人作A。則東西之音皆同。讀之如阿。中國清文十二字頭。第一字亦作阿。曩昔阿字。爲陵阿之義。收入歌韻。今則欽定音韻述微。收入麻韻矣。古音麻韻之字。皆與魚虞相從。字母出而中國始有麻韻也。阿字實爲自然之元音乎。日本落合直文著言海。凡外來語言。皆表而異之。中國地大人衆。梵語蠻語

古時流傳至今者文人學士。且習焉而不察也。今日東西新名詞。侵入中國。不但文字變。言語亦變。上海有洋涇濱語。不中不西。即西人學華語而未成華人學西語而未成者所組織也。此亦文字大同之始基也。日本字母。出於中華。秦西字母。皆源於羅馬。中國一字。日本併合數字母而始成。英法德俄用羅馬字母。而併法各異。且英美同文而言語微歧。法比同文。而言語微歧。德意志各聯邦。文字同而言語微歧。他日世界大同。歐州列邦。必同用羅馬古文。亞洲列邦。必同用中國漢文。或名詞皆定爲漢字。而以字母綰合其間。東西人皆可讀。而交通之機。庶無阻滯也。東西字母未及臚列諸君習東西文已久自能會通深理茲僅述音韻變遷梗概耳

十七　宋元明諸家音韻之學

宋吳棫字才老。作韻補五卷。爲學者發明古韻之始。別有詩補音楚辭釋音。據其本文。以推古讀。故朱子有取焉。韻補則引書五十種。下逮歐蘇諸作。與張商英之僞三略。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故參錯冗雜。漫無體例。惟棫書雖牴牾百端。後之言古音者。皆由此推闡加密。故仍居功首焉。元人熊忠撰古今韻會舉要。拾李涪餘論。力排江左吳音。今韻古韻。茫然無據。東韻收窗字。先韻收西字。雖舊典有徵。而未免有心駭俗。不便施行。明洪武正韻。集宋諸臣。私臆竄改。非復古也。楊慎撰古音叢目五卷。古音獵要五卷。古音餘五卷。古

音附錄一卷。古音略例一卷。轉注古音畧五卷。愼在明人中。博洽多聞。故蒐輯秦漢古書。頗爲賅備。惜才大而心未細。往往爲後人訾議耳。陳第撰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言必有徵。典必探本。焦竑以外。無人能通其說者。雖卷帙無多。其精實殆過於楊愼也。

十八　國朝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諸家音韻之學

顧寧人音學五書。爲當代治古音者之圭臬。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皆精核。唐韻正二十卷。則不免是古非今。古音表二十卷。頗變亂舊部。韻補正一卷。絕無叫囂之氣。正其失不攻其短也。亭林謂欲復三代之制。必自復古音始。此則可言不可行也。顧氏但分古韵爲十部。江永古韵標準。凡平上去各十三部。入聲八部。以詩三百篇爲詩韻。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爲補韻。視諸家界限較明。其弟子戴震受音韻算數之學於江氏。而復古之志益銳。所著聲韻考。力辨反切始於孫炎。不始於神珙。亦猶所著勾股割圜記。謂弧角不始於西人也。段玉裁著六書音韻表。分古韻爲十七部。大端畢備。王引之更分之爲二十一部。則分析之條理愈密也。顧江戴段王五家。音韻專科統系所在也。毛西河古今通韻。易韻之類。雖博涉羣書。有裨考證。而穿鑿附會。蓋亦多矣。好學師先正之長。而救其

失可也今日學有根柢之士於音韻罔不涉獵其未習古音者又力疲於歐羅巴之音匪不暇及此故講義從略焉先正專書具在入大學堂經學文學專科者庶能深究其旨焉

第三篇

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

一　虞夏商周名義訓詁之變遷

堯典禹貢湯誓武成同爲史臣紀事之作王者御製之文孔子以四代合爲一編文之繁簡各不同蓋二千年中名義訓詁之變遷者已多矣堯舜以後帝號遂去王者取一貫三才之義天下所往也意者后啓於謳歌訟獄之來歸遂上尊號爲王而商周因之也都兪吁咈嗟吝之辭三代之書所罕見蓋言語亦隨時代而變矣星鳥星火星虛星昴之文徵之夏小正節候猶同及合月令觀之而歲差大著矣禹貢九州之制至於殷則稱九有焉至於周禮職方亦稱九州而規畫迥異焉由孟子觀之貢助徹之名屢變於井田膠庠序之名屢變於學校鄉學學者當時已屢勞考辨矣天時地理人事無不變則訓詁之變遷亦宜也書曰無或侜張爲幻爾雅釋訓侜張誑也蓋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示人也古訓變爲當以今訓釋之今人以欺誑之誑字入於俗語無有以侜張二字入俗語者古訓意失矣

初字見於虞書。哉字用於周書。爾雅釋詁。皆謂之始也。春秋元命包謂孔子以爾雅爲周公所作。後人以爲孔子子夏所增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也。今由其書四代訓詁之異。爾雅其爲大宗乎。而四代之名義不同者。或雜見於禮記。周監於二代。其與二代相同者。則禮記仍之而弗言焉。

二　列國風詩名義訓詁之變遷

周南河洲。二水中分中陸地可居者也。召南之江沱。水別出而復合。其間之陸地亦名洲耳。洲與沱各異。而實同也。綢繆之三星。心宿也。七月之流火。亦心宿也。三星與流火名異實同也。關關之訓。惟周南有之。其餘國風無此語也。權輿之詁。惟秦風有之。其餘國風無此語也。其訓之通行於今者。亦不無變遷。如萋萋者葉也。離離者黍也。後人借以形容草色焉。桃之夭夭。瓜瓞緜緜。有不識字而能言之者。近於俗語。爲吉祥之祝詞故耳。維葉莫莫。其葉湑湑之類。惟經生解之。詞人所弗用也。遂荒之荒。淫威之淫。釋詁皆謂之大。三代以下。荒淫二字。惟施於桀紂幽厲之君。何大之有。讀古書不明古訓不可也。泥古訓而施之於今亦不可也。

三　春秋戰國名義訓詁之變遷

春秋至戰國。曾幾何時。而王道陵夷。世運遂因以大變耶。姬者周室之國姓也。春秋時。鄭莊晉文先後稱雄。姬姓猶有生色。句踐滅吳。子噲亡燕。姬姓不綱。姬字且降爲妾御之名矣。君者統皇王后辟公侯伯子男而言也。戰國時商君孟嘗君之類。且用爲陪臣之尊名矣。東周君西周君且爲亾國之稱也。左傳稱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公羊傳稱吳人謂善爲伊。謂道爲緩。與中國名義訓詁迥異。當日應有專書攷證也。今吳楚土音無此語久矣。吳地入楚。楚地入秦。疆域統合而名義亦合也。古人用字貴合時。不尙高古。尙書用茲字。論語用斯字。皆時代之異也。孔子猶隨時。此其所以爲聖之時者歟。

四　爾雅兼收周秦諸子之名義訓詁

爾雅非附於羣經也。萃周秦諸子傳記之名義訓詁。以辨異同而廣見聞者也。如釋天云暴雨謂之涷。釋草云卷施拔心不死。此取楚詞之文也。（洪北江以卷施閣名集。誌更生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猋。釋蟲云蒺蔾蝍蛆。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云西至西王母。釋獸云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日本作カレヒ。頭小口尖。鱗細尾無歧。有黑白數種。又有名鰈星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此取呂氏春秋之

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河出崑崙墟。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公溥介純夏憮。釋天云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此之類。不可毛舉。郭氏注爾雅。兼注方言山海經。故學博而通。邢昺之疏。亦詳而實。今人讀周秦諸子而不解。必据說文爾雅以明古義焉。本朝邵晉涵之爾雅正義郝戶部懿行之爾雅義疏遠出邢上而郝氏尤勝蓋明於聲音文字之本原也

五　秦始統壹名義訓詁之變遷

天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之權。秦政有其位無其德。然自儗甚高。功烈威望。又足以懾一世。遂采三皇五帝之尊號爲皇帝。漢唐以下。皆襲其爵。始皇帝之名義。誠足以副其實矣。制天子之稱曰朕。人臣稱天子曰陛下。漢唐以下。莫不以爲通稱矣。廢封建之制。設郡守縣令以治之。法一變而不可復。名義一變而後世尊用之。其黔首之稱。後世不復仍之者。不如民字之簡便也。至於皇帝之名。既由兼併而成。丞相之名。則亦出於兼併。古制疑有丞有相。無所謂丞相也。後王莽自號宰衡。即師此意。賢如蕭何諸葛亮。皆沿李斯之職守焉。三十六郡之名。如九江會稽太原漢中長沙。以及增置之桂林南海。今日猶爲府治。世屢變。地屢變。而郡名猶未變。秦始之雄才大略。洵三代後之創制之主也。

六　方言之訓詁名義變遷最繁

方言舊本相傳爲楊雄撰。郭璞解。今有東原戴氏疏證。攷漢書楊雄傳及藝文志皆無耳據。學者疑之。然漢末應劭以來稱述無異辭。亦無庸致疑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及嬴氏亡。遺文無見之者。蜀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今卷首曰黨曉哲知也。楚人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又曰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㦜。宋楚之間謂之倢。楚或謂之𧭃。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由此觀之。其方言有通行至今者。如以曉爲知。今楚語作曉得以鬼爲儇。今俗以爲弄鬼黠是也。黨朗虔儇詞人用爲駢偶之材料。㦜字𧭃字不檢字書者。不能一見而知其音義者等。俗語有音無字者。意者或方言之難字。久而失傳也。今閩語謂眼曰眸子。三尺之童即知之。吾見吳楚之讀孟子者。於眸子處必口授曰。即眼也。歸閩見塾師教周易爲多白眼句。必口授曰。此眸子也。夫六經之文皆當時之俗語。今日六經之古語。或分存於各省俗語中。習用之字音。人以爲俗。罕見之文字。人以爲古。吾不知孰爲古孰爲俗也。方言之三語字對字未及朝鮮今雖同文已自立而見屈於强鄰矣然中國舊屬琉球越南讀漢文而生異義造新字者尙無專書可攷也

七　釋名攷經籍名義可據

漢去古未遠。劉熙釋名。雖未必盡得古人名物之實。致傷於穿鑿。然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論之意。兼可知器物之古音焉。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綢。王逸註拍搏辟也。搏辟二字。今莫知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辟。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篇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則與玉藻言衽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又足證毛詩詁訓傳之譌。其所資於考證不一而足也。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名五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秕言。頗以爲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當之也。今江氏聲爲釋名疏證及續釋名。並典核。

八　廣雅萃集漢儒箋註名義訓詁

漢儒箋釋羣經。古義大顯。各守家法而不相通。魏張揖官博士。綜兩京之羣言。依爾雅之舊目。倉頡滂喜訓纂說文方言之類。皆括於茲編。如釋詁卷首。古昔先創方作造朔萌芽本根蘖鼂萃昌孟鼻業始也。所臚列較爾雅尤博。隋秘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改博雅。故有二名。揖別著埤倉古今字詁。皆不傳。漢魏訓詁名義。獨賴此書之存。近世漢學者賚之。高郵王氏念孫爲之疏證。原原本本。功倍於邵郝之治爾雅。然有廣雅所見之書。

而今已佚者。有廣雅之佚文。而王氏自他書搜摘者。釋親有爹字媽字。（媽字已佚王氏采集韻補之）是見漢魏之際。即有此名稱。相沿至今而名不變也。至於以姐為母。則本說文。蜀人謂母曰姐之視。今人以姐為姊之專名。則正今日變遷之大異者也。廣雅疏證卷十為念孫子引之所著。鳥獸草木之名。為專門之學。王氏父子各有專長。蓋動植名物。非但通訓詁者所能詳攷也。（文學今歸第一類動植則歸第四類人有能有不能不相強也）

九　唐顏師古匡謬正俗

唐人辨別字體者。莫精於顏元孫干祿字書。而辨別字義者。莫備於顏師古匡謬正俗。師古名籀。以字行。其書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攷據極為精審。惟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也。顏氏生平精力所萃。在漢書註。條理通貫。徵引詳實。洵班氏之功臣。而匡謬正俗。則群經之總類。其用尤廣焉。毛西河引書序俘厥寶玉。解春秋衛俘。詫為特見。不知此書所已糾。後人以一人智力數十載之歲月。置身於數千年數千萬卷之中。必欲為古人所不能。則勿以攷古為功。而以知新為要也。（唐人之書可資考證訓詁者。尚有釋元應之一切經音義。釋慧苑華嚴音義。與佛教無涉治經者多用之。所引古書多今日未見者）

十　南唐徐鉉說文新附字

（此節本應第一篇然新附者既非出古籀篆不過隸草通行之時所增也但新起之名物日多文字因以口多而訓詁生焉故錄入此篇以見變遷之跡）

新附字祆本蕃書俗所奉之天神。僧字爲梵剎之教徒。漢以前所未有。不宜羼入倉籀中。璀璨琲瑠等字日增。可知世人風俗之侈。蔬字茗字饈字糖字糉字。皆後世日用之食品。劉夢得作詩。字必求合於六敎。猶見古人之矜愼焉。其新附爲文賦所常用者。如喚字喇字迢字蹉跎二字訣字韻字翻字翎字腔字映字曙字昂字穩字倒字低字停字擦字。亦不勝枚舉。而商人所常用之售字價字港字。皆不能不增入也。賭字增入。賭風日滋。吳韋昭所謂賭及衣物者。古今如出一轍焉。鼇或作鼈。列子六鼇。殷敬順釋文曰。即巨龜也。唐人命名。猶有龜年。宋人猶號龜山。而鼇字所引用者。不過楚辭之鰲戴而已。今人以龜爲俗忌。又以鼇爲吉祥語。是亦不曉名義之故也。

十一　陸佃埤雅之名義

埤雅爲爾雅之輔。然訓詁闕焉。惟名義獨詳。其說諸物。大抵畧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務求得名之所以然。昔吳陸璣撰毛詩草木蟲魚疏。去古未遠。攷證猶易。之佃爲書。更有難於璣者也。今埤雅之目。爲釋魚釋獸釋鳥釋蟲釋木釋草釋天。次第不

倫。疑非完本。神宗時佃召對言及物性。進說魚說木二篇。後乃益加筆削。初名物性門類。後注爾雅畢。更修此書。易名埤雅。其說旁稽典證。通貫諸經。務求博洽。不免於泛濫。後羅願所著爾雅翼亦然。故近人譏其不可盡据也。

十二　朱子究心名義訓詁之據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之精微。論語要義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註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註疏如何棄得。朱子自讀注疏之識。異深識不讀注疏者也。語類又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答黃直卿書。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字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答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爲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大學中庸之章句。奉漢儒之名家法也。薛艮齋且以此譏朱子矣。集注偶偶闡闡。亦引說文爲證焉。又觀陳澧東塾讀書記。知朱子於天算地輿禮樂兵刑。無不通。今撮其論名義訓詁者錄之。以杜漢學詬朱子者之口。傳甲最服膺朱子者。廣州學經史閣一記也。記云。常君潛孫又爲之飭廚饌。葺齋舍。以甯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閒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此數語包括學校一切教授管理之法

十三 衆儒名義訓詁之疏密

古人定名義通訓詁。務取便通曉。不更求其深晦。三代之名義訓詁。漢儒因爲舊而[illegible]釋。漢儒之名義訓詁。宋儒又以爲古。而未釋其解也。觀宋人語錄之詞。（如[illegible]氏一般甚好計從忘的正是之是[illegible]諸）皆近於俗語。蓋今日距宋時代較近也。再閱三百年書讀宋人語錄者。殊將若楚辭漢賦之待注釋矣。北宋初邢昺孫奭專力名義訓詁。邢昺著疏爾雅。孫氏之疏孟子。皆列在學官。郝蘭皐起而奪邢氏之席。焦里堂起而議孫氏蓋著宋人之於訓詁。旦不逮近人之密。亦風氣爲之也。陸九淵讀宇宙解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事。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此其天資絕倫。躬行實踐。不可以名義訓詁之疏而議其短也。人有能有不能。故孔門因材而教。分四科焉。治漢學宋學者。交相詆諷。必使天下之學同出一途而後快。亦昧於德行文學分科之旨矣。

十四 駢雅之潤色詞章

明人之文。嘗矯靡復古矣。欲復古文。不得不搜剔古字。於是奇詞奧句。皆掇摘而爲類書。以便剿襲。陳晉華秦仿漢。鈎章棘句。而蕪雜煩冗之弊滋矣。朱謀瑋之書。固淹貫羣籍。由

訓詁以至蟲魚鳥獸皆依爾雅目次然爾雅部居不雜已爲類書權輿駢雅則竟降爲類書矣學問之事後人便於前人者有類書可檢也故古人鴻篇鉅製必積年累月而始成有類書則儉腹者亦可俯拾即是唐宋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覧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玉海之屬皆引據原書不易一字後人可据此以校古書輯佚文明人乃取材於一字一句用亦狹矣嘗見貌爲漢魏文者取駢雅置案頭署其檢曰代字術作文畢則以古字代入之一舉筆而文字改觀矣噫古字當據古書否則援哉生明之例初一初二易其詞曰哉一哉二豈可通乎務雕飾而不顯其詞者其流弊不至此不已也

十五　天算家名義訓詁之變遷

說文祘字下曰明視以算之也梅定九徵君以爲象古人從横布算之形是也傳甲讀孫子算經一縱十横百立千僵之例及觀數書九章測圓海鏡之細草皆梅氏所未見而梅氏立言獨能暗合於古焉說文筭字下曰言弄竹也合二者觀之可以悟籌算之古法焉故筭爲算失古人制字之深意遂使孟子持籌之法不傳於後也（西人羅雅谷之籌非古也今人有古籌算考甚詳）積年積智算術之名義日變閏月王立於門中之制既變章蔀統會之名亦廢而不用古率粗疎者後人由漸加密焉三統之附會黃鍾大衍之附會蓍策名義非不美然驗諸

懸象而不合識不如郭守敬授時之實測矣疇彙丞達來有九執之名回回歷來有土盤之名利瑪竇來有小輪之名戴德來有橢圓之名蔣友仁來有地動日靜之名偉烈亞力來有天王海王之名此天文名義之變遷也九章分部數學家牢不可破數理精蘊改爲線面體分部學者便之矣演元之法之大顯而太極天元正負如積之名義最雅開方經步玲瓏連枝之名義甚巧及代數微積之學譯入中土而等號公式習題函數級數之名出矣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名茲特舉其大要而已

十六　地輿家名義訓詁變遷

冀州之名存於南宮兗州之名存於滋陽青州之名存於益都荊州之名存於江陵揚州之名存於甘泉徐州之名存於銅山名則禹貢之舊也地則渺乎小矣雍梁豫三州并其名而亦變焉秦地宜禾厥田上上今陝右薦飢不爲帝矣地名沿革今古懸殊有專書攷證卽今日地名亦非名實相副南京已撤民間猶稱之久則難變也河南兼有河北彰衛懷則宜稱兩河江南兼有淮南北之淮揚通徐海則宜稱江淮若福建僅舉福州建寗安徽僅舉安慶徽州甘肅僅舉甘州肅州亦覺其偏而不全江西爲江南西道之省文魏叔子且識俗士以大江之西屬文矣名從主人公羊之例中國地名有滿蒙回藏等字異於

漢詁不究其原祇同異域邊地日甓輔車相失誰之過歟秦西譯語地名歧異在彼各國異其文在我各省異其音故環球地名不能以國名義論之獵犺匈奴舊被惡稱按之公理亦未平允域外象譯叶其音不必拘其義也遼金元地名乾隆時又改易之惡譯人被以惡稱也

十七 製造家名義訓詁之變遷

古昔製器尙象弓殳戈矛等字篆文皆象形也戕賊之器旣利則防衞之器亦堅如甲字草初萌芽而戴孚甲也旣有甲胄不能不假借以爲名矣爵者古之酒器也礮者古之飛石也今製造品物名義已定確乎不可易矣鏡者古以銅爲鑑今易之以玻璃非金類也然鏡字不改衙爲鏡字鏡字者字通行而用之已久也古人創車輪用之於陸不意其用之於水也今用之以爲常矣邇日涉俗之文江輪海輪兵輪商輪之說亦已通行不言船舶而意在其中矣圖說繙繹日多皆以呷吃啢吋代西人之大字母矣化學原質鉀鎂鋅鉑之類皆加金旁滐得形聲之意焉非臆造也字典之中亦當增新字至於不習製造而貪用漲力壓力阻力之新名詞是則有商標而無居積也

十八 古人名義訓詁不可拘執

訓詁家每以說文以外爲俗體．故拘而多礙．音韻必作音均．衣裳且作衣常．由此推之．諸葛亮當作諸葛諒．韓愈當作韓瘉耶．俗人誤以古爲雅．凡今之地名官名．無不改書稱代．讀其書者．竟不知其爲何時人也．孔子居魯．不稱古奄國．適衛不稱古朝歌．豈其所謂爲聖之時歟．堯舜之海．世內惟十二牧．漢之季．刺史之權在太守上．今日之知州．豈足擬當之．太史公天官也．司文史星歷之事．今用爲詞臣稱號．而欽天監司測者．不與史職焉．泥古者迂．託於古者愚．古者陳迹也．上古中古近古名義．訓詁之變遷．如此．其繇也．名義訓詁．適於文字之用而已．爲學期於應當世之事業．復古之議．非今日所能行也．能文者但斥鄙俚杜撰之字．而不爲怪僻難行之論．斯亦不駭俗不戾古矣．

第四篇

古以治化爲文今以詞章爲文關於世運之升降

前三篇多攷据
本篇出以議論

一　皇古治化無徵不信

易傳僊溯自伏羲．春秋傳僊溯至黃帝．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然燬於祖龍之一炬．後人無由復睹．彼此必緯之言．別史所記．惝恍支離．有同小說．君子無取焉．羲皇以上之人．非後

世文士所堪。即經傳所載皇古之事。謂其締造艱難則可。謂其治化明備則不可。佃漁之風。尙今存於烏拉打牲之民族。（此就中國言也美洲格林蘭亦復如是）畜牧之生計。今存於蒙古游徙之部落。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豈夸張其多數乎。抑酋長時代。如今之滇粵土司。臺灣番社。回疆阿奇木乎。文字既作。萬事維新。故造字以十口爲古。字在彼時。父老相傳之事。早已言人人殊矣。惟士人則推十而合一焉。求其近於理而可信者。著以爲經。以傳於後世。是以草從古則苦。木從古則枯。水從古則涸。古制之在今日。幾若朽材不可任棟梁。廢渠不可爲灌溉也。竹書路史。列在乙庫。玆弗暇講習焉。（西人教會創世記亦大爲哲學家格致家所駁詰矣地質學以外無致古之眞實學術也）

二 虞唐治化之文

尙書之古文僞也。（詳羣經文躰篇中）今文則傳述家法。信而有徵。孔子刪書。斷自帝典。後儒因以觀陶姚之治迹焉。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徵之帝典。則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宋儒眞西山大學衍義。以此著爲君人者之法律。然堯舜之治化。豈一端而已乎。欽若授時。則以閏月定四時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焉。此測天之文也。嵎夷南交昧谷幽都。皆察其民情物候。以便控制。此志地之文也。

命官惟百。四岳羣牧。各有職守。禹平水土。后稷播百穀。契敷五敎。皋陶明五刑。垂作共工。益烈山澤。伯夷典三禮。夔典樂敎胄子。龍作納言。命九官而天下治。此知人之文也。宋儒務爲持源握要之論。漢學家好爲典章器數之學。皆各得其偏也。讀經師其意。悪可舉一而廢百耶。

三　夏后氏治化之文

禹之治化。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敎訖於四海。漢唐之盛。其版圖不過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產。實出于闐。（汪氏士鐸之說如是）故貢道浮於積石焉。（今青海地）合黎弱水。今爲居延。南海黑水。今爲瀾滄。（鄒氏伯奇之說如是）蒙古青海西域衛藏緬越諸地。皆禹跡所至也。李文貞援天度以計里。以蒲坂爲樞。則禹貢荒服。東起遼東朝鮮。南至閩粵。西訖瀾滄。北至克魯倫河。爲鄒徵君禹貢五服地圖所本。紀曉嵐識文貞爲閩人。不欲自外於禹域。則好爲苛論。而不曉度數也。嗚呼。槃槃大陸。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達淮泗。禹不但以治河爲事。且發明航海之學焉。三苗之伐。爲漢族拓殖民地也。惟作僞者未能言其功烈之偉。徒以兩階舞羽爲文德也。明季流賊滿中原。插漢爲邊患。庸臣猶以文德徠遠爲言。嗚呼。是誤讀古文。不明治化之本者也。

四　殷商治化之文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夏邑不綱。治化不行。湯之弔伐。既異於堯舜讓善。亦異於禹啓傳家。爲王者受命之創例。殷商新政。必有可觀。商人尙質。記載多畧。孔子殷人也。感故國淪胥。述商頌焉。命歷序引孔子之言曰。吾作春秋。故退修殷歷。當孔子時。殷商治化之文。存於世者較多。商書者。孔子錄之以存其實者也。更何忍刪之乎。讀盤庚三篇。知殷之英主皆求新。而習俗之守舊者。實爲難治而梗化。於是乎文告始緐矣。受辛失德。作朝歌北鄙之音。靡靡之樂。爲溺於詞章之始。餘風所扇。流爲鄭衛之淫聲。宋人都此而宣和昏濁。金人都此而海陵荒暴。紂之不善。後世之惡皆歸焉。嗚呼。古之人。古之人而行如紂者。又何治化之足言乎。殷歷詳見顧觀光六歷通考然周髀出於商高則周歷亦可謂之殷歷矣蓋三代制復多相因也

五　豳岐治化之文

周自不窋竄于戎狄。后稷之德遂衰。施及公劉。復由夷狄而進於中國。大雅曰。篤公劉。既溥且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於戲公劉。能知天時地利焉。其治化洵可法於後世也。歷傳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

高陽亞圉公叔祖類。至於古公亶父。乃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焉避狄患也。魯頌曰。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則其治化之成績可觀也。成周思先王盛德。歸鳳之後。雅頌作焉。先王之治化。後世述之以爲文。雍容揄揚。著於盛世。郁郁乎周人之尙文也。北魏亦託始黃帝之裔。淳維傳世於朔漠。至毛立始有治化。遂統國三十六。遼史太祖贊亦云。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始立制度。置官屬。凡此可見退化之圖。亦可進化也。

六　文武治化之文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夫政者治化也。布在方策者文也。周易述象數之理。周禮綜官司之職。周書記命誥之文。周頌奏詩歌之韻。皆當日布在方策者也。遺文尙在。治化已衰。不能力行之咎也。文武之法。因於殷而隨時損益者也。成康以後。時勢有變遷。治法亦當變通以求合。徒泥守前規。未有不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東周之衰。其政已不行於諸侯。孔子爲邦。於虞韶夏時殷輅。皆取而折衷之。亦不能墨守周制也。周末擁七城。苟延旦夕於七雄之際。比之丹淵降爲諸侯。杞宋之號爲舊國。曾何異乎。世儒泥周制變法者。若新莽。若宇文周。若宋神宗。其治化安在哉。

七　闕里治化之文

六經皆孔之所述也。其論治要旨則備於論語。道千乘之國。道之以政諸章其大端也。漢唐以後。至聖已垂爲定論。萬世師表。古今無異辭焉。邇來議論頗謬於聖人。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且爲外教所排擊。嗚呼此未明古訓之故也。何晏集解曰。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斯語也。孔子殆傷民智之難開。並非若秦政之愚黔首矣。朱子集註於是有千慮之一失焉。且與大學明德。新民之旨相背馳矣。今人有以民可爲一讀不可爲一讀者其義亦新

八　鄒孟治化之文

孟子之功。不在闢楊墨也。亦不在言性善也。其切實者。惟嚴於義利之辨而已。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此豈僅言戰國人心之壞乎。亦灼知後世亡國喪家失身者。恒由此危道也。孟子非不知利國利民者也。特惡其自私自利而害國病民也。孟子論弔伐則曰救民。論王法則曰保民。至於民貴君輕大義炳如日月矣。于忠肅輩僅知社稷爲重耳。下此則知有君不知有國。更不知有民矣。國者民相聚而成也。後人以爲一姓之私。遂使億兆民之苦樂。視乎一姓之興亡焉。彼所謂士者。官者。竟弗屑與齊民齒。民氣久鬱。則揭竿起阡陌。爲陳涉爲張角爲黃巢爲

闖獻。而民又重因於鋒鏑。嗚呼孟子之道不行。民生終不遂矣。

九　荀子治化之文

荀子首列勸學篇。其言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蓋進學之深。恒欲求勝於前人。故其論治則以後王爲法焉。後世人臣之諛其君。往往有德軼堯舜功邁禹湯之語。亦何嘗不可鼓勵中主。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其視古人未嘗過高。俗儒尊堯舜若天之不可階而升。故世逾降而治化亦愈降。其去堯舜愈遠矣。荀子法後王。不過如孔子之從周。漢儒尊荀學。經師授受之所祖。故西京多仍秦制。孟子言堯舜。陳義過高。雖禹湯文武亦不能用。荀子則隨時補救而已。求勝於前人而已。今之勸學者。奈何以古之治化爲不可及耶。西文各科學每以突過前人爲功中國算學亦宋人有勝於漢人之處今日算學更勝於宋元諸鉅子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敢望之學者

十　秦始皇治化之文

秦始皇并天下。天下思亂。待時而動。然泰山刻石。猶自稱不懈於治化。及無窮。則始皇之心。豈不欲使民不弗率者。同享太平之福乎。瑯琊刻石。有器械一量。同書文字之文焉。之罘刻石。有亨滅彊暴。振救黔首之文焉。東觀刻石。有黔首改化。遠邇同度之文焉。碣石刻

石。有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之文焉。會稽刻石。有防隔內外禁止淫佚之文焉。嗚呼六國無道久矣。秦之德猶愈於六國也。李斯學於荀卿者也。刻石之文純粹雍容。有儒者氣象。秦世緜長將繼商頌周頌而爲秦頌焉。秦始皇開創之威實過於湯武。惜二世不能爲太甲成王耳。俗儒以爲三代皆治世而忘其有羿奡桀紂幽厲之虐也。以秦始皇之英雄而視之若亡國昏庸無道之主。不亦誣乎。眞西山文章正宗。不錄李斯諫逐客書。雖爲已甚然其實已近於詞章矣。

十一　漢以後治化詞章之分

漢初蕭曹知治化者也。隨陸知詞章者也。自作史者以名臣循吏列傳於前。儒林文苑列傳於後。於是治化詞章遂判而爲二。漢武帝銳意求治其文化所及東起元菟樂浪。西訖烏孫疏勒。北拓陰山南及滇筰昆明夜郎。罔不同我冠裳之俗。武帝之治化。亦前古所未有也。是時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之流。皆以詞章潤色鴻業焉。儒新居攝。若揚雄若劉歆。皆詞章之學也。後漢列文苑有二十有二人。皆詞章之學也。其去雲臺勳貴以治化爲德業者何遠乎。漢去古未遠。所爲詞章。亦渾厚樸茂。不傷雕飾。雖詞章亦古然。而以詞章爲文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十二　六朝詞章之濫

魏晉以篡弑爲堯舜之道。人心死矣。士氣靡矣。陳思王植以浮薄之才弋時譽。使其涉帝位。則爲陳後主耳。宋徽宗耳。其詞章亦不若魏武之深沈。魏文之典重。其求自試求通親親兩表。稍有豪爽之氣。晉宋以後。此等文亦不多見矣。典午統壹南北。羊杜皆明治化之本。其後山濤王戎和嶠之流。已自居淸品。及阮籍嵇康劉伶畢卓出而舉國若狂焉。郭欽江統但言戎狄之當徙。不知中國士民。不流爲文弱。何戎狄之足畏乎。國之弱也。自弱也。國之亾也。自亾也。不自强而歸罪於外侮何耶。東晉偏安淸談自誤。王謝庾殷罔知國恥焉。宋高祖起炎漢餘裔。其厭薄俗儒同符漢高。然不學無術。不足挽頹風以勵末世。顏延之謝靈運乃以其文煽一世。齊之王融謝朓周彥倫梁之江淹任昉劉孝綽。皆咀嚼聲偶。以爲文也。及陳之庾信徐陵江總。則媲靑妃白。儷體益工。其在文品中。如儒者之小慧。佛法之下乘。人類之俳優也。雖然。六朝至今日亦已古矣。今之尙詞章。尙不若六朝之甚。然國民文弱。亦甚自奮於競存之世乎。

十三　唐人以詞章爲治化

學人尊兩漢。文人詩人則尊盛唐。文之偶儷。初唐四傑。莫之能違。韓退之柳子厚起而文

法一變。上紹孟荀以及司馬相如揚雄之作。其專力文辭。蓋駸駸乎抗跡古昔矣。詩之柔靡。亦六代之風氣使然。李太白杜少陵起而詩律一變。靑蓮盡其奇。工部大其體。萬方多難。不有以鼓吹之。則民心將不知有國矣。韓柳李杜。豈僅自悲其身世哉。所遇者奇。而詩文所流露者益奇。然潮州柳州之粵俗。化爲今日兩廣之名區。夜郎巴棘人之絕邊。化爲今日川黔之郡縣。功德在民。祀典有禮。謂詩文皆治化之文可也。嗚呼。陸宣公之文。駢文也。其奏議委曲詳盡。古文家或不能及焉。杜牧罪言。爲屈賈以後之巨擘。選八家十家者若之何置而不錄也。文體不同。各肖其人。安見詞章之士。不可以言治化乎。

十四　五代之治化所在

宋人修五代史。未列儒林文苑諸傳。流俗遂疑爲五季之衰。不但無治化之文。且並詞章之士亦少。此何足以知五代乎。五代時周王朴之平邊策。南唐歐陽廣論邊鎬必敗書。皆質實無華。有裨治化。詞人才士。如羅隱梁震韓偓之流。苟全性命於亂世。亦皭然不滓也。蜀主孟氏。偏安之主也。刻石戒百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今刻石偏海內。不能易其一字焉。此非治化之文歟。五代士人。最無恥者莫如馮道。雖然。馮道於治化。有偉大之功焉。唐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馮道請之也。近人讀古書。視宋本如拱璧。

五代本則罕聞焉。馮道請國子監鏤板。大啓學界之文明焉。後世聚珍縮影。日漸發明。圖籍風行。學者便之。治化益臻明備。君子不以馮道爲人而廢其法也。西人以印字器與機輪火藥爲文明利器三大事其重如此

十五　遼金治化之文不同

遼太祖本紀。神冊五年。始製契丹大字。天贊三年。詔礱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漢字紀其功。金史章宗本紀。載明昌五年。以葉魯谷神始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國字爲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太祖命完顏希尹撰國字。其後熙宗亦制字。以希尹字爲大字。熙宗字爲小字。嗚呼。遼金治化之文。未可輕加詆斥也。中國文教不修。遼金取其地而代治之。不亦宜乎。幸遼金之文不便通行於內地。且遼金有文字無學術。無書可讀。而文字用之不廣也。否則倉頡之文。將見奪矣。

十六　宋元治化之廣狹詞章之工拙

宋人繼五代之纂統。合十國之版圖。其治化東南盡海。東北不踰白溝。西北不踰環慶。西南不踰大渡河。元人治化所及。北抵欽察阿羅思。西拓回回祠國。渡海收富浪。南通爪哇海及馬八兒諸國。規模遠大。爲曠古所未有。宋儒言治化莫若程朱。元之許衡吳澄。亦概

然以聖賢自許。明人痛元人列儒爲第七等。謂元時儒教幾亾。不知元之盛時。耶律楚材以契丹人業儒。賽典赤贍思丁以回回人業儒。宇文公諒以塞北人業儒。贍思以大食人業儒。儒教不惟不亾。而且推行益遠焉。元史列女傳中若也先忽都若觀音奴妻卜顏的斤。咸知大義。蓋儒道治化所及者深矣。宋代古文歐蘇曾王諸子。爲元代所無。元人詞曲。雖小技。然其工巧亦空前絕後矣。詞曲用韻。平仄通押。亦復古韻之一端也。歐洲知中國爲東方文明大國亦自意大利波羅入仕元室始波羅西歸著有日記今英法皆傳譯之

十七　明人之治化詞章誤於帖括

明人治化。不逮漢唐。比之於宋。則有進也。北宋棄燕雲於化外。南宋棄兩河於化外。明太祖以匹夫攘蒙古。明成祖以天子守絕邊。其治道載在正史。有足觀者。至於大漠以北。流沙以西。明人所以終不得志者。蓋帖木兒崛起。爲蒙古中興主。統回部印度而括之。明人闇於外交。而不曉敵情也。明初劉基宋濂。皆灼知閭閻疾苦。留心治道。非專意詞章也。帖括程式既頒。驅天下讀書士子。咸就其範圍。兩漢六朝三唐之儷語。既不能用之於制藝。惟取鎔經義。自鑄偉詞而已。無如制藝之弊。泥古而通今。故知我魯我周。而不自知我爲何代人也。井田封建。治化最古。而大明一統志。大明會典。大明六部則例。皆不曾寓目焉。

一旦服官，用何術以爲治化乎。詞章家七子之流，亦染帖括泥古之習氣，官名地名，咸用古稱，晦盲不塞，幾欲句句加注，嗚呼，帖括與而詞章亦拙，其小焉者也，帖括之士，不明治化爲當時之務，乃尊之爲古，豈忍睹荊天棘地之中，蕪穢不治，自甘爲退化之野蠻乎。法人在越南俄人在遼東皆以帖括牢籠俗士庚子聯軍入京以制藝試帖開課有應之者悲夫

十八　論治化詞章並行不悖

國朝政治修明，以何時爲極盛乎，無智愚皆曰康乾，國朝博學鴻詞，以何時爲極盛乎，無智愚皆曰康乾，讀當日硃批諭旨，知善治化必善用人善將將，讀當日御製詩文集，知詞章亦未嘗無用也，明季之君，多不識字，諭旨皆出於閹豎之手，天子幷詞章而不知，況治化乎，竊謂治化出於禮，詞章出於詩，孔子之教子也，以學詩學禮並重焉，詩歌之作，傳爲文學，禮官之守，發爲政事，學而後入政，固古今之通義，中外之公理也，中國維職武弁，多不識字者，外人恒見而非笑之，良由詞章之士，務艱深而不務平實也，日本明治維新，說者謂其黜漢學而醉歐化，今讀其戰爭文學，見彼陸海師團走卒下士所爲詩歌，或奇崛如李，或雄健如杜，中國詞章之士，苟讀之而愧奮，中國庶幾中興乎，傳甲此編，近法笹川古田中根之例，然其源亦出歐美，日本帝國叢書，尙有英獨佛各國文學史，皆彼中詞章

之學也。傳甲欲譯而未能。願俟之來哲。俾言治化者知詞章之不可廢也。（姚姬傳言攷據義理詞章缺一不可傳甲言學術則謂天算地輿人事物理缺一不可攷據義理詞章則四者之佐助也曾文正公所謂經濟亦非明於此四者不可也）

第五篇

修辭立誠辭達而已二語爲文章之本

（日本文學學士武島又次郎所著修辭學較文典更有進者）

（今畧用文典意但以修詞達意之字法句法著於此篇又以章法篇法著於下篇其詳則別見文典）

一　孔門教小子應對之法

（此篇多本家慈劉安人之家庭教育法故首章託始幼稚園教名詞法謹質之留心教育者）

孔門以言語文學分科。然教育之法。未有不先之以言語者。孩提之童。不識不知。爲之保傳者。引其手而指天曰。圓者日也。（通作太陽）缺者月也。（通作月亮）燦爛者星也。卷舒者雲也。聞其聲則曰此雷也。見其光則曰此電也。忽有沛然而下者曰此雨也。他日又見飄然而下者曰此雪也。凡此皆天文之名詞也。（近以風雲雷雨爲地文另有說）孩提不樂鬱居而樂於外觀。爲之保傳者。或拾級而升高則曰此山也。或臨流而照景則曰此水也。及階則曰階也。將入井則曰井不可入也。訓蒙之道。固與相師無異也。凡此皆地理之名詞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小子

尤宜多識。今日識一馬。他日見馬。則問其名詞。使小子應對焉。今日識一鹿。他日見鹿。則問其名詞。使小子應對焉。苟保傅不稱職。見鹿而指爲馬。則小子他日見鹿。皆以爲馬也。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鄭注視今示字即修辭立其誠之根本也。今日孩提之童。一誤於保母以謬妄之名詞。爲先入之主。再誤於塾師但課讀書。不敎識字。循誦其文。不曉其義。學識之翳障。遂層層疊疊而不可破。苟識一物。即識一字。則名詞無不知矣。正本清源。宜端毋敎。欲端毋敎。宜興女學。否則學界終無進步也。近日滬上新編國文敎科書名詞皆有圖此章爲蒙學敎授法以數詞及方向名詞爲主

二 六年敎以數與方名之法

數名者。天算之始基也。方名者。地輿之始基也。孩提至六歲以上。名詞已識。漸有計較之心。金匱華先生曰計較之心算之端也洵探原之論宜敎之以數與方名。夫數以十進者。屈指可計也。中西人皆以十指故皆以十進焉方名之上下四旁。則伸指可辨也。天算地輿專門之學。有初級之淺理焉。邇日滬上出版心算敎科書。心算啓蒙。用數極簡。立法極詳。措語極顯。於加減乘除之用。解釋頗爲合法。便於初學。而地球韻言中國地名韻語新讀本之類。以四字句爲文。亦便於記誦。啟蒙者或製小地球儀。畧具五洲各國大勢。用以爲小子玩物。新譯作恩物庶幾童而習之。勵其弧矢四方之壯气。不致閉處三家村。不知百里以外之地名也。中國蒙塾舊法。督以讀

四書五經。以背誦純熟爲主。蓋彼時之塾師。非眞有效法三代之識也。場屋取士。搜檢尙嚴。不能夾帶。則題目所出。不能不熟讀以便記誦也。苟有志復古。當六年而教以數與方名。則一生受用不盡矣。易曰蒙養以正。彼棄實學而弗習。壹志於科舉題目。烏可謂之正乎。孔孟復起。亦取以內則之法而力行之矣。此章原於內則今西人蒙師多以婦人充之中國乃以爲老儒娛老之事故不能體察孩提性情諸多窒礙

三　聞一知二之捷法

數詞生於計較之心。對待之義。亦由此而生焉。卽物窮理。徵之於尺度。則有長有短。徵之於權衡。則有輕有重。徵之於量法。則有大有小。萬物同理。莫不互相對待。其於人也。則有聖狂賢佞之分。善惡邪正之辨。一誤其趨。終身貽悔。可不愼歟。凡對待字。如君臣父子夫婦之類。屬之名詞。彼此爾我吾汝之類。屬之代名詞。曲直厚薄明暗新舊之類。屬之形容詞。好惡愛憎往來離合之類。屬之動詞。始終早晚等字。屬之副詞。蓋對待之字。必非虛字。俗以此爲半虛半實字未協　初學多識對待字。則能反覆以究其義。他日能屬文則知反正。此敎作文舊法然新法亦不能廢此能習算則知正負。天元代數最要關鍵在此尋常算法但以正數入算對待字之用。亦庶矣哉。訓蒙者試取對待二字。書於方寸厚紙之兩面。約計字之可爲對待者。不過一千。可書五百幅。熟識對

待字一千。心思自然開拓。可以聞一知二矣。傳甲兒時所識對待方字久已散亂零失嗣後借仲季搜集之

四 舉一反三之捷法

孔子舉一隅而反三隅。誠循循然善誘人矣。學者苟能以三隅反。必能舉一而例百也。必如是而後修辭可以達意。故敎初學以一字記事物之名。謂其爲一字成文可也。至於作兩字文則不能不依於文法。依於文法。不能不舉古文爲例。譬如敎初學以名詞數詞合用。人名詞也。一二三四十百千萬皆數詞也。初學苟知以人字置於下。數詞冠於上。若一人二人千人萬人之類。隨舉兩字無不通矣。又以形容詞名詞敎初學合用。如舉大人爲例。初學苟知以小人細人高人爲對。即合格也。又以名詞動詞敎初學合用。如舉人行爲例。初學苟以人來人往人歸爲對。卽合格也。中國文字無專書。且文境過高。文理過深。且訓蒙不由一字兩字爲始。而一言對二言對三言對又拘於聲偶。至五言七言。僅可入於詩而不可入於文矣。然舊時童蒙審酌虛實。猶賴有對偶之法也。今特編定文典。爲之程式。力求淺顯。庶幾嘉惠初學焉。西人亦有作對聯法見辨學啓蒙四章第二十節

五 反言以達意之法

仁智禮義美稱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惡稱矣。大凡不字無字非字罔字匪字靡字。皆

有此種相反之性情。未字莫字勿字亦含有此意。日本文典所謂否定詞是也。日本人撰漢文典謂之打消動詞名稱不雅馴孔子稱回也不愚。則其智可知矣。又稱季孫之婦不淫。則其賢可知矣。又如可字宜字足字當字。皆助動詞之決定語也。不可不足不當之類。則大相反也。不字之類。如代數之負數。凡負數所乘式號皆變也。然文理算理更有奇妙之處。如無字反言也。不字反言也。無不二字合用。則正言也。豈字反言也。非字反言也。豈非二字合用。則正言也。此理非已習天元代數。確知兩負相乘得數爲正者。不得其眞解也。傳甲十五時悟此理大爲龍溪蔡教若先生所稱賞願徧商之能算能文之士

六　虛字聯絡實字達意法

馬氏文通曰。凡文中實字。孰先孰後。原有一定之理。以識其互相維繫之情。而維繫之情。有非先後之序所能畢達者。因假虛字以明之。所謂介字也。介字也者。凡實字有維繫相關之情。介於其間以聯之也。漢文教授法。謂之後詞。本日本漢文典之後置詞。言置於名詞代名詞之後也。中國童蒙涉塾。必誦王伯厚先生三字經。首句人之初。三字人字名詞也。之字後置詞也。初字副詞也。初學用虛字。當自之字始。以人之初爲例。初學能以物之始爲對者。卽合格也。又用之於名詞動詞之間。列鳶飛魚躍鷄鳴犬吠於黑板。別書鳶之

飛於他處。初學能以魚之躍雞之鳴犬之吠爲對者。即合格也。又用之於名詞形容詞之間。列山高水清桃紅柳綠於黑板。別書山之高於他處。初學能以水之清桃之紅柳之綠爲對。即合格也。與字既字及字爲接續詞。亦位於名詞之下。可類推也。（日本人續漢文典分別主題語說明語如人之初人爲主題語之初則說明語也說明卽達意也）

七　虛字承轉實字達意法

馬氏文通所謂承接連字。日本漢文典所謂接續副詞也。徵之經籍。惟用而字則字之處多。經生家謂而則兩字之別。惟在文氣之緩急。氣緩用而字。氣急用則字。殊不盡然。初學習此等句法。宜取法於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則而可以承轉於對待二字之間。成一反一正。而詞意顯然。此語示初學。初學能以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爲對。即合格也。或臆造之句。如君子仁而不懦智而不愚亦可也。至於則字。則如論語云入則孝。出則弟爲例。初學能以三字經之兄則友弟則恭爲對。亦可也。而字則字合用。如論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舉以爲例。初學苟能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爲對。卽合格也。大抵對待之句。整齊有法。初學易於步趨。漢魏之文多能法古。六朝流爲駢偶。已失古意。八家喜用長短句。力矯駢偶之弊。亦失古意矣。

文必整齊而後有法。散亂則無法也。以論語爲法。初學便焉。彼以古文自高者。亦不敢非薄孔子也。幾何原本言有法之形不言無法之形無法者亦借有法者通之

八　虛字分別句讀以達意法

句法。積字而成法也。然句法中有二讀三讀四讀以成句者。初學練習。不便以長句耗其力。先就短句分別句讀。庶知其用意所在也。句中有用而字則字者。其上文必句中之讀也。如入則孝。出則弟。雖三字句。然入字自爲一讀。至則孝二字始成一句也。分別句讀既明。然後可以造句。又句中有也字者字則也字者字。必爲一讀。如論語云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諺。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讀者也字必小作停頓。文氣自然之理也。造句之法。柴也參也知者仁者。皆題之主語。愚魯動靜。則達意之語也。尋常古文讀本。以點爲讀。以圈爲句。苟刻四書讀本。卽依此圈點。初學無不通曉句讀矣。或曰。蘇批孟子。已爲大雅所譏。祖蘇氏者。且謂眉山必不爲此。後人所僞託也。今教授初學文法。竟欲取論語批點之。不亦僭乎。林傳甲曰。論語章法。多一句二句成章者。周秦諸子。不如此之簡。一便也。文理平易近人。無奇字難解。二便也。今塾師已能講解。童子已能熟誦。三便也。變論語爲初學文法書。亦隨時通變之一端也。願學孔子而持苛論者。乃以爲罪耶。西人以句中之詞爲

界語見辨
學啓蒙

九　虛字以爲發語詞達意法

爾雅郭璞序篇首用夫字，邢氏疏曰，夫發語詞也，日本文典謂之冠詞，名義亦叶，馬氏文通統於連字之類，然蓋聞且夫之類，前無所承者，不得謂之連也，又有溯源而起者，如昔字古字，其用法均與夫字略同，論語中用夫字，如季氏將伐顓臾章云，夫顓臾者，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初學稍知地理者，乃能依此造句，如云夫吳國者，昔者泰伯嘗爲荆蠻主，或云夫朝鮮者，昔者箕子嘗爲東海主，此類雖尋常典實，亦恐初學難憶，惟臨時以口授意，令初學以筆述之可也，至於今夫嘗思之冠詞，濫於制藝，在昔伏以之冠詞，濫於駢文，初學當謹避之，作文以名詞直起爲超，論語多名詞直起者，教初學者熟察焉。

十　虛字爲語助詞達意法

初學習結尾法，必用語助詞，馬氏文通謂之助字，日本漢文典謂之終詞，皆有未安，初學先習也字，如論語云，鄉原德之賊也，依此造句，如權臣民之賊也，循吏民之母也，皆可合格，次習之字，如論語云，學而時習之，依此造句，則老者安之，民可使由之，皆可例推，次習矣字，如論語云，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則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皆可例推，次習矣也疊

用。如論語云。盡美矣。未盡善也。則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皆可例推。次者焉字。如論語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則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皆可例推。至於者也二字合用。也者二字合用。也已二字合用。皆宜隨字舉例。為初學導。大抵語助之詞。宜先用以正意為主。正意明則文法通順矣。疑句虛字屬下節

十一　虛字語助詞用為疑問法

凡語助詞。用以明正意者。則句首不必冠以虛字。如學而時習之是也。惟反言以達意者。則句首用反語。句尾用疑問語助辭。如不亦說乎是也。不字反語也。乎字疑辭也。反之使正。則可信而不疑也。故講疑問語助詞。須用句首虛字互證。或句中疑辭互證。日本漢文典以何盍胡豈奚焉等字為疑問副辭。未及與終詞互證。則用為敎法。亦未盡善也。至於必也射乎。必也狂狷乎。其乎又用為決詞。則必也二字助之也。故論文法。惟歟字專為疑問之語詞也。乎哉二字疊用。如仁遠乎哉。賜也賢乎哉。吾有知乎哉。皆設疑以起下文者也。故疑問語助之用。不外疑問及設疑兩端而已。

十二　虛字用於形容詞法

虛字用於形容詞之尾者。馬氏文通歸之狀字一類。日本漢文典則歸之於副詞一類。爾

字成語論語則有率爾鏗爾莞爾卓爾然字成語論語則有喟然儼然憮然如字成語論語則有翕如勃如襜如申申如夭夭如誾誾如侃侃如乎字成語論語則有巍巍乎蕩蕩乎郁郁乎硜硜乎洋洋乎其不用虛字而用疊字者如蕩蕩戚戚彬彬穆穆之類論語亦多大抵形容詞冠於句首者必用虛字形容詞附於句尾者不用虛字亦有不盡然者則臨文斟酌用之爾雅釋訓疊字最多廣雅續之搜羅亦富固古人小學所從事也

十三　虛字用爲贊歎詞法

詩書之篇首每有贊歎之詞以鳴其哀樂之聲有意而無義於戲二字用之則爲贊美詞嗚呼二字用之則爲歎息辭顏淵死子曰噫噫爲哀辭也詩之噫嘻成王則頌辭也唐虞之盛有都俞亦有吁咈後人頌揚之辭多吁咈之聲少矣嗚呼哀哉沈痛之極也而尋常祭文用之如陳套作時務論說者文不足動人每以嗚呼二字冠於篇首是無病而呻也論語中賢哉回也大哉堯之爲君富哉言乎且以哉字爲贊美詞至甚矣吾衰也久矣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甚矣及已矣乎皆與嗚呼同意初學姑以論語句法爲法毛詩韻辭尙書古奧初學未易步趨也

十四　修辭分別雅俗異同法

文必以高古典贍爲期。是教稚子舉烏獲之鼎也。若必求文言一致，使白話演說。如宋元以後之語錄。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搢紳之士。或不屑焉。故今日文學。必斟酌古今。以辨雅俗。合於初學之程度。又可以推行於各省而後可也。譬如我自稱也。朕字最古。限於例不敢用。吾字予字余字。經籍習見。而言語中用之者少。初學自稱。不如用我字之明顯也。儂字俺字咱字。爲一地之方言。不便通行各省也。由此推之。用這字不如用此字也。斯字是字玆字。雖同意而文較深矣。用那字不如用誰字也。疇字孰字。雖同意而文字較深矣。凡異字同意者。如自從由同意。如若猶同意。不弗同意。莫勿毋同意。奚何焉惡同意。可宜當須同意。結尾之字。爾耳已而已同意。乎耶同意。夫哉同意。其同字異用者。如之字三種用法。與字五種用法。爲字二種用法。以字四種用法。有字五種用法。者字二種用法。俟文典詳其用焉。

十五　修辭必求明密法

文忌晦則求其明。忌疎則求其密。今有人曰。我亞洲人也。文詞已明而意未密者何也。蓋未言何國也。乃從而更其辭曰。我亞洲中國人也。然猶未密者。未言何省也。又從而更其辭曰。我亞洲中國福建省人也。然猶未密者。未言府縣也。其必曰我亞洲中國福建省福

州府侯官縣人也。而後句法明密焉。更求其密。則當舉某鄉某市某村而後詳焉。又有人曰今年甲辰。文意頗疏。蓋前六十年。後六十年。皆有甲辰。其必曰光緒甲辰而後可。更求其密。則必繫以某月某日某時而後詳焉。蓋名詞有公名。如天之星宿。地之山川。皆渾言之而無所指。有專名。如天之日月。地之泰華。皆獨一無二之名也。公名又爲總名。其於文意頗疏。專名則確乎不可易。其用意較密焉。文法亦有當疏處。初學則宜求其密。勿使之疏而貽誤也。

十六　修辭當知顚倒成文法

論語中顚倒成文而意相反者。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二語。最爲初學所宜學。西人之辨學曰。合肥相國姓李。而李姓者不盡如合肥相國也。東文之論理學曰。凡英雄皆善飲酒。然善飲酒者未必爲英雄也。初學欲作論。必自茲始。與其習西人辨學。東人論理學。何若取論語二十篇。實力研究之。以折衷萬國之公理乎。又有顚倒成文而意不變者。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推之大學之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皆顚倒而意不變也。初學此意。宜仿之云。文學者開通民智者也。又顚倒其辭云。開通民智者文學也。如此解法。初學當有無數觸發矣。此類論辨東西人皆作圈留心辨學者自能會通

十七　修辭引用古人成語法

論語中引詩云書云。皆據原文。不易隻字。或與經文不同者。則後世傳寫偶歧耳。初學不能論深理。則宜引古書爲斷。庶幾孔子述而不作之意。何必詞之必出於已乎。句法用古人成語亦可。惟不可句句捜采。沿集句之陋習。徒勞無功。即工巧亦近於游戲。非文體也。至引用經文以資印證。不過數句。若勦襲陳文。餖飣成篇。一無心得。則雖多亦奚以爲。初學先作句法。一句二句。或出自心裁。或采於成語。均無不可。作文先立意。即用成語。亦當以意貫之。庶乎意無不誠。亦無不達也。誠其意則勿欺。達其意則勿窒。修辭之能事畢矣。

十八　修辭勿用古字古句法

古之文字訓詁。今日變遷已多。論語爲孔門語錄。其旨視六經爲淺顯。然不亦說乎之說字。在今日作文。必當從悅字。道之以政之道字。在今日作文。必當從導字。以其子妻之之子字。在今日作文必當從女字。仁智之智。古或作知。孝悌之悌。今通於弟。今日之文。必不能拘牽古義也。論語中句法多純熟。唯巧言令色鮮矣仁句法最奇。後世文人學此句法者甚少。初學則不可習也。又文莫吾猶人也一句。學之者亦少。論語爲人人共讀之書。古字古句。猶不適用。況其他乎。修辭期於有用。學古而不出於至誠。又不能達意。又何貴乎

古字古句耶。殺漢文典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爲達意之詞鳶戾飛天魚于躍淵爲不達意之詞又以魚飛戾天鳶躍于淵爲不合理之詞舉此說初學亦有趣味

第六篇

古經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爲作文之法

此承上篇言章法篇法之大要亦明教育之公理文典之條例也

一　高宗純皇帝之聖訓

前篇首章始於家庭教育法親親也此篇首章恭錄聖訓尊君也

御選唐宋文醇序云。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爲歸。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序。則其爲言。奚能雲鄰波折而與天地之文相似也。然其義則戔戔而言有枝葉。妃青媲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同歸於無序而不達。抑又有進焉。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焉附。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瀚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

況昌黎而下乎。傳甲謹案周孔爲儒敎之元聖至聖萬世師表不但漢唐宋之賢君皆尊周孔卽遼金元入中國後無不尊周孔焉日本自王仁獻論語後千餘年傳習弗衰明治詔書亦嘗徵引周孔蓋聖澤之及人深矣

二　言有物之大義

世俗治文學者。往往誦習總集別集。依其格律。審其聲調。有求文者。貿然應之。累牘盈箱。積成卷帙。遂自命爲文。且自尊爲古。究其所言。空疎鮮實。是無物也。物者廣大悉備。譬如言天。則日躔月離星次宿度皆物也。摹擬風雲。詠歌日露。體物雖工。猶爲大雅所譏矣。譬如言地。則都市山川關隘農礦皆物也。流連風景。徘徊陳蹟。感物雖深。猶非利病所在矣。大學首格物。懼後人之爲空言也。推之說經者不證以注疏訓詁。是無物也。讀史者不證以圖表傳志。是無物也。究心諸子者。讀周髀而不能算。讀孫吳而不知兵。是無物也。傳甲言文之成章者。可分三類。皆屬之以事物。一曰治事之文。二曰紀事之文。三曰論事之文。治事者治萬物也。紀事者紀萬物也。論事者論萬物也。其不切於事物者。則空談也。詞人賦物。博士賣驢。雖有佳章。不切實用。故弗取焉。

三　總論篇章之次序

凡作文之篇法章法。如作圖畫然。不有成竹在心。漫然著筆。塡湊拉雜。則圖中物色。各不

相顧。苟先審其虛實疏密。然後灑然落墨。則彼此相應。虛實相生。濃淡掩映。情景偪肖。分之則各物皆完全無缺。誤合之則通體貫串。委曲層折。無不到矣。日本人續漢文典言章法。有虛實。有反正。有賓主。有抑揚。有擒縱。有起伏。有開合。有詳略。有雙扇。有緩急。有層疊。其餘則宋元以後所立名目。有未盡大雅者。（如空中樓閣空中一拳鏡花水月單刀直入死中求活百尺竿頭進一步之類頗類塾師常談）其言篇法。有冒頭。有比喩。有虛實。有提承。有問答。有首尾照應。有立柱分應。有一意反覆。有一氣呵成。有畫龍點睛之類。雖未盡合法。然較勝於無法者也。中國舊以起承轉合。爲篇章之定法。日本齋藤拙堂言漢文。以起承鋪叙過結爲篇章之定法。然初學不可無法。能文者不必泥其法也。（篇章之分古今不同古之章今之篇也今以短者爲章長者爲篇）

四　初學章法宜分別綱領條目

初學紀事之文。宜取論語之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先提一句爲綱。然後分列各條目如下。苟依此成章。如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即爲合格。初學論事之文。宜取論語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亦先提一句爲綱。然後分列各條目如下。苟依此成章。如君子有五倫。事君忠。事親孝。兄弟和。夫婦順。朋友信。卽爲合格。然初學入手。尤宜切於今日新學者。如

天有八星。地有五洲之類。皆先舉其綱。令初學錄其條目。既啟其穎悟。又資以記憶。一舉而兩得焉。此類章法在史部爲表爲譜。質實條貫。無所用其雕飾。袁子才乃以記事如寫帳簿。爲古文之弊。不知帳簿爲治事必需之文體。而摹唐仿漢之古文。轉不如帳簿之有實用也。

五　初學章法宜先明全章之意

初學既知綱領條目。不患章法頭緒不明。所患者務求整齊。至於拘執也。欲去此弊。漸誘之作短章。令第一句總全章大意。如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千乘之國一句。雖綱領亦不明言其數。以下三句。雖條目亦不平勻排列。初學觀此。可悟長短句法。推而言之。則顏淵季路侍一章。首句已知同在其地。三人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首句已知同在坐之及門四人。皆著筆處即揭出全章大旨也。四科十哲。人數較多。先以從我於陳蔡者一句提出。蓋聖賢之文。大抵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似後之古文家。務爲含蓄。匿其端緒也。更有一種冒頭體。每頭首段。必以浮泛語隨意塡湊。於題無涉。於全篇旨趣無涉。初學一蹈此習。必流爲空疏淺陋。爲之師範者。宜繩之以正矩。

六　初學章法宜立柱分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分立損益二柱以起下文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則分應益者三友也。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則分應損者三友也。初學依此求之。立柱分應之法明矣。亦有分應三次者。如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此以仁知爲柱也。更有分應三次而先明柱意者。如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此以古今爲柱也。凡此皆互相比較而短長自見。且間架自然。一望而知。初學最便學習。作史學二人合論。最宜用此筆法。世俗因帖括體裁。多用排比。古文家遂引以爲忌。此大誤也。觀西人每兩年海關比較表附論。知此等文體裨益政治最多。如之何可不學也。西人李佳白論英法異同與意異同皆句句比較無處空疏論事者可法之

七　初學章法宜因自然次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自然之次第也。後世之年譜。即用此體。傳甲十歲嘗應毋命仿此文曰。吾三歲能言。四歲能識字。五歲能誦毛詩。六歲失怙能誦論孟。七歲能誦尙書。八歲能誦周易。九歲能誦曲禮。十歲能誦春秋。皆紀實也。初出應山作日記云。吾初一日至廣水。初

二日至小河。初三日至楊店。初四日至雙廟。初五日至漏口。初六日至漢口。亦紀實也。初學作文。只能如是。後閱李習之來南錄。乃知古文大家。亦不過因自然次第以成文也。孔子告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宰我對哀公。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亦因朝代次第。初學便於步趨。彼世俗談古文者。奈何以抑揚頓挫爲工。遂以平鋪直敍爲大戒耶。文者如象形之字。繪畫之圖而已。如鑑之照影。表之測景而已。當直者直。當曲者曲。各肖其物。不可執一而論也。

八　初學章法宜知層疊進退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句法皆三字句。實層疊而進也。推而言之。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皆同此章法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亦同此章法也。亦有層疊而退者。如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初學仿此爲層進之章。如士而學可希賢。賢而學可希聖。即爲合格。又仿其意爲層退之章。如安而行之上也。利而行之次也。勉强而行之。又其次也。勉强而不行。斯爲下矣。即爲合格。大抵初學讀書未多。能依據人人共讀之書。已不誤矣。古人料敵。往往設三策曰。某某上策也。某某中策也。某某下策也。皆層進層退之間架。如

拾級而升降焉。如剝筍殼。層疊而深入焉。雖曲折亦有自然之次第可循也。

九 初學章法宜知承接收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章自弟子二字以下皆平列數條。惟行有餘力一句之行字。承接上文弟子所行。而有餘力三字有提起下文之勢。則以學文一句爲全章收束。位置於不輕不重之間。又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亦平列數條。以一二語作承接收束。近日文人分紀事論理爲兩體。於此等處頗難分別。其平列數條似紀事體。其總結處又似論理文也。文章之佳者。往往夾敍夾論。中國正史舊例。以紀傳列於前。論贊附於後。然太史公伯夷列傳。已夾敍夾論。今歷史新裁。皆敍事後加以斷句制語焉。章實齋教初學作文法。未見傳本。蓋仿左傳君子曰之例。作收束之短篇也。

十 初學章法宜知首尾照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飮。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首句提筆。與末句結筆相同。皆以賢字爲主。後世古文恒用此法。又君子無所爭一章。以其爭也君子爲結筆。則意相反而首尾互應也。又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一章。以回也不愚爲結

筆。亦意相反而首尾互應也。蓋文法如兵法。須軍陣嚴明。如常山蛇勢。然後無懈可擊。初學仿賢哉回也章。可作大哉堯也。命四岳宅四遠。在土階人不堪其勞。堯則不敢自逸。大哉堯也。文苟如此。即可合格。初學隨舉史事。如君哉沛公。一戎衣三尺劍爭中原。人皆劣而敗。沛公獨優而勝。君哉沛公。凡此之類。或初學不明史事。即用近事近人。如曾文正李文忠亦可。或並此不能。即就其所親見之鄉里善人亦可。為學期其切於身心。不必泛言希古也。

十一　初學章法宜知引用譬喻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善哉孔子之取譬於天象也。今仿其文曰為君治民。譬如日曜。居其中而以星環繞之。初學能如此。即合格也。又如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則孔子取譬於物理也。今仿其文曰國而無賢。不知其可也。汽車無釜。汽船無輪。其何以行之哉。蓋引用譬語。亦增長學識之一端。周秦諸子之文。皆能罕譬曲喻。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名一家。初學豈易臻此。然不可不取法乎上也。此以物理明事理。質實而有用。非撏撦事類。以為藻繪也。六朝人所謂縟旨星稠。藻思綺合者。則與天象物理無關也。蓋惡其文勝質耳

十二　初學章法宜知調和音節

論語卷首學而章。以三平字調和音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亦以三平字調和音節。楚辭屈原卜居用乎字最多。音節亦哀感。今反論語首章之意。以勗初學曰。學不達時務。不亦愚乎。獨學而無益友。不亦陋乎。沒世而名不稱。不亦小人乎。初學苟能如是。即可合格矣。其以也字調和音節者。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爾雅之釋訓詁。周易之釋爻象。皆用也字調和音節。文气自有紆徐之致。邇日文字於域外地名人名。有名無義者。苟連接用之。則不知何處斷句。若俱用也字隔斷。則既便於句解。又能調和音節。試造一章法曰。歐洲諸大國。英吉利也。法蘭西也。俄羅斯也。奧地利阿也。意大利也。此章盡刪去也字。則佶屈不便上口矣。嘗聞古文家有一字秘訣曰刪。不知文有當增者。有當刪者。孔子於詩書。不刪堯典舜典周南召南。蓋不可刪也。宋祁撰唐書。任意刪削。未幾而他人之糾謬作矣。可不戒歟。（韻文如詞賦箴銘之類專重音節今且從緩故不詳及）

十三　初學擴充篇幅第一捷法

初學篇幅。不能暢所欲言者。有二故焉。其一則讀書太少而言無物也。其一則條理太繁

而言無序也。塾師迫之以古文析義東萊博議爲法程。誦習未熟而步趨弗便也。傳甲十歲時。已能作短章。家慈勗傳甲作長篇。以續孟子好辨章命題。言三代後一治一亂之事。傳甲是時已誦讀史論略。史鑑節要。此書四字語又兼閱楊慎之廿二史彈詞則用世俗七字句亦簡要粗知治亂陳迹。敷衍成篇。由戰國至明季。約千餘言。皆因其自然之材料。自然之次第。然文勢渾成。一反一正。亦不落平庸。直欲規隨鄒嶧焉。昔唐之林愼思續孟子。或以爲僭。傳甲少孤。承家庭之教育。則與孟子略同也。初學之文。久以置之。皦然十年來教初學。每以此命題。恒有佳文。傳甲之文可不存也。此題存爲初學篇法之第一習題。則誠有益於教育也。故述論語章法之後。以孟子繼之。

十四　初學篇法宜一意貫注

孟子見梁惠王。第一章王意在利字。孟子所以以何必曰利爲結。中幅所言皆利與不利。第二章王意在樂字。孟子折以豈能獨樂爲結。中幅所言皆樂與不樂也。細審各章。無不一意貫注。反覆詳明。初學作長篇。須立定大意。切實敷陳。處處不與本旨相違。庶不致先後矛盾。首尾兩不相顧也。孟子之文。所以一意貫注者。實由筆意矯健。無著墨痕迹。作者不熟悉人情。則不足以言情。不熟悉國政。則不足以言政。不能用意。安望其能達意乎。有

意猶患不能達，無意又焉得而達之乎，苟意既貫注，氣亦聯屬，則詞旨暢達，篇幅雖長，亦不冗不雜矣。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論文之旨，亦一貫而已矣。

十五　初學篇章宜分別文之品致（文之疵病亦附見於此）

文之品可分六類，一曰莊重，如尚書典雅，春秋謹嚴，孟子由堯舜至於湯全章似之。二曰優美，如國風比興，左國高華，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全章似之。三曰輕快，孟子生之謂性與豈不誠廉士哉兩章似之，漢之東方朔司馬相如近滑稽者皆祖此也。四曰遒勁，孟子齊人伐燕兩章，鄒與魯鬨一章似之，漢之司馬遷揚雄唐之韓愈柳宗元其雄健處多祖此也。五曰明晰，孟子篇中略似論語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全章是也。六曰精緻，孟子篇中盡委曲縝密之致者，如牽牛過堂下全章是也。大抵文之品致，有隨時代而異者，有同時齊名而性情面目各異者，有一人論著而先後學問智識各異者，初學辨其大端，須知不莊重則佻，不優美則俗，不輕快則滯，不遒勁則弱，不明晰則晦，不精緻則疏，凡此皆文之疵病，初學所宜切戒也。

十六　治事文之篇法

治事文自上而下者曰詔令體，自下而上者曰奏議體，上下兼用者曰書說體，今詔令體

爲硃批。爲上諭。爲批牘。奏議體爲摺片。爲題。爲疏。書說爲咨移。爲札飭。爲稟呈。爲尺牘。爲狀詞。皆有用文也。不入內閣軍機。則硃批諭旨。非臣下所當擬。古人雖有以草詔著名者。今人文集不敢列入此體。懼僭逆也。然批牘爲服官者所當知。不習此體。則南面爲民父母。適爲幕友吏胥之傀儡耳。奏議更爲切要。然言必有物。如籌邊治劇水利農桑之學。非有實獲。亦空言也。此體最難。曾文正鳴原堂論文。專論此體。左文襄未顯時。亦嘗爲人作奏。蓋典謨以後。名作如林。有大志者。當具此大手筆。發攄大議論。建立大事業也。書說一體。尋常日用。必不能少。然應酬四六。味如嚼蠟。惟公移照會之類。關係政治者。不可不急講也。非法律兼通。實未易操筆。中國商工應用尺牘。尙無適用之本。故不能交通智識。然滙兌信件。雖如刻板。亦較書啟之四六。有實用矣。賀耦庚經世文編治事較多今人用於場屋夾帶亦惑之甚者也

十七　紀事文之篇法

紀事之體。古爲典謨。後爲紀傳表志。凡正史別史雜史方輿政治之屬。皆紀事也。唐宋以下之小說。元明以下之邸抄。以及近日報章之屬。皆紀事也。著述家之序跋。古文家之碑誌。以及後世贈序壽序。大抵皆紀事文也。古人紀功德。必鑄金琢石。始足以不朽。三代時束竹爲册。筆削以刀。猶緜重不便紀載。一變而爲卷帛。再變而爲紙張。於是乎紀載日益

緐矣。才士侈浩博。竭畢生之力。無不以數百卷著述爲功。雖緐瑣未盡精當。然紀事特詳。惟一事數說。不知孰爲可信也。今約舉紀事文之總法。以尙書家爲最善。每篇必具其首尾。如紀事本末之例。章實齋所謂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今萬國歷史以是爲公例。紀者紀一帝之本末也。傳者傳一人之本末也。志者紀一事之本末也。後世一邱一壑一亭一榭。皆有記。其善者借之以寓意而已。鄰猫生子。事雖實不足記也。

十八　論事文之篇法

姚惜抱曰。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按後世之論事體。漢唐以後。名稱不一。一曰論。反覆以盡事情而已。二曰說。明白不煩注解而已。三曰辨。剖析以明條理而已。四曰義。引申以達意義而已。五曰原。探討以溯其本而已。或證以攷据之學。或澈其義理之要。又必文章爾雅。而後可傳。漢之賈誼。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長於論理者也。論事之文。於科學爲近。東人於奏疏亦歸之此類。不歸之治事類。爲協也。日本拙堂之言曰。敘事如造明堂辟雍。門階戶席。一楹一牖。不可妄爲移易。議論則如空中樓閣。自出新意。但拙齋謂宜先學論事文爲便。鄙意則以爲習紀事爲便。而治事文尤爲切用。敢質之海內外教育家。以爲何如。

第七篇

羣經文體 附爾雅已見第三篇論孟已見第四篇第五篇故不複列惟取七經詳言之

一　經籍為經國經世之治體

羣經皆治事之文也。當其時用為經國經世之法。既卓著其效。遂以為可常行而無弊也。爰著之以為經。然聖人通經達權。未嘗分經義治事為二。則經術即為治術。後世卑陋者。徒以明經拾青紫為榮。高尚者徒以鍵門不出皓首窮經為事。於是經籍幾於無用。而激切者且欲付之烈燄矣。嗚呼。天造草昧。有經籍始有文物。庖犧作卦畫。俯仰天地。未能窺測。夏有連山。殷有歸藏。策數無徵。周易作而古易廢。猶時憲作而大統廢乎。書兼四代。歷史必述古今治績也。後之漢書唐書視此矣。書則上下二千年。詩則縱橫十五國。商人有頌。商之列國。豈少風詩。然周人僅錄本朝者。詳於近世文明各國耳。禮經惟周禮為國政大端。儀禮為家政大端。禮記則多屬修身之事也。春秋挈其綱。三傳著其目。皆孔子所見所聞所傳聞也。虞書夏書商書商頌而外。無一不從周制也。周人一代之制。豈可持以為萬世之法哉。師其意不泥其迹。則善說經矣。

二　周易言象數之體

象數者。實指事物而言。非空言也。八卦皆實象也。策數皆實數也。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則古率之粗疏也。堯典尙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當期之日。必堯以前之歷數。比羲和所得更疏也。漢人說經者。知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然漢人但知漢以前之策數。聖如孔子。亦但知周以前之策數也。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損歲餘以益天周。元郭守敬推求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此命周日二十四小時。爲一萬分之率也。比之四分日之一。減七十五分矣。國朝康熙時憲書。以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爲歲實。雍正所定時憲新法。其小餘爲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今秒數又有微差矣。夫算率之方五斜五。徑一周三。自遠不逮後人之密。易數其變動不居之數乎。澤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所以示民發政施令之期耳。一部廿四史歷法七十餘家。康雍之盛。歷法修明。善於改革也。今日昧澤火之義。而西域之太陽年星曜日。紊我正朔焉。天算不列於教科。術數秘傳於陬澨。吾悲民智之日濁矣。傳甲本天道言文法以行健自强爲主義其文則以大气斡旋包羅萬象爲極則六經之文此類居多數

三　周易文言之體

文王演周易。周公作象。仲尼繫之以辭。又於乾坤二卦作文言焉。阮文達曰。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聲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中幅節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庸言庸行。偶也。水濕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先天後天。偶也。(文達所舉最詳今節其大略)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爲文。且尊之曰古也。(傳甲幼時識對偶字仿論語作文多與文達暗合於文多言天算地輿又稱附孔子作乾坤文言之旨焉蓋十二時讀時人傳已必折儀徵矣)

四 周易支流之別體

易之爲道。以陰陽也。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冠陰陽於儒墨之上。聖人以神道設教。故推天道以明人事焉。左氏浮夸。於卜筮已好爲奇說。漢宋分歧。京房焦贛之入於災異。陳摶邵雍之附會河洛。其支流大派也。晉王弼之說以老莊。程朱之說以儒理。則幾於正流矣。其後支派愈多。言天算。必曰河圖爲加減之原。洛書備乘除之法也。言地理者。必曰八卦以定八方也。而俗所謂堪輿家。又用之以配羅經焉。再下則奇門壬遁之邪說。白蓮大乘無

爲聞香義和拳之妖術。亦假八卦以爲秘訣焉。舉世皆趨於大過之棟橈矣。鄒特夫曰。京房以六日七分爲一卦。一年周六十卦。餘坎離震兌四卦爲方伯卦不値日。已屬不通。然十二卦之消息。猶以陰陽與寒暑相比附。邵子元會運世更迂闊矣。黃石齋三易洞璣。以六十七年配一卦。四千餘年而一周。則天地開闢六十七而年後有生物。又六十七年而後有飮食耶。況羲農以後四千年。斷無佃漁之聖人。距今四千年以前。又何曾有鴉片烟世界也。此外太元潛虛仿周易文體者亦不詳及易緯見第八篇

五　尙書今古文辨體

尙書辭義最古。漢拾秦燼之餘。今文出於伏生之口。古文出於孔氏之壁。篆隸各殊。傳寫譌誤。異文歧讀而不相通。然孔壁遺經。猶非今日蔡傳所謂古文也。至西晉梅賾古文晚出。六朝江左漸多傳習。唐人作正義。用孔傳專行。舉世莫知其僞。宋人推求。疑其不類。見朱子全書。元之吳澄竟欲舉而删之。明梅鷟詳考古文之來歷最詳。國朝閻百詩惠定宇復詳證之。譚經者皆信其爲僞矣。毛西河乃作古文尙書冤詞以立異說。何耶。程綿莊作冤冤詞以攻毛氏而爭端因以大閧。攷据家之中。又各立門戶焉。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陳蘭甫痛心時局。借題發揮。謂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是乃中國

之福也。後世徒以格遠人爲美談。乃大惑也。諸先正之言。旣明且淸。不容復贅。傳甲以文體觀之。今文艱深奇奧。而古文平易淺近。今文多載天算地輿實學。古文則半屬空文。其出於後人僞託無疑矣。傳經源流經學王敎習講義已詳此節以文體爲主

六　尙書家爲古史正體

劉知幾史通曰。尙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尙書璇璣鈐曰。尙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其後又有漢尙書魏尙書。今不傳。然知幾以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年月失序。爵里難詳。爲尙書家所短。不知尙書紀大政者也。猶春秋常事不書也。今歷史新裁。亦不詳帝王之年號。公卿之爵里。蓋非大義所在也。堯典以下。每篇必紀一事之本末。宋之袁樞因通鑑以復古史之體。且合西人歷史公例焉。建安史學。駕乎龍門涑水而上矣。陸桴亭謂紀事本末不可不讀廿四史備查可也其推重建安更在章實齋之前進入

七　禹貢爲地志之體

禹貢爲地志鼻祖。其所紀已爲陳迹。惟其文體則可爲萬世法焉。分列九州者。猶今日世界地理必以五州大陸分卷也。名山大川。舉其著者。猶今日世界地理。必以高山巨流列表也。厥田之饒瘠。厥貢之同異。猶今日世界地理。必以居民物產爲要也。導山之文。可徵山脈。導水之文。可徵水系。其餘礦產道途。亦言其略。五服遠近不同。要荒之族。或類羈縻。詳於中原而畧於四裔者。貢獻所不及者不載也。漢書地理志以郡縣分部。仿禹貢九州之法也。桑欽水經。以水之原流分部。仿禹貢導水之文也。至於文義簡括。則由當時簡册繁重耳。後世一縣之志。輒數十卷。一府之志。輒數百卷。一省之志。且數千卷。詳則詳矣。專紀人事。不切於地理。亦博而寡要也。先君子曾删瀛寰誌略爲一篇。某氏又增删之。爲括地畧。誠簡要矣。今時局又變。擬作新括地略。便記誦焉。

八　洪範爲經史之別體

尙書文體。洪範一篇。最爲奇古奧博。崔東壁既深信之。陳東塾復致疑焉。竊以爲天不錫鯀九疇而錫禹。大抵古人神道設敎之言。如元鳥生商。履帝武敏歆之意。漢儒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及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於是經術遂降爲術數。史臣無識。竟以五行列傳。妄推災異。嗚呼。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六。今實測密算。每年恒有日食。不

聞日食一次。即有弒君一次也。左傳言伊川被髮。不及百年而陷爲戎境。宋書五行志。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羌煮貊炙。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絈頭。百姓已知中國必爲胡所破矣。今日大餐小服。與舊俗殊。天下前途。非所敢言。然人事不修。亦不得歸罪於天也。

九　詩序之體

尙書之序。出於依託。且近於複。詩序則誠不可少。無序則詩意不明矣。庶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康成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剏。毛公及衞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其復韓愈王安石程明道。各據其揣度之辭。爲古人定評。鄭夾漈復昌言排擊。而朱子和之。黃震篤信朱氏。所著日抄。亦申序說。元明以來。迄無定議。然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其源甚明。觀唐書藝文志。知韓詩亦有卜商序。然韓詩遺說傳於今者。與毛適異何耶。四庫書目提要參考諸說。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矣。

十　三百篇兼備後世古體近體

詩三百篇。一變而爲楚騷荀賦。再變而爲五言七言。後世名作如林。莫不胚胎風雅。吾讀薄伐玁狁與子同仇諸什。如聞羌笛胡笳。拔劍欲起焉。此塞上之體也。吾讀彼黍離離旄邱之葛諸什。如臨廢壘荒城。植髮如戟焉。此弔古之體也。吾讀檜楫松舟。皎皎白駒諸作。如將乘桴攬轡。遠遊廣覽焉。此紀行之體也。又讀盡瘁以仕。表忠愛之熱誠。又讀夙夜在公。知職分所當務。皆直廬之體也。又讀爲鬼爲蜮。憂讒人之高張。又讀投畀豺虎。傷疾惡之已甚。又讀自有肺腸。悲朋黨之分門。又讀赫赫宗周。痛君權之旁落。漢唐宋之亾。其詩每多此體。然衡門泌水。有招隱之樂焉。築場納稼。有田家之樂焉。我思古人。有讀書之樂焉。此亦不虧大體矣。苟得其時。出于清廟明堂之上。則濟濟多士。可以黼黻盛世。赳赳武夫。可爲公侯干城。將見在泮獻囚之典禮。庶幾再舉。乾隆間武功十全嘗舉在泮獻囚獻馘之盛典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矣。關雎葛覃爲宮詞體婦歎於室爲閨怨體者非今日切近之要義故不入正文

十一　淫詩辨正

宋人王柏作疑詩疑。據列女傳爲說。刪行露章。又刪召南之死麕。邶風之靜女。鄘風之桑中。衛風之氓有狐。王風之大車有蓷。鄭風之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丰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之晨風。齊風之東方之日。唐風之綢

繆葛生。陳風東方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固哉迂哉。王柏之惑也。自有六籍以後。第一怪變之事也。柏知奮筆於宣聖刪訂之後。爲公議所不容。乃歸罪漢人之竄入。果何據耶。甚至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不知溱洧笑謔。樂而至於淫。澤陂滂沱。哀而至於傷。雖不得比於關雎。然考風問俗者。必不能諱其惡也。王柏刪淫詩。飾惡之尤者也。治以宋朝法律。當與縣吏隱匿聲妓同罪。雖然淫詩皆託詩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幾於人盡夫也。然女爲悅己者容。猶士爲知己者用。王猛張元韓延徽郭侃之才。不用於中國。誰之過歟。孔子去魯而之楚衛。孟子居鄒而適齊梁。亦鄒魯之君相不能用聖賢耳。王風魯頌。文體各殊。說春秋者。且謂聖人黜周王魯。焉其然豈其然哉。

十二　周官爲會典之古體

周官者。大周會典也。古之六官。或類今之六部。六官之長。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今以尙書侍郎當之。其餘則司員而已。會典詳列官人數。及其職守。與周禮同。吾觀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顧亭林曰。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知此義。所謂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是也。嗚呼。周公定此制。是以致太平歟。閹寺爲中國三代弊政。與其治其標。不如拔其本。黃梨洲待訪錄。直斥嬪御人多。則閹豎不能不多。則周禮乃誨淫之書也。漢文帝除肉刑。獨不除此。蓋未盡善也。冬官已闕。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句法奇變。字法古雅。明人郭正域批點攷工記。蓋論文而不詁經也。然其文非秦以後可僞託矣。今算術漸明。圖說之體漸密。戴東原攷工記圖。阮文達車制圖考。皆有專書。以攷工藝。今工部之於禮器兵器。一仍會典之舊制而弗變。則自安於固陋矣。（綮牽之役粵督不改海船之式洪楊之亂督師大臣賽尙阿以永明舊銃畀川軍今更以重價購西人舊器可歎）

十三　儀禮爲家禮之古體

今所謂家政學者。宋以前謂之家禮。周人則統於儀禮。或名士禮。蓋冠禮之篇。或稱士冠禮。昏禮相見禮。皆士所宜從事也。鄉飲酒之禮。鄉射之禮。尤見古人地方自治之有法焉。既飲酒以聯其歡。又習射以爲守望之助。士之在鄉里。顧不重歟。聘禮覲禮附其後。則由家修而進於廷獻也。喪服之制。古今不同。儀禮則周室一代之制耳。然儀禮在羣經中。文體最爲奇奧。古人讀禮之法。略有三端。一曰分節。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是也。二曰繪圖。張惠言儀禮圖。遠勝於宋人楊復之圖也。三曰釋例。江永儀禮釋例。任

大椿弁服釋例是也。然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士冠禮第一節後題曰右筮日第二節後題曰右戒賓此雖與宋元人評古文法畧同。然讀書之條理。必如是不可廢也。日本漢文典所謂解剖觀察法如是

十四　禮記淑叢書之體 孝經附見

漢志有中庸說一篇。在戴記之後。是中庸固有單行本久矣。戴氏所記。出於漢初河間獻王所得。故各爲一篇。體例不一。意者所得必非一時。或不出於一人之手。不但大學中庸一篇可爲一書。即如曲禮專爲修身之教法。檀弓文簡而晰。又近於古史之體。宋末謝枋得嘗批點之。蓋論文體不論經術也。月令之體。似夏小正。或因其同於呂覽。疑爲不韋所作。且大尉亦爲秦之官名也。蔡邕月令章句之名。爲朱子學庸章句所本。此外深衣一篇。解說紛紜。單行本亦多。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等篇。皆敷演潤色。駢偶用韻。其文體特異。文心雕龍徵聖篇曰。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吾觀燕居閒居二篇。尤與孝經文體相似。如出一手。孝經者特戴氏叢書所未收之一種也。後人以三禮合刻。四書合刻。五經合刻。皆叢書之體。戴記則發其端而已。

十五　春秋淑編年之體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獨言孔子作春秋．蓋詩書易禮．皆孔子述先王之法也．春秋者．孔子所見之事．先王所未見也．孔子不作．則後人無所考證矣．故作春秋者．孔子之苦心也．其編年亦孔子之剏體也．劉知幾論春秋．雖有夏殷春秋之目．大抵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未必如孔子之編年也．孔子敍其生平．自十五至七十．皆編年體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因事之自然秩序焉．至有不書日者．則義從蓋闕．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紀事之體也．陳蘭甫謂穀梁日月之例．多不可通．是也．孔沖遠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例者．卿卒日食二事而已．今按左氏以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與小斂乎．日食而官失之．孔子舉而書於册．猶告朔餼羊之意也乎．袞鉞褒貶．各騰異說．俟經學大義詳之．茲但論其文體耳．

十六　三傳辨體

公穀說經者也．左傳紀事者也．公穀長於論理．斷制有法度．而紀事稍遜焉．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氏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謂之傳乎．左氏之文．其氣雄渾．其才博贍．尤善論戰事．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其都邑疆域．山川諸表．以硃墨合印沿革之圖．如視諸掌．讀左氏春秋習兵家言者．必不可少矣．朔閏一

表。視杜預春秋長歷爲密。近日鄒特夫學計一得所推步則尤密矣。古文家出於左氏者多。出於公穀者少。故左繡之類。專論文而不論事焉。公穀之文不過林西仲古文析義略舉數篇批點以時文之法。亦未盡公穀文體之要矣。公羊家以漢儒董仲舒號爲純粹。然王魯之言。遂啓何休之偏說。穿鑿附會失孔子作春秋之本旨矣。然新夷狄之偉論。固足以警我中國矣。

十七　經學隨時而變體

經籍文字。皆當時語耳。歷世數百年。則視爲高古而不可盡解。故古人作傳以釋經。易之文言傳繫辭傳說卦傳。春秋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皆由傳而進於經者也。書之孔安國傳。詩之毛亨傳。皆附於經以行也。東漢去古稍遠。於傳文不可盡解。乃爲箋注以明其訓詁。歷魏及晉。注者漸多。唐去漢漸遠。讀傳注猶嫌其不備。或文深而不可猝解。又爲之正義以發明之。宋去古益遠。憚訓詁之繁。乃研究大義。以述聖賢立言之旨。初學便焉。安石經義出。而舊說如芻狗。朱子集傳集注出。而舊說東高閣矣。明人大全摭宋元注釋。不能上求古訓。亦時代限之耳。近日去宋亦遠。而宋人所注講師且爲高頭講章以演說之。此亦文言一致之端矣。

十八　皇朝經學之昌明

聖祖高宗兩朝欽定八經尙矣皇清經解刋於學海續於南菁誠一代鉅製然易以象數爲用必以御製數理精蘊歷象攷成爲主書叙歷代興衰必以欽定廿四史列朝聖訓爲主詩寓國風必以大清一統志皇輿西域圖志爲主禮兼政教必以皇朝三通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爲主春秋褒貶必以御批通鑑輯覽爲主樂經久亡謹以御製律呂正義補之孔子從周傳甲竊比於從清焉師六經之意以徵諸實用則觀皇清制度粲然備矣

第八篇

周秦傳記雜史文體

古傳記及漢人起周秦以前事者亦入此篇皆紀事之文也論理之文則屬諸子類別見下篇

一　逸周書爲別史類體

史者別於經者也別史又別於正史也陳振孫以書之上不列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謂之別史周書列於經部則周之正史也逸周書之爲別史亦猶漢記晉記之別於漢書晉書也隋唐藝文志皆謂晉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則汲冢之號其來已久雖眞僞不可決言然尙書之僞古文既號爲孔壁遺經而汲冢之書獨不進於經部同出於

晉代.而有幸有不幸焉.劉知幾史通.謂其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人好事者所增益也.攷知幾所云篇數與漢書藝文志同.今本比班固所記.惟缺一篇.史記武王克商與此暗合.許愼說文.馬融注論語.皆稱引之.則漢時久已通行.汲冢之號.乃後人所增耳.河間提要.仍列於別史.南皮書目.列之於古史焉.觀李燾所跋.知宋本已脫爛不易讀.今人必依盧文弨抱經堂校本.並折衷陳逢衡補注.朱右曾集訓校釋.丁宗洛管箋.便誦習焉.

二　大戴禮爲傳記文體

禮記不稱禮經.漢儒之矜愼也.大戴禮之別於禮記.猶逸周書別於周書也.然目錄家猶繫於經部禮記之後者.亦以其文體略相似也.其篇目最著者.莫如夏小正.漢人取月令而删夏小正者.夏時遠.秦法近耳.夏小正農書之祖也.古人因中星以驗農時.夏以上有堯典.夏以後有豳風.漢襲秦正朔.不用夏時.亦以歲差懸遠也.然夏小正終不可廢者.測歲差必多據古書也.(泰西各測候書多稱引中國印度埃及之古傳記)孫淵如校戴德傳刋之.畢秋帆爲之考注.洪震煊爲之疏義.行夏之時之道.又大著矣.曾子介孔孟之間.獨無專書.然天圓地方.則

四角之不揜二語可爲地球明證阮文達撰曾子注釋四卷即大戴禮之十篇也天文義文之博大艱深號爲難讀國朝經師皆善讀之其餘戴記之平易可解者不詳及焉

三　周髀創天文志歷志之體

周書無天文志律歷志也有之其周髀算經乎其言句股測量也簡括精深舉西人平弧三角莫能外焉其言天地形體詳實明遠舉西人冰洋熱帶莫能外焉絕學如綫經宣城梅定九徵君表而章之聖祖仁皇帝分命梅瑴成申命何國宗攷測天行步算精密御製律書淵源垂爲一代時憲以周髀經解爲之冠從其朔也算經十書周髀最古其義其文在數理精蘊僅詳解其卷首周公商高問答之辭傳甲少時嘗撰周髀新解後節其闡明橢圓者刋入徵積集證至北極之下夏有不釋之冰中衡之下冬有不死之草亦以今地釋之北極之冰爲俄北境中衡即赤道今新嘉坡冬草不死猶可證也周髀之文詳實如此而前人以爲誕幾等於十洲記神異經焉嗚呼天算爲絕學固古今所同慨也（趙君卿周髀注亦精潔阮文達時人傳盛稱之）

四　國語創戴記之體

左傳附於春秋之經文者也國語則與左氏俱迄於智伯之亡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凡八

國事說者以爲春秋外傳焉左傳編年國語分國文體各不同國語分部似出於國風然國風爲有韻之文國語則無韻之文也國語之體裁實爲晉書載記之所祖然陳壽三國志亦同此意明末譯職方外記以及近日魏默深撰海國圖志日本岡本監輔撰萬國史記皆以國分部者也邇日史學家輿地家著述益多大致界限世界史用左氏例編年及紀事本末之體不以國分部世界地理用國語例分國仍用紀事本末之體也古人國語但述海內各國今日國語必括海外各國蓋晉書載紀已有匈奴羌羯諸種人也後世史家傳外國等於臣僕不如例爲載紀如列强角立之可畏也國語創載記之體所奇明統馭宙合之難也

五 國策兼兵家縱橫家輿地家諸體

戰國之士善用奇故其發於文者亦奇劉知幾曰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然觀劉向所校序稱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則向本裒合諸國之記刪併排比以成此書其文則戰國之士所爲也戰國文體本近於矜才使氣但處其時無尚武之精神則國不能自强士不能自立矣或縱或橫苟非曉暢兵機熟諳地勢必不能傾動諸侯王而睥睨

萬乘也。漢之賈太傅。唐之杜牧之。宋之陳龍川。明之唐順之。國初之顧景范。近日之魏默深。皆祖戰國策士之文也。蘇眉山有言曰。少年文字。須令氣象崢嶸。傳甲少賤時。文頗輝弱。既而斜經算數。筆亦枯澁。及觀覽輿圖。讀顧魏之文。始有生色。詩亦能爲塞上曲焉。故不習地輿者。吾可決其詩文必無氣魄也。游歷遠者雖不習地圖詩文亦奇實驗之效也

六　世本創族譜之體

班固稱司馬遷作史記。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今世本已亾佚。惟有孫馮翼所輯世本一卷。雷學淇校輯世本二卷。秦嘉謨世本輯補十卷。雖未必盡復舊觀。然大端可見矣。封建時代。貴族專制。階級最嚴。明德之後。或延祀數百世。次歷歷可考。故臚列記之。如近日官署之點名册。史記據世本抄錄。夏殷周秦世次。皆可攷見。厥後史家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旁行斜上。便於觀覽。亦族譜之體。實仿世本而爲之也。宋人譜學最詳。歐蘇之法。後世沿之。鄭樵通志有氏族畧。皆詳其得姓之始焉。續通志之氏族略。則遼金元之世本。戰勝我族者也。川黔土司之傳。邊錄。見辰州府志　則苗猺之世本。我族所戰勝也。論世本之體。吾悲且懼焉。願當世者知先世締造之艱難。視後世子子孫孫。引而勿替。不亦休乎。

七　竹書紀年仿春秋之體

僞古文尚書。多取材於史記。僞竹書紀年。則取法於春秋。竹書所紀之事。雖在春秋以前。然其文體則學春秋而未能也。古史惟尚書一家耳。苟有編年之書。孔子將修之。與春秋相銜接。何以尚書春秋。體裁逈異乎。竹書出於汲冢。其來歷已不可信。金盤石鼓。猶爲歲月所銷磨。況竹簡埋古冢中。經千餘年卑濕之氣所蒸蝕。雖不與桐棺俱朽。亦斷爛不可收拾矣。且蝌蚪奇字。漢時惟揚雄識之。晉以後識者何所據耶。宋時僞三墳。僞晉乘楚檮杌。相繼出書。世愈晚。所託於古者愈不可信。竹書雖僞。視此已爲古矣。所記啓殺益。太甲殺伊尹。荒誕不足據。然謬論流傳。適爲繼體之君。擅殺大臣者所藉口。春秋作而亂臣懼。竹書作而賢人死。一眞一僞。一正一邪。不能並立於天壤。文體雖同。宗旨不容不辨。

八　山海經與禹貢文體異同

山海經相傳出於禹益治水之時。今眞僞不可知。然劉歆七略所校上。其來已古矣。其文闊誕迂誇。不若禹貢之眞實簡質。其旨奇怪俶儻。不若禹貢之平易正直。蓋禹貢限於域中。山海經極於荒外。有讀之者。亦等諸無稽之小說耳。然山海經文體。有與新地理志相吻合者。如山海經首言南山經之首曰誰山。第二節曰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皆節節相連續。可尋其山脈。近代黃巖李誠。撰萬山綱目。（友人章一山庶常刊入續台州叢書甲集亦與校讐焉）其條理與

齊次風水道提綱同。山者水之源也。中庸所謂草木生之。禽獸居之。詳言物產。固地志之公例也。古有今無之物甚繁。不足異也。讀赫胥黎之天演論。知動植消耗之故矣。人首而有尾者。大抵皆猿類也。大荒以外。傳聞歧異。且滄海桑田。變遷已甚。地質家謂日本古昔毗連亞陸。英倫古昔毗連歐陸。火山裂之。海水撼之。自然地理。亦有變矣。然則猿世界之際。山海情狀。安知不如彼所云乎。

九　穆天子傳非本紀體

天子曰紀。卿大夫士曰傳。史臣之通例。穆天子何以稱傳乎。抑穆天子時之西域傳乎。其文惝恍如小說。然郭璞注本相傳至今。雖僞書亦漢人述周室之軼事耳。齊王儉作漢武內傳。亦可謂之漢天子傳矣。今人譯華盛頓傳。不仿堯舜本紀之名以紀之。亦內中國。畛域之見未化乎。抑吾讀穆天子傳。更有感者。天子統有海內。南面受諸侯之朝。未聞別有所朝也。穆天子朝西王母。意者西域之大國。當巴比倫興盛之時乎。惜尙書缺殘。春秋未作。不得信史而證之耳。堂堂天子而朝於外。則列之爲傳。以志王道之衰。亦懼西域之始也。由此推之。不但蜀後主列傳爲允。即石敬塘趙構之稱臣異族者。皆當降爲列傳。不可以入本紀也。

十　七經緯文體之大略

七緯儷七經而行。猶天子五緯儷經星而行乎。羣經猶經星之恒度也。緯則絡繹於經之間耳。其中多孔氏遺言七十子所記述。其文體有簡潔如論語者。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緯之文也。戰國以後。術士或以怪誕之說。雜於其間。秦始皇時盧生有亾秦者胡之讖。秦始之焚經。或惡其言之不祥歟。漢儒篤信緯候者最多。於是面諛者改計爲符瑞。哀平之際。頌莽功德者實繁有徒。光武中興。不免囿於習氣。至隋焚讖緯。幾無完書矣。唐人五經正義。時有稱引。宋人且欲盡舉而刪之焉。近日易緯存者。乾坤鑿度二卷。稽覽圖二卷。辨終備一卷。乾鑿度二卷。通卦驗二卷。乾元序制記一卷。是類謀一卷。坤靈圖一卷。皆永樂大典本。近日攷据家益搜集類書。而緯書漸備。其文之純者。皆合羣經之體焉。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又合於鄒衍之説。爲新地志鼻祖矣。

十一　神農本草創植物教科書文體

孟子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首列神農二十篇。注曰。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桑。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今觀神

農本草，僅爲醫家考求藥性所用，不知其爲農學之大宗，植物學之教科書也，秦始皇禁挾書，獨鑿藥種樹之書傳習弗衰，後之儒者，忘周公無逸之訓，孔子足食之教，士農分途，而耕讀自娛者，或嗤其村鄙焉，齊民要術救荒本草之類，非藏書家無得見者，博洽之士，讀農家言，亦只爲考据詞章之用而已，戶部號爲司農，而坐徵錢漕，不教播種，亦異於后稷之職守矣，近農學植物學，全球人類所注目，而中國夙稱以農立國者，猶仍太古之耒耜焉，農學植物學之書，猶待譯於外國，恥孰甚焉，不及此以興農學，吾懼莽莽中原，鞠爲茂草矣。

十二　黃帝素問靈樞創生理學全體學文體

黃帝內經，見於漢書藝文志，無所謂素問靈樞也，內經十八篇，而素問二十四卷，靈樞經十二卷，或分或合，俱與內經篇數不符，然後漢張機傷寒論已稱引素問，則素問雖僞託，亦必出於周秦，靈樞則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杭世駿跋尾，謂靈樞似竊取素問而鋪張者，呂復亦稱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其旨義互相發明，蓋其書雖僞，而其言則綴合古經，具有原本，譬之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成篇目，雖牴牾罅漏，然精警語頗多，何可廢也，況古昔生理學全體學，未顯，獨賴此二書以存其梗概，誠傳記之有實用者也，近人撰

格致古微於此二書多稱引焉。難經出於周秦文體亦古奧然醫書以明白通俗能求時症爲主固不取文之古奧者也

十三 司馬法創兵志之體

周書無兵志。周禮夏官。其兵志之始乎。夏官詳於職官之數。職官所掌。兵法則略而不及。夫用兵所恃者法也。無法則兵不可用矣。司馬法第一篇曰仁本。蓋粹然儒者之言。第二篇曰天子義。蓋湯武秉鉞以後。非眞人龍戰。未能堅草野推戴之心也。華盛頓拿破崙起自匹夫皆以武功受推戴第三篇定爵。所以著功罪也。英國水師律例譯本猶未盡叶且中國船政局亦未之能用也第四篇嚴位。第五篇用衆。皆詳言行陣之法。嗚呼。中國兵備荒弛久矣。正史中兵志。徒鋪張其數。而未得其精意之所在。司馬法在今日已成陳迹。軍情萬變。固非常情所能測。尋行數墨之士所得記也。古人文武未分途。是以官司馬者。皆知兵。大將非如今日兵部尚書侍郎。由他部升轉。詞臣科道。循序以進也。故其言可法於後世焉。今日軍法。安得知兵能文者。援筆以記之乎。

十四 家語與論語文體之異同

論語爲羣經之準繩。而孔子家語。僅比於儒門諸子之傳記者。非以論語眞而家語僞乎。其目雖見於漢書藝文志。然自唐人顏師古以後。皆知爲魏人王肅所僞託。特其中排比

古事甚多。亦未可遽廢耳。故時與左國荀孟戴禮史記相出入。夫孔子論語。門人記其論難之語耳。學而述而篇名都無意義。不過若詩歌之舉首句也。鄉黨一篇。且記朝廷之事焉。家語相魯第一。所言皆相魯事也。始誅第二。惟誅少正卯及父子同狴二事焉。劉知幾史通題目篇所謂煩碎也。然則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者。蓋後世之文體也。論語之文簡而要。唯聖者能之。家語之文詳而暢。中人以上。皆可及也。家語執轡篇。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今東西爲經南北爲緯）與今日異。然所謂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皆深明種性與地理之關係。蓋三代以前。研究民生日用者。皆切實也。

十五　孔叢子創世家之體

孔叢子舊說爲孔子八世孫孔鮒撰。鮒爲陳涉博士。因孔氏傳記僅延於秦燄之餘者也。漢志儒家有孔臧。意者其孔鮒藏書之意乎。隋志始有孔叢。今本所載。皆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凡二十一篇。蓋仲尼之後。子思以下。皆能思其家學。聖人之澤之深。所及之久遠。誠足以世家矣。豈待龍門之表異乎。彼史遷者。亦不過紀其實而已。朱子謂孔叢子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陳振孫亦言其書記鮒之沒。決非鮒撰。竊謂書名孔叢。必

非一人之手。子思以下。子孫世世賡續之耳。周秦之際。孔氏一線之傳。猶幸有此書可證焉。家語爲王肅僞託。後人不能廢。此亦同一例也。國朝孫星衍撰孔子集語。博采諸子百家之言。分別而條理之。亦孔叢子之類也。蓋書雖成於近日。文皆本於周秦故也。

十六　晏子春秋創諫疏奏議之體

春秋列國賢卿大夫。諫草之未焚者。晏子一人而已矣。其卷一卷二諫章凡五十篇。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焉。景公飲酒。夜聽新樂。燕賞無功。信用讒佞。欲廢適子。祠靈山河伯等事。晏子皆諫焉。嗚呼。晏子可謂知大體矣。漢唐論諫之名作。往往合於晏子。讀其書。知國無諍臣。則不能自立焉。晏子春秋題目最長。敍事極明。後世諫疏。前一行必云爲某某事者。其體卽原於此。又有卷三卷四問六十篇。則近日召對紀言之體也。吾獨惜後世名臣。嘉謨入告。往往讓善於天子。其次則殿廷策對。循例揄揚。敷演空論。不切於事情。徒取楷法之工。以博上第。其下者則飾亂世爲昇平。爲逢君殃民之蠹賊。更無論矣。安得平仲復出。藉以勵末世之濁俗乎。

十七　呂氏春秋創官局修書之體

古有左言右史之官。以司記載。末世有執政大臣。廣招遊士。以成一書也。秦相呂不韋著

呂氏春秋。其名似私家撰述。其實已成官局修書之體也。官局修書之體如何。不過整齊排比而已。呂氏十二紀。每紀五篇。八覽每覽八篇。六論每論六篇。是特整齊排比而已。漢淮南王之成鴻烈。唐武后時張昌宗之修三教珠英。宋眞宗時王欽若之修册府元龜。皆用此術也。能文之士。不能自立。爲權門效筆墨之役。亦可恥矣。後世大臣著述。往往萃門士故吏而爲之。故有目不識丁。而政書盈帙者矣。律例於應試士子。覓代槍者有誅。而大府文字。出於幕友。獨無禁焉。官局修書。總裁總纂之大臣。且優其議敘焉。此何理耶。

十八　漢以來傳記述周秦古事之體

漢袁康之越絕書。趙曄之吳越春秋。皆斷代分國以專記一時一地之事也。史記無列女傳。劉向乃創爲之。後漢書遂以列女入正史矣。劉向又有新序說苑二書。多記秦以前事。皆傳記之可信者也。漢之傳記已佚。而近人輯錄者。陸賈楚漢春秋。伏無忌古今注。及蜀漢譙周古史考各一卷而已。晉則有皇甫謐帝王世紀。宋則有羅泌路史。皆傳記近於可信者也。國朝馬驌之繹史。崔東壁之考信錄。皆言三代事。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宜其爲世所鄭重也。漢以後傳記。記漢以後之事者。書目充棟。不暇備徵。今日撰中國歷史者。蹊徑各別。雖周秦古事。亦注意今日政策焉。然後知修史之才。與讀史之法。皆歸於致用而已。

第九篇

周秦諸子文體

儒家孔孟已進於經荀子亦見於第四篇論治化之文均不復列此篇但舉周秦諸子之自成一家者皆不可附於經部儒家者也

一　管子創法學通論之文體

欲以時代爲次而難於攷訂惟以諸子之最有用者列於前其無大用者列於後而以佚文僞書爲殿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管子萬世之定論也。嗚呼。管仲攘夷狄。猶周公之兼夷狄也。東晉偏安。謝安猶號江左夷吾者。尙能保漢族之獨立耳。管子爲法律家鼻祖。今所傳管子二十四卷。凡八十六篇。首言牧民。民爲貴也。形勢篇深明控御機宜。權修篇深明主權界限。立政篇深明政務根本。乘馬篇言凡立國都。非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管仲蓋深知盤庚涉河。太王邑岐之形勢矣。今之京師西抱太行東憑渤澥形勢亦壯闊至霸形霸言諸章。則卓然見霸業之成效焉。地圖篇最簡。是爲短語。管子所謂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

之所在。苣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云云。誠深知戰時之法制也。地員篇之言動植。地數篇之言金鐵。凡山林之政。礦路之政。管子咸得其要領焉。讀管子之文。知富國强兵而不流爲迂拘。故舉爲周秦諸子冠焉。

二　孫子刱兵家測量火攻各法文體 孫子算經附見此篇

戰國策士。談兵多浮夸。孫子兵書。談兵獨謹嚴。始計篇第一。經之以五事。曰道。曰天。曰地。曰將。曰法。何邃密如此乎。又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周秦傳本有孫子算經。唐人列於明算科。意者或孫武子所撰也。多算勝。少算不勝。兵家之常耳。善言兵者。今日豈可不通行軍測繪耶。是以古人五曹算經。尤重兵曹。四元玉鑑。尤重官司招兵也。垛積之法莫精於此。孫子又言火攻有五。曰火人。曰火積。曰火輜。曰火庫。曰火隊。實敵近日炸藥礮彈魚雷之秘。讀火器眞訣。拋物線說。益驚後人測算之密焉。然孫子言上風下風及風起之法。皆測候學之要務也。孫子發明兵家各科學。其用甚廣。近世武科不識字。默寫孫子。亦倩書吏代之。當軸者雖廢棄武科。然武備不脩。肄武者益少矣。孫子之法。能教吳王闔廬之美人作戰士。今七尺男子。猶文弱不勝一卒之用。況女子乎。有某省女學堂刱辦體操。大干物議。亦未讀孫子之文。少見多怪耳。孫子十家注最通行。日本人小宮山綏介著孫子講義。推爲空前絕後之作焉。

三　吳子文體見儒家尚武之精神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爲千古儒將之冠。起爲曾子之門人。故儒服。生於戰國。故曉暢兵機。吳起之書。皆與文侯武侯應對之辭。迎機利導。其答如響。文機亦奇變不可思議。孔子之門有仲由。曾子之門有吳起。皆儒家不可少之人物。蓋尚武之精神。出於天賦。所以矯賤儒庸懦之習也。其圖國篇言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合於孟子人和之旨。蓋國者民之積也。吳子言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深知後世喪國之道。必由於不和。料敵篇深知六國之性情。及其地之廣狹。民之强弱。治兵篇謂以治爲勝。又謂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尤爲扼要。論將篇純於正。應變篇盡其奇。勵士篇著其效。文體則壟斷簡達。自成一體也。日本小宮山綏介謂吳子兵書爲籌策者所宜研究

四　九章算術文體之整潔

六經惟周易之爻象。文體整齊。九章算術。大抵周官保氏之遺法。而周秦之際。習算者以爲普通課本耳。其九章猶易之八卦也。其算題猶易之各爻也。其術曰云云。猶易之象曰云云也。文體整齊。說亦簡質。象數之理。遂覺奇奧而難通。唐之李淳風奉勅注釋。其功與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同。明經明算。皆實學也。況方田通於農學。粟米通於商務。古書未有錢麥易以

粟米商功便於工程。勾股便於測量。民生日用。無一不與算數機關。惟九章次第。未徧精學。蓋古人分部之未善也。古人立六書九數於小學。後儒輒視爲皓首難窮之事。則空文誤之也。厥後借衰之理。暗合於借根方程之正負實通於代數。勾股之法。亦通於三角八線焉。雖新法日多。然古人椎輪創始之功。不可沒矣。近代算家著述高古者戴東原李尚之羅茗香焦里堂皆神與古會然不若梅氏之明曉

五　墨子發明格致新理之文體

墨子翟之經說。多明算術格致之理。其文古奧。多不可句讀。經上云。平同高也。直參也。合於海島算經兩表齊高參直之術焉。又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此所謂端者。即幾何原本之點。李譯作原點。俗謂之起點序猶東序西序。兩旁之謂也。幾何所謂點無長短廣狹是也。最前者。幾何所謂線之界是點是也。又云圜一中同長也。幾何所謂自圜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是也。經下云。臨鑑而立景倒。謂窪鏡也。又云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謂突鏡也。鄒特夫著格術補。即發明墨子之精意。成光學之專書也。經說下又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陳蘭甫疑爲西人起重之法。傳甲竊謂挈者與地球吸力相反。故須有力。引者重學斜而之理。力被分而減小也。昔人以此證西學爲中國所固有。傳甲

竊謂其斷爛不可讀。教科必以新法爲準也。兼愛之說。孔子所謂堯舜猶病之博施也。苟格致之理大明。無游民。無廢事。固堯舜之所願而未能也。尙同可矣。節用可矣。彼西竺之慈悲。基督之贖罪。曾何損於儒者之求仁改過乎。

六　老子創哲學家衞生學家之文體

老子李耳。作道德五千言。文體高潔。自成一家。固中國哲學之元祖。（日本小宮山綏介講義如此）而養生論所尊爲師資者也。竊以爲老子之學。楊朱爲我所從出耳。其視一身之外。萬物百姓皆芻狗也。老子但知爲我。視五色五音五味。皆由外來而非我所固有也。吾意老子。其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乎。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善於用柔。其言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惑。其志亦足悲矣。老子既欲以柔勝剛。弱勝强。則居心不得不陰險。彼所謂居其實者。何往而非自私自利之見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老子之言不由衷。亦可見矣。雖然。老子爲一身計則得計。至於治國家。則無爲者必致萬幾廢弛。不爭者必致附鄰侵侮。印度希臘哲學日興。而國日衰。吾爲此懼。（日本遠藤隆吉中國哲學史謂老子爲純正哲學實踐哲學推崇甚至）

七　莊子文體眞僞工拙之異同

莊子之學。出於老子。而文尤奇警。猶孟子之學。出於孔子。而文尤奇警也。（笹川文學史以莊子與孟子並

稱戰國之文。恢譎雄偉。雖儒家之純實。道家之清淨。猶不免爲習俗所移。莊周識見高妙。性情滑稽。騁其筆鋒。神奇變化。匪常情所能測。荀子解蔽篇。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洵爲定論。然莊子之文亦不一致。閩南鄭氏井觀瑣言曰。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攷其文字體制。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字。亦不類西漢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常觀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等篇。殊不相伴。閩中族人自西仲氏作莊子因。仲懿氏作南華本義。皆分段加評。逐句加註。西仲之書。尤爲塾師所重。然近世名臣孫文定曾文正皆嗜莊子之文。文定南華通亦評其起承轉合提掇呼應。使人易曉。世人忌西仲之書通行海內。多詆其淺陋。不知蒙學課本以淺顯爲主。固萬國公例也。日本大田才次郎著莊子講義多取西仲之說譯以和文博文館有刊本

八　列子創中國佛教之文體

列子之文。雄奇不遠莊子。而靈幻過之。列子蓋佛教之始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孔子許其得之而不盡者也。彼西域輪迴之說。未入中國以前。林類已脫然超悟矣。列子之文。如女媧之補天也。愚公之移山也。非所謂神通廣大者歟。蛇身人面。牛首蛇鼻。非所謂法象莊嚴者歟。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

非所謂皈依馴服者歟。姑射神人吸風飲露。似天女之散花。中山鬼物隨煙上下。似夜叉之披髮。不獨紀周穆王之化人。以西域為樂國也。列子之寓言。猶天竺之象教也。列子即人心營構之象而言。以畫世情之奇變。非造作邪說以誣世也。釋典之文如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光博。維摩之奇肆。皆可屬於列子之附庸矣。

九　文子之文體冗雜

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也。後人因范蠡師計然。姓辛字文子。遂誤兩人為一人。柳子厚文集有辨文子一篇。稱其旨意皆本於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詞。又互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歛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惡濫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是其書不出一手。唐人因已言之也。唐人尊老子為道德真經。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道家書遂幾與論孟並重。文子之文亦與老莊並重矣。

十　商君書創變法條陳之文體

古今言變法者多。犧牲一身以成事業。終致國富兵強者。商君一人而已。商君之學假

孔子不外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二語商君之墾令算地皆足食之訓也戰法畫策皆足兵之訓也商君之精言曰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又曰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此皆民信之訓也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商君有之故曰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商君之文條達而善辨明敏透闢鋒鋩四射使人主不得不信而後臣民亦不得不信於是商君乃得行其志焉王安石上萬言書其明敏透闢不讓衞鞅惟民信未孚故秦更法而强宋行新法而弱耳嗚呼宋人變法之初不能信賞必罰昭天下之大信是聚歛而已豈足以致富强雖能文如荆公亦具文耳

十一　韓非子敍刑律之文體

申韓之學本於黃老蓋變本而加厲也申不害之書不傳觀韓非子定法篇似舉申不害公孫鞅二家之法術合而一之皆以爲未善也韓非子謂舜之救敗是堯之失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此老吏斷獄深文致罪之辭韓非子敢施之堯舜亦奇矣哉然可以破古人矛楯之說亦千古之特識也韓非子八說篇凡仁人君子有行有俠之得民者皆以爲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實啓秦政抗儒阬殺功臣之端爾韓非子亦不能自免也歷朝黨禁竭天子之力以與匹夫爭彼執法之臣不得不柔媚以

事上。苛察以制下。而刑律因以日繁。韓非子言曰。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也。韓非子欲息文學而明法度。苟得其志。將盡天下之異己者而誅鋤之矣。吾讀韓非子之文。吾幸韓非子之不用也。日本笹川種郎稱韓非子之文波浪萬重曲折頓挫百態千狀又言五十五篇中忠孝人主飾令等篇文氣稍弱異於韓非子之文

十二　公孫龍子派辨學之文體

論語言正名。中庸言明辨。衰周諸子。鄭析尹文惠施公孫龍。遂成名學一家之言。嚴子幾道。譯穆勒名學。即同此家數。同此文體。今鄧析尹文。皆非原書。惟公孫龍之書。較為完備。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淮南子謂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楊子法言亦稱公孫龍詭辭數萬。日本遠藤隆吉中國哲學史亦列公孫龍於惠索派之詭辨家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與莊列談空者抗。陳振孫以淺陋迂僻譏之。未允也。其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乃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其明辨大抵如此。堅白之辨實通於心理學外界知覺東人謂辨學為論理學倘無定名

十三　鬼谷子派交涉之文體

鬼谷子之名。始見於隋志。漢志縱橫家。蓋出於行人之官。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今皆不傳。胡應麟筆叢。謂東漢人本蘇張之說。會粹而爲之。託名鬼谷。然其文固周秦之文也。高似孫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子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其文淺近。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其言益奇。其道益陿。差爲得眞。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緯。要非後世所能及也。鬼谷子捭闔飛箝等篇。不過時人矯詐之常態。讀其書如見其肺肝然。雖然。交鄰之道。惟國勢相若。乃可以公法相持。信義相孚。否則寓干戈於樽俎之間。騰騁筆墨。肆爲恫喝。叩關而至者皆鬼谷也。然我能自強。無隙可乘。則彼所挾抵巇之術亦窮矣。

十四　鶡冠子不立宗派家之文體

鶡冠子楚人。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宋陸佃爲之注解。且稱其書雖本於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辭奧旨。亦每每而有也。竊謂戰國時諸子。各立宗派。鶡冠子獨不立宗派。（日本遠藤隆吉中國哲學史謂鶡冠子爲折衷派）誠有當毋固毋我之旨。未可以雜家斥之也。韓昌黎讀其文。則謂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夫韓柳皆號爲古文

鉅子。其志趣亦略相同。今使韓柳爲主司。踽冠槖筆而應試。其去取尚未定也。歐陽文忠曰。文章自古無憑據。竊謂今日尤無憑據也。

十五 屈子離騷經文體之奇奧

國風列於經部。楚澤離騷經。獨不能列於經部者何耶。未經孔子删定而後人不敢也。然則抑楚辭於集部。果何說耶。楚辭雖不足以進於經。猶足以自成一子。楚辭爲諸子中有韻之文。猶風雅爲羣經中有韻之文也。列屈子於子部。固得其所矣。（今大學掌研究文學要義中各條目無楚騷之體）否則降老子於集部曰老子文集。降莊子於集部曰莊子文集。始足以與屈子並列也。況屈賈同傳。千古定論。賈誼新書。已列於子部。而屈子離騷。乃儕於後人碌碌之文集耶。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屈子蓋兼之矣。蟬蛻塵埃之外。將欲與日月爭光。雖節奏悽愴。爲亾國之餘音。然有才而不用。迫而出此不平之鳴。亦楚國奸王讒臣之罪矣。

十六 諸子僞書文體之近於古者

嘗觀姚氏際恒古今僞書考。深服其甄別之嚴。然亦有不敢苟同姚氏者。則姚氏不明天算。誤以周髀爲僞書也。至於兵家之六韜。道家之關尹子。法家之鄧析子。雜家之燕丹子。

皆僞而近於古者也。（張南皮書目答問之說如此）今觀六韜。相傳出於太公。而精嚴不逮孫吳。然三國時蜀先主觀之。已與諸子相提並論。關尹子相傳周尹喜撰。其書中如一息得道。嬰兒蕋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此文藻。然其書爲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則當出於六朝以前。鄧析之文節次不聯屬。似掇拾之本。燕丹子則抄錄史記而爲之也。之數子者。文體猶近古。鬻子華子諸僞書。雖存於四庫。其文體不足論矣。（尤僞者如尉繚子之類書雖存否之者亦少）

十七　諸子佚文由近人輯錄之體

守山閣刊本愼子一卷。尹文子一卷。皆校錄其佚文爲附卷。尸子輯本則有兩家。章氏宗源輯本則有二卷。刊入平津館叢書。任氏兆麟輯本則有三卷。刊入心齋十種。唐馬總著意林五卷。周秦之佚文。或賴以存百分之一二。近代馬氏國翰玉函山房叢書。搜集佚書。子部尤夥。周秦以前。片言單語。珍逾拱璧焉。然零星掇取於類書注釋之中。必不能復還故觀。亦無從論其文體。惟愼子尹文子尸子已成卷帙者。雖舊文殘缺。其崖略猶可見耳。愼到之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尹文子則謂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尹子之勸學處道。則幾於正矣。讀古佚書。學近人輯錄體例。亦不外徵引詳實。整齊

排列耳。

十八　學周秦諸子之文須辨其學術

文學家于周秦諸子。當論其文。非宗其學術也。此張南皮之說也。（大學堂章程中學文學門）竊以爲學周秦諸子者。必取其合於儒者。學之不合於儒者。置之。則儒家之言已備。何必旁及諸子。所以習諸子者。正以補助儒家所不及也。吾讀諸子之文。必辨其學術。不問其合於儒家不合於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讀之。果能相業如管仲。將略如孫吳。勝於俗儒自命爲文人矣。次之如九章之算術。墨子之格致。亦足以制器尙象。以前民用。老莊列文四子。匪我師資。雖論其文。未嘗習其學也。商君韓非之治國。公孫鬼谷之騁言。用於搶攘之世。猶勝於道家也。鶡冠靈均。有才不遇。讀其文。輒令人悲從中來。文之動於情者眞也。嗚呼。今日之中國。方以文義艱深爲病。傳甲不敢拾周秦之奇字。以炫博洽。不敢馳諸子之橫說。以誤天下。疏陋之譏。在所不免。惟篤實致用之士。或許我乎。

第十篇

史漢三國四史文體（正史二十四部而史法多出於四史故論次較詳其餘二十部詳見下篇）

一　史記爲經天緯地之文

孔子作春秋。絕筆五百年。有漢司馬遷繼起。作史記。於戲。史公之特識。作史者萬世之師表也。太史公自序。托始於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歷唐虞夏商。世序天地。周秦爲司馬氏。及漢之建元元封間。遷父談爲太史公。位丞相上。司文史星歷之事。遷生龍門。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乃發石室金匱之書。上起軒轅。下終天漢。爲經天緯地之文。其於本紀年表月表。皆以天時爲之經。歷書又總合古今甲子。以紀年月焉。諸侯王之世家。皆以邦國爲之緯。河渠書又總合江河派別以興水利焉。雖一家之言。實天地間之絕作也。後世太史所謂編修纂修協修者。不但叩以渾蓋黃赤而不辨。且有終其身未嘗撰一字入史宬者。斯則爲太史公之牛馬走而不足矣。

二　史記通六經自成一家之文體

史記五帝本紀引用帝典。夏本紀引用禹貢。殷本紀引用商頌。周本紀引用春秋。禮書樂書。則比於禮記樂記。日者列傳龜策列傳。雖近於易。然聖賢重民事而遠鬼神。故孔子五

十而後學易。史公之作史記。亦先詩書而後卜筮也。通六經之精意。成一家之著述。網羅羣編胥歸一貫。斑固乃詆其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此特文人相輕之意氣耳。史遷敘二帝三王之事。較尙書家尤爲詳備。豈可遽譏疏畧乎。代遠年湮。不能詳考。故史公之略商周而詳秦漢者。猶孔子略夏商而詳周室也。至於牴牾之處。亦由經傳各有異義耳。班固又謂史記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知史記於孔子進於世家。老莊申韓則同爲列傳。果孰先而孰後耶。是則不待辨而自明矣。

三　史記本紀世家文體之辨

劉知幾史通曰。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傳甲案知幾所論。乃編年之體。非本紀之體也。凡本紀必追溯其所自出。若周秦本紀。截去文王莊襄以前。是爲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若列周世家於周本紀之前。秦世家於秦本紀之前。則冠履倒置。名稱不順。若列周秦本紀於本紀。而降周秦世家。儕於齊魯。則顚亂彌甚而不可讀矣。況周人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則史遷冠之本紀之前。不亦宜乎。知幾特苛責前人而已。項羽本紀呂后本紀書亦滋異議然二人皆公爲政於天下史則從其實也

四　史記世家列傳文體之辨

史遷列孔子於世家。王安石獨非之。其言曰。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者。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傳甲案荊公之說。徒爲大言而鮮實者也。由戰國以至楚漢之際。儒術不過九流之一。孔子之或與墨翟齊名。或爲莊周之徒醜詆。名稱未定於一尊。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司馬遷銳氣以名世自任。故列孔子於世家耳。世家贊之至聖二字。今泮宮神主。用以爲孔子之號焉。仲尼弟子。臚爲列傳。今兩廡先賢。咸得從祀焉。於戲。孔子至聖。得太史公而益彰。安石何人。敢黜孔子爲列傳乎。安石之時。西夏方尊孔子爲文宣帝。安石何不責史公。不列孔子爲本紀耶。世家列傳文體畧同。但名稱不同耳。何用嘵嘵多辨耶。

五　史記十表泝統計學之文體

史記爲文人所傳誦久矣。其傳誦亦不過記傳之文耳。年表則可備攷證。而不便於傳誦。

彼文人之無實學者。弗能摹仿其體裁也。鄭夾漈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王僧虔稱其旁行邪上。體仿周譜。蓋三代之遺法也。今歷史新裁。尤以圖表爲重。實不能出史遷範圍。觀三代世表。則古今帝王統計也。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則强大各國之統計也。秦楚之際月表。則因戰局未定而變遷較多。不能不力求詳密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皆漢室之統計册也。或年爲經而人爲緯。或年爲經而地爲緯。絲連繩貫。開卷犂然。蓋史法與歷法相通也。今四裔編年表。皆各國大事。可見崖略。竊欲作光緒紀元各國月歷各省月表。有志而不能就緒。始服史公之學。未易幾也。

六　史記列傳文體之奇特

史記列傳體裁。皆有精意。冠以伯夷列傳。誠龍門得意之筆也。其敘事皆以議論出之。爲古人鳴不平之賚。後之文人作史者。莫能得其彷彿焉。管晏同傳。其道同其國同也。老莊與申韓同傳。痛黃老之流爲刑名也。至於屈原賈誼。異世而同傳。則悲其遇合遷謫畧相似也。刺客傳雜於列傳之間者。尊俠士以抑覇者耳。衞霍列傳。次於匈奴。司馬相如列傳。

次於西南夷所以著開邊之功也。後世列傳。名臣最前。外國最後。失史公之精意。亦失文章之次第矣。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皆各爲列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非精於判別而能若此乎。儒林之目。後世歧爲文苑。又歧爲道學。儒離爲三矣。而游俠犯禁滑稽游戲者。史臣皆不之記也。然史公精意所注。爲絕筆者。則爲貨殖傳。仲尼弟子。惟子貢互見與范蠡白圭。義即大學所謂生財有大道乎。嗚呼商不出則三寶絕。吾三復太史公之辭而悲之。

七　褚少孫裴駰司馬貞張守節諸家增補史記文體

史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以爲遷歿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月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駮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稿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宋裴駰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索隱。皆箋注體。然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援据詳實。欲更史記篇次。亦自有條理。張守節正義。論史例頗涉附會。錄謚法解。則頗便檢查。足補八書所未備也。

八　歸震川評點史記之文體

前明歸震川讀史記。以五色標識。各爲標識。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以便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此章實齋文史通義所笑罵也。章氏曰。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章氏此言。似指望溪。且直斥歸氏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雖然。儒生執業。不可無實學。無實學則文理雖通。亦空文也。但初學文理。必使之有法可循。而後可以文從字順。故修辭學亦爲各國文學士所重。空疏之弊。皆不學之咎。非不文之咎也。近日史記菁華錄評本。盛行於坊間。雖揣摩家所貴重。實勝於村塾古文遠矣。

九　漢書仿史記之文體

東漢班固。繼其父班彪之業。作漢書一百二十卷。蓋史記終於漢武。自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蓋仿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之名。其文體異於尙書。全仿龍門舊例也。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由漢高以至漢武。凡六世之紀傳。全錄史記原文。亦問有

損益。宋人倪思撰班馬異同。明人許相卿編史漢方駕。皆兩錄原文。互相校勘也。但校勘過密。失於煩瑣耳。史記引左國時有增删。漢書於史記亦然。且有移其先後。或自此篇移入彼篇者。合二書讀之。知遷固著述。各有精神。史記衛霍傳附錄諸將。班氏則各爲專傳。則鄭夾漈譏班氏之盡竊遷書。亦言之過激矣。

十　漢書地理志之文體

漢書十志。爲史記八書所未及者。班固創地理志藝文志也。若五行志則不足論也。已於經學文體中辨之史遷周遊廣覽。非不能作地理志者。必待班氏而始創前例。則後人之法恒密於前人也。班氏漢書乃斷代之史。其地理則上溯禹貢周官者。明前人作史所未有也。秦人分海內爲四十郡。惜蕭何收圖籍後。未嘗撰秦地理志以貽後世也。漢北拓朔方。南幷嶺粵。東收樂浪。西闢燉煌。廣九州爲十三部。班固能詳攷郡縣建置之始。戶口多寡之數。凡秦政舊迹。王莽新名。皆臚列不遺。而名山大川。亦附見於注文焉。侯國領縣。亦從茲例。西漢之世。去戰國未遠。各國遺民。畛域未化。猶自成風气。故班固附論於篇末。蓋欲混同各國之舊俗。傳言郡國利病者可考也。班氏創此文體。可謂特識過人矣。吾獨惜其有地志而無地圖。獨未爲精備焉。國朝汪遠孫之漢書地理志校本全祖望之稽疑錢坫之斠注吳卓信之補注皆專門之絕學不僅爲尋常文字之校釋

也

十一　漢書蓺文志之文體

漢自武帝建藏書之策。成帝時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其子歆繼其事。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蓺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班固刪其要。爲漢書蓺文志。三代之舊籍。凡再見於秦火之後者。咸賴此編以存其目焉。王伯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漢書蓺文志考證十卷。折衷羣言得失之故者。附刻玉海之後。後世七畧之目。變爲經史子集四部。目錄之體。遂一變而不可復矣。鄭樵痛詆班氏。然蓺文畧亦不能不取法於向歆。章實齋校讐通義。所以有宗劉鄭之篇也。抑吾竊有感者。今日執政之臣。凡六部所不及者。不得不增設外部商部。著述之事。今日亦非昔比。吾欲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外。設外部也。

十二　漢書西域傳文體

漢書西域傳最詳實。龍堆以西。葱嶺以東。凡數十國。多史記大宛傳所未及。每國各記其去陽關若干里。去長安若干里。戶口幾何。勝兵幾何。凡其國王之所治。及其道途山川風

俗物產皆臚列焉。雖西域傳實西域志矣。此體與地理志同。非尋常文墨之士。可操其筰傳之才。以作此也。班超投筆萬里外。取封侯印。班氏於西域全勢。無不實驗。故其爲書。足以信其時傳於後。其文體之整潔。尤爲後人所不易及。顏師古注其訓詁。而畧其地名。蓋知其難也。國朝徐松以事戍新疆。著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則得諸身歷也。邇來西域圖考之類。著述日多。推求日密。魏默深龔定菴何願船諸鉅子之後。惟洪文卿攷證尤詳。蓋兼采西文地圖。以資印證也。今天山南北路。猶爲新疆府廳州縣所治。而浩漢愛烏罕。皆見脅於強敵。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相繼畫於境外焉。讀漢書西域傳。重余悲矣。

十三　班昭續成漢書八表幷天文志之文體

班固從竇憲北伐匈奴。登燕然山勒銘而回。故坐憲黨以罪誅。八表天文志皆未成。和帝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賢哉昭也。不僅昌明女學。垂女誡以訓後世也。後世尊之曰曹大家。誠爲文史之大家矣。作史惟紀傳較易。書志甚難。而表譜則尤難。天文志則志之最難也。今日士人皓首窮經。有不辨經星常宿者。何況婦女失學。有終身不識一字者乎。王侯功臣百官公卿等表。雖仿史法記。然昭宣元成哀之事。史公蓋不及見。而有待於後人也。古今人物表。舉書契以來之人物。區分九等。既無漢人。而附於漢書。誠不可解。劉

知幾謂古今人物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則譽之太過鄭夾漈則謂其強立差等他人無此謬也又抑之太過楊升菴亦謂其自亂其體其言最允雖然班昭一女子能知西漢以前人物之多如此後人讀史不熟能舉漢以來人物而立差等乎女學久絕蔡中郎有志續漢書亦陷於董卓黨禍其女文姬才似班昭不克隨其父匍匐渾儀載之篇章而女學之明天算者益尠矣

十四　後漢書紀傳後附論贊之文體

南朝劉宋時范蔚宗撰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別有後漢書論贊五卷後人以論贊散於紀傳之後故劉知幾曰馬遷自序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由此觀之知幾時論贊已附紀傳之後矣夫史記太史公曰云云大抵補紀傳所未及非有意重複自蔚宗作俑唐人史記索隱亦贊以述贊矣蔚宗之書揔爲后紀與帝紀並列而傳中又兼采風俗通抱朴子之文以膽異說實乖正史之體然范氏之先若劉珍之東觀記謝承薛瑩華嶠謝沈袁山

松之書。今並無一存者。必范氏著述博贍過於餘子乎。或范書浮薄近俗。而淺人易入乎。馬班復起。當不謂然。蔚宗蓋有文才而無史才。實爲晉宋諸史導先路矣。

十五　司馬彪續漢書志之文體

隋書經籍志。載司馬彪續後漢書八十三卷。唐書亦同。宋志惟載劉昭補注後漢志三十卷。而彪書不著錄。是宋時僅存其志。故移以補後漢書之闕。今幷入後漢書后紀之後。列傳之前。題曰梁剡令劉昭補幷注。惟劉昭序稱司馬續書。總爲八志。歷律之篇。仍乎洪邕之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之所立。儀祀得諸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彪書既幷入後漢書。其目錄不知爲誰氏所訂。一志分爲數卷。一卷又分列細目。如律歷志上分列律準。候氣。律歷中分列賈逵論歷。永光論歷。延光論歷。漢安論歷。熹平論歷論月蝕。律歷下分列歷法。禮儀志則分列各節各祠。郡國志則分列各州各郡。其餘諸志亦然。其近於繁瑣。爲史法家所議。然作者便於編輯。讀者易於觀覽。厥後司馬溫公通鑑目錄。卽仿此體也。一部廿四史從何處說起。吾欲詳列目錄。以貽初學。則有志而未逮也。宋人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國朝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八卷。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皆當援司馬彪劉昭之例。增入後漢書也。

十六　三國志文體之刱例及正統所在

晉陳壽撰三國志六十五卷。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名則志而體則傳也。今三國志列於正史。而魏蜀正統猶爭持而未決也。朱竹垞作陳壽論曰。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朱氏此論。最爲平允。陳壽生遷國以後。獨刱斯體。不可謂非良史之苦心。彼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特以東晉偏安。藉尊蜀以自尊耳。北宋檢點篡柴氏。則溫公之通鑑帝魏。南宋偏安。則朱子之通鑑綱目又帝蜀焉。嗚呼偏安之國。不能與五胡女眞戰勝於中原。規復禹甸。其文士乃日日著書爭正統焉。與夜郎自大何異乎。彼漢光武唐靈武之中興。雖不爭正統而正統自在也。

十七　裴松之注三國志之刱例

唐顏師古之注漢書。章懷太子賢之注後漢書。皆明原書之詁訓而已。未嘗於原書有所增益也。劉宋時。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乃博考羣編。掇三國軼事。自刱一體。其上三國志注表曰。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

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裴氏之例如此。其所徵引。如獻帝起居注英雄記曹瞞傳之類。今無存焉。讀其文并可攷其事。卓哉裴松。非陳壽之功臣。而陳壽之益友也。晉書以後。紀載日繁。故爲史注者鮮矣。然三國志最闕漏者。莫如表志。國朝洪亮吉三國彊域志。侯康補三國藝文志。洪飴孫補三國職官表。其致力等於裴松。終當收入正史也。

十七　讀史勿爲四史所限

吾論四史文體。吾不甘爲四史所囿也。吾見溺於時文者。爲二帝三王所囿。凡戰國以後帝王。或不辨先後焉。吾見證經義攷史法習古文擷駢雅者。爲兩漢三國所囿。凡兩晉五胡十六國競爭之烈。或不能詳說焉。夫史漢三國之文。信美矣。釆春華而忘秋實。雖能明古訓。識古字。執古義以通羣書。或舉古例以繩諸史之短。曾何貴乎。故依讀史之次第而言。亦先讀四史。然卷帙繁重。皓首靡窮。況揣摩文體者。得其一篇。亦可咿唔數日。是特玩物喪志而已。昔班固贊史遷。不過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今人不求其實。而求其文。雖馬班陳范復生。亦爲責其不類。故論次四史。而極言文士之弊。願學者博攷乎圖史。以成有用之文焉。

第十一篇

諸史文體 此承前篇論四史文體而言

一　晉書文體爲史臣奉勅纂輯之始

晉書首列唐太宗修晉書一篇。劉知幾亦謂貞觀中治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勅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然唐人所撰類書注釋。每稱引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及孫盛習鑿齒檀道鸞之著述。則晉書雖成。固已不愜衆論也。今晉書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總一百三十卷。惟陸機王羲之兩傳論皆稱制曰。蓋太宗親御丹鉛之文也。嗚呼。晉室之衰。皆尙文藝工書法之故耳。唐人因劉元海與高祖淵同名。不敢加貶語。則以爲符瑞焉。是以史臣曰。元海人傑。又曰。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何頌颺若此之甚乎。東晉九分天下而有其二。曾不足三分之一。乃地理志依然若統壹之宇內焉。國朝洪亮吉撰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晉室分崩離析之象。如觀掌上矣。可不懼乎。

二 宋書文體皆因前人之作

宋書百卷。凡帝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齊永明中沈約奉勅撰。今本題曰梁沈約撰。以約仕終於梁。從隋書經籍志之舊也。當時作史者有何承天蘇寶生徐爰之徒。何承天不但明於文史。且習於星歷。惜其年不永。惟紀傳及天文律歷兩志。猶出承天之手。蘇徐以後。大端畢備。沈約不過因人以成事耳。永光以後。不免遷就。以合時君之旨。雖自謂刱立新史。取舍是非。未必皆當。又況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王邵所譏耶。姚察稱其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要非此書定論。其地志於僑置州郡及刱立併省之故。多不詳其年月。亦惟疏略。惟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鐃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則宋書文體之詳贍者也。

三 南齊書文體多諛辭

南齊宗室蕭子顯仕梁。撰南齊書五十九卷。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以故事多附會。辭多溢美。初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劉知幾曰。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爲優長。爲序例之美者。今考此書。良政高逸孝義倖臣諸傳。皆有序。而文學傳獨無敘。殆亦宋以後所殘闕歟。曾鞏則譏其喜自馳騁。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文益下。

洵非誣也。江淹知作志之難。然南齊書志天文。但記災祥。志州郡不著戶口。律歷志則闕焉而不能作。雖有志何足貴乎。況祥瑞五行附會圖讖。幾於以操懿丕炎之行。爲放勳重華之道。魏虜列傳。仿宋書索虜而衍之。肆口相譏。不能深悉其國情。以圖恢復江左。宴安者。不以中原爲事。情見乎辭矣。

四　梁書陳書文體成一家之言

兩漢著作之盛。如司馬氏之談遷。班氏之彪固。皆父子相繼而成也。梁史官姚察。仕於陳。官至吏部尚書。隋高祖問以梁陳之事。因爲書。未就而卒。子思廉能世其學。唐武德貞觀間。詔思廉與魏徵同撰梁書陳書。今本惟題思廉。不及徵。意者徵但領史館而不暇撰述耳。今按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卷。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合三十六卷。惟未作表志。爲其缺憾。不如馬班遠甚。但其排比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虞衆手。編次失倫者矣。姚氏父子。歷事梁陳隋唐四代。律以今制。當傳諸貳臣。然國雖亡。貴臣必不死。夏太史終古之奔商。殷太史高勢之奔周。皆因一代圖籍所在。不忍湮滅也。何可以責姚氏乎。然思察撰陳書。列其父姚察之傳於江總之後。殆雅慕江總之文辭乎。由今日觀之。是猶自投於渾濁也。

五　魏書文體惟官氏志最要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卷北齊魏收撰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收之書爲世詬厲號爲穢史其不足以傳信明矣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之書浩則以直筆嬰大戮其後邢巒崔鴻王遵業溫子昇之流皆有撰述魏收博訪百家包舉一代惟先列傳而後各志次第異於馬班失輕重之序帝紀第一曰序紀由成帝毛以逮昭成帝什翼犍凡二十七世仿史記爲之惟塞外傳聞歧異無徵不信耳其官氏志言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其後往往易朔漠之姓爲漢族舊姓其姓之至今未改者一尉遲氏而已讀魏書官氏志令人悚然於他族偪處之懼矣釋老一志亦爲魏收所創猶史記之封禪書乎然終不宜溷之正史也隋魏澹後魏書惟存太宗紀一篇唐張太素後魏書惟存天象志二卷魏收亡此二篇後人乃取他書以補之也

六　北齊書文體自成一家規模獨隘

北齊書帝紀八列傳四十二共五十卷唐李百藥奉勅撰蓋承其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猶姚思廉之繼姚察也北齊立國本淺文宣以後綱紀廢壞兵事劇擾既不及後魏之整飭疆圉又不及後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爲國者亦鮮始終貞亮之士均無奇功偉節資

史筆之發揮觀儒林文苑傳敘去其已見魏書及見周書者寥寥數人聊以取盈卷帙而已是其文章之萎靡節目之叢脞固由於史材史學不及古人要亦其時爲之也一代興亡當有專史典章沿革政治得失人材優劣於是乎徵焉未始非後來之鑒也

七 周書文體欲復古而未能

北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卷唐貞觀中令狐德棻建議修梁陳周齊隋五史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共修之當周隋時柳虯牛宏各有撰述德棻多因循舊說今本殘闕甚多多取北史以補之劉知幾於令狐之書多貶辭謂宇文開國之初事由蘇綽軍國詞令皆準尙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此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惟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室一代之史多非實錄云云然知幾論史不知文質因時紀載從實周代既文章爾雅仿古製言自不能易彼古文改從儷偶知幾之文多習駢語故不以令狐爲然也吾獨譏令狐於周室一代典章及仿周禮六官府兵之制之類不能區爲志乘使後人有所稽考則令狐之失不能諱也

八 隋書文體明備十志尤稱精審

隋書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皆署唐魏徵等奉勅撰志三十卷介於紀傳之間皆署長孫

無忌等撰。據劉知幾史通。撰紀傳者爲顏師古孔穎達。撰志者爲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按貞觀三年詔修隋史十五年又詔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故隋書十志皆不以隋代爲限。梁陳周齊諸書之無志者。可藉此以爲攷證焉。其編入隋書。以隋居五代之末。非專屬隋也。上接魏晉。條理一貫。律曆志出於李淳風之手。如南齊祖冲之減閏分增歲差。其子程暅之復行之于梁代。其後宋景業李業興甄鸞馬顯張賓張胄玄之術。亦附見焉。北齊張子信言日行有人气差。劉焯因以立盈縮躔衰。非淳風不能言其詳也。五行志不類淳風之筆。或云褚遂良所作。（本四庫提要）經籍志述經學源流多舛。然四庫部分。垂爲後世定法。其中所列古籍。多不見於漢書藝文志者。漢以後唐以前之著述。尤賴此備考證焉。兵志之作。又隋以來所未有也。唐書以來。皆沿其例乎。

九　南北史仿史記紀傳之文體

唐顯慶中。李延壽抄撮其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起自魏終於隋。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號曰南北史。初魏書謂南朝曰島夷。宋書謂北朝曰索虜。各內其國。未有折衷。今觀南史本紀中。刪其連綴諸臣事跡。列傳中多刪其詞賦。蓋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浮夸。仍芟削未盡。且累朝之書。勒成通史。

紀傳之外。不能撰爲表志。亦屬闕典。其列傳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則王謝分支。北史則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爲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豈知家傳之體。未便施之國史乎。是不得援史記世家爲例也。劉昶蕭寶寅反復南北之間。二史互見。實不得不然。否則無可位置也。

十 新舊唐書文體之異同

五代石晉時劉昫奉勅撰唐書二百卷。本紀二十。志三十。列傳一百五十。卽舊唐書也。自宋嘉祐後。歐陽修宋祁等重修新書。劉昫舊書遂廢。然舊本恒傳述不絕。學者表昫之長以攻修祁之短者亦不絕。劉昫之書。多因仍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之舊。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長慶以後。史失其官。故多疎舛。昫亦無所因也。新書首進表以曾公亮爲首。書中本紀十。表十五。志五十。題修名。列傳一百五十。題祁名。本以補正劉昫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按新唐書文體之足以上祧史漢者。表之宰相表。以年爲經。宰相三公三師爲緯。朝政得失。一覽可知矣。方鎭表以年爲經。地爲緯。藩臣叛服。一覽可知矣。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稍覺繇衍。然史記以後。世家不作。歐

公復古誠爲卓識亦未可訾議矣

十一　舊五代史文體仿三國志新五代史文體仿史記

宋開寶中薛居正受詔修梁唐晉漢周書是爲舊五代史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故諸臣列傳或云事見某書或云某書有傳蓋梁唐晉漢周各爲一帙而合爲一編如三國志之例是也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上擬龍門皆刋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盡列本紀於前而歷朝家人歷朝不事二姓之臣自爲一類其特異者如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諸傳皆刱例也特識也非薛史所及也唐六臣傳雜傳則近日二臣傳之先聲也薛史世襲列傳僭爲列傳歐史易之曰世家名合於古而意得其平矣薛史尙有禮樂食貨選舉刑法職官諸志歐公一例芟除僅作司天職方二考則不逮薛氏之詳也金章宗廢薛史專用歐史元人因之明人析薛史於永樂大典中乾隆時復輯而出之列於正史焉

十二　宋史文體之繁舛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在一部廿四史中卷帙獨繁元托克托開史局既集成衆手必檢校難周故柯維騏以來多詆其舛誤其總目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

百五十五。然叛臣傳後六卷。皆題曰世家。而總目未之及也。本紀第一行曰。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諱匡允云云。已令讀者不耐讀。强記者不能記矣。大抵宋人尙虛文。元人亦因而錄之。宋之宗室。不逮唐之繁衍。而宗室世系表倍於唐書。儒林列傳之外。更表異爲道學傳。然則道學或薄儒者而不屑爲耶。呂祖謙蔡元定陸九淵又何以不齒於道學耶。文苑傳七卷。北宋已居其六卷。南宋僅周邦彥後一卷而已。循吏傳則南宋無一人也。列傳多載其祖父之名。而無事實。則似誌銘之體。詳官階升轉。又似履歷之牘。然宋人板本風行。宋人著述存於世者較多。核以宋史。事多歧異。然卷帙太多。校勘者亦不能盡舉其失矣。

十三　遼史文體之簡要

遼史一百有六卷。亦由元托克托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遼史不作天文志。而作曆象。最爲特識。而官星之關於推步者。皆可入曆志。彼前史之作天文志者。徒侈禨祥耳。遊幸屬國。雖見於本紀。仍列爲表。部族雖見於營衛志。亦列爲表。頗近於複。然表者取其類聚羣分。一覽而見。便於讀者。又何可廢耶。列傳簡明。故開國元勳耶律曷魯韓延徽之功。其傳不盈一卷。其他傳或寥寥數行耳。天祚以後。遼亡於金。而西

遼耶律大石猶帝制自爲數傳亡於乃蠻。及元滅乃蠻。乃滅夏滅金。元人兼有西域廣土衆民。而遼苞於域內。何以西遼偏安時代之記。曾不及南宋百分之一乎。托克托不旁徵於儌外故也。遼人東通日本。西控波斯西突厥。（今譯土耳其）惟僅得中原東北一隅。不讀遼史。而僅閱俗本綱鑑者。不知遼之全勢盛於金也。厥後金源蒙古。有志於中原。皆造攻自遼。遼失而中原隨之矣。謂予不信。曷取遼金元三史讀之。（厲鶚遼史拾遺攷据亦詳）

十四　金史文體中交聘表最善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亦元托克托撰。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其文體足法於後世者。則交聘表是也。表起於太祖收國元年。以年爲經。以宋夏高麗三國爲緯。迄於金國之亡。凡三卷。當日和戰大局。一覽可知。要言不煩。多切中事理。今日交涉日多。則此體誠不可少也。（近日有錢氏蔡氏兩家所撰交涉表）良史特識。不讓遷固矣。至於歷志則采趙知微之大明歷。而兼考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之大金集禮。而兼考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首敘建國諸官。元元本本。具有條理。食貨志可證宋金互市江浙。以茶易河南之絲。今昔物產迴異。皆足以益人智識。其紀傳之詳畧得宜。猶餘事也。雖有小疵。弗可貶矣。

十五　元史文體多疏舛

元史二百十卷。明洪武二年李善長表進。實宋濂等修之也。卷首有纂元史凡例。謂本紀準兩漢。史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史。列傳準歷代史。惟不作論贊。亦非毫無意例志者也。總日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按明初得元人十三朝實錄。爲紀傳史料。又得虞集經世大典。於元之一代典章粗備。惟初開史局僅八月。重開史局僅六月。以年餘之力。欲盡得元室雄才大略而書之。不可得矣。太祖紀世系。尙不及元朝秘史蒙古源流之詳。太宗憲宗威行西北。震耀歐洲。而本紀所書。不及元史譯文證補之半。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毫無詮釋。必待今日歐亞大通。轉藉俄羅斯文阿剌伯文考證之。洪文卿之書。所以得前人未有也。諸王表但載封號印紐。不言封地大小遠近。亦失其輕重矣。若仿遼金史。尙宜作部族表。屬國表。交聘表。宋濂不能爲也。錢辛楣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皆當收入正史也。列傳中速不台。雪不台。一人歧爲二傳者有之。誠前史所無之巨謬。四法薛齊名。赤老溫獨無傳。不知何意。汪氏輝祖有元史本證。固宋濂諍友也。

十六　明史文體集史裁之大成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經國朝聖祖世宗高宗三朝勅修。雖首命試館臣彭孫遹等五十人。繼而因王鴻緒明史藁增損之。終成於張廷玉之表進。其間後先其事者名臣大儒。蓋以百計。偉矣哉。史之至文也。至於歷志用圖。實出梅文穆公手定。刱前史所未有。且明之大統。出於元之授時。爲中法之最精者。得藉以傳諸不朽焉。某總裁無識。欲去圖存說。以復古體。不亦愚乎。見梅氏叢書赤水遺珍藝文志斷自洪武。雖爲刱體。然劉知幾已言之矣。七卿表亦刱體也。明廢左右丞相。政歸六部。而都察院糾察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刱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明季士大夫之諂附權璫。小民之困於闖獻。皆前古所未有。土司卽古羈縻州。明史列羈縻衛所於兵志。而以土司之隸於各布政使司者。爲土司傳。與內地異。又與敵國異矣。三藩紀載。悉秉大公。死事諸臣。咸予嘉謚。朱明之裔。列爵等於賓恪。此則自有史乘以來所未有也。

十七　編年文體温公通鑑似左氏朱子綱目似公穀

編年之書。自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以後。惟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爲大宗。温公竭十九年之力。正史之外。采雜史二百二十二種。其殘稿在洛陽者盈兩屋。非掇拾删併者所能爲也。同館劉攽劉恕范祖禹皆通儒碩學。非空談心性者。故網羅宏富。體大思精。上起

戰國。下終五代。凡名物訓詁典章制度象緯方輿。皆非夙學不能通。胡三省之注。所以珍重於世也。溫公別爲通鑑考異。通鑑釋例。通鑑目錄。生平精力。固盡用於此矣。朱子因通鑑作綱目。如坐堂皇決功罪。秉筆褒貶。自擬春秋。元明儒者亦以春秋擬之。莽大夫晉徵士。幾爲千古之定論焉。溫公任其難。朱子因其易矣。李燾以來續通鑑者數家。畢秋帆之書出。宋元明之續通鑑者。皆可廢矣。綱目則有金履祥前編。明商輅續編。附於朱子以行焉。觀通鑑事實詳明。如左氏。綱目之例最嚴而事實多疏。則公穀之流亞也。聖祖御批。宸謨獨斷。則麟經以後之特筆也。

十八　三通文體之異同

三通文體。皆通貫古今。爲諸史之緯。政典所在。爲從政者所宜讀。此史學家爲己之學。異於略涉紀傳者。批評文章。泛論事實也。唐杜佑作通典一百卷。長於說禮。其源出於周官。今好古者皆通其書。宋鄭樵作通志。四庫列於別史。然紀傳皆無足觀。惟二十畧最爲簡畧。元初馬端臨作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貫穿前史表志。兼綜羣書。體尤明備。力不足讀全史者。讀溫公通鑑。及馬氏通考。亦足以通古今矣。乾隆三十二年。勅撰續三通。皇朝三通。雖各有體要。仍不免重規疊矩。近人多讀文獻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大端已可概

見。樂簡易者又爲三通考輯要以便觀覽焉。古人讀書有提要鉤元之法。則輯要又何以非薄耶。若時務通考之類。則風斯下矣。

第十二篇

漢魏文體 爲史以時代爲次詳經世之文而略於詞賦惟文學史例錄全文講義限於卷幅不能備錄

一 賈山至言爲上皇帝書之瓶體

漢高帝時。元勳如蕭何張良。文學如隨何陸賈。皆未有言事之書疏著於世。施及孝文。穎川人賈山始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喩。名曰至言。宋儒眞西山文章正宗所以稱爲漢高以來所未有也。王伯厚曰。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於晁錯。明人唐荆川乃言其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气而不用繩墨。今觀其閎論切喩。波瀾層出。筆力所至。自成法度。於直言極諫之中。有溫和縣密之气。西漢文繼戰國策後。一變其囂張譎辯。歸於純正。所以開一代之風氣也。其言甚長。其最要者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嗚呼。誠杜漸防微之名論。邦有道之危言也。

二　賈誼陳政事疏之文體爲後世宗

漢文帝時。雒陽才子賈誼爲博士。時年二十餘。超遷大中大夫。將更定制度。絳灌害其能。以爲長沙王傅。又爲梁王傅。王死。誼亦自傷死。誼之文最著者爲過秦論。司馬遷班固皆取其文爲論贊。近日桐城派之古文辭類纂。陽湖之駢體文鈔。皆錄其文。誠古今所共賞。稱美者無異辭焉。然過秦論在當時亦成陳迹。惟陳政事疏。因匈奴侵邊。諸侯僭擬。欲匡建大畧。所云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何深切之至乎。誼之天姿極高。議論極偉。其大計在遏亂萌而厚風俗。文帝雖不能用。然誼之身後。漢有變故。仍賴其遺策以圖治安。五千餘言。痛切詳盡。爲古今敢言之士所宗。宋儒張栻譏其激發暴露。少年英銳之氣未除。不知賈生之所獨爲千古者。有此英銳之氣耳。南宋偏安。安得有此英銳之氣乎。賈生鵩鳥賦弔屈原文。則詞賦家所重也。（誼之曾孫捐之請棄珠崖對蘇東坡謂其言施之當時則可漢末至五代中國避難之人多家於此豈可復棄故舉以爲棄地者戒）

三　鼂錯言備邊諸書文體近似管子孫武子

潁川鼂錯於漢文帝時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數上書言事。景帝時爲御史大夫。建議削諸侯地。吳楚反。被誅。其上言兵事書。唐荆川推許其文最古。似孫武子。今讀其文如云臨

勝之威。民氣百倍。又云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皆深明利弊之語。錯又臚舉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而兢兢於兵凶戰危之戒。非孔子所謂臨事而懼者乎。錯又有請募民實塞奏。能以秦爲鑒。又有請立邊民什伍法奏。則合於管子之制焉。鼂錯誠奇士也。能兼通法家兵家之長而致用矣。惜貴粟一奏。令入粟者得以拜爵除罪。流弊至今。而捐實官捐開復者。視官途若商市焉。不得不歸咎鼂錯之作俑矣。

四　枚乘七發與諫吳王書文體畧同

曹子建謂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今讀文選枚乘七發八首。說七事以啓發太子。猶楚辭七諫之流也。枚叔以淮陰少年。爲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濞謀爲逆。乘奏書諫。及吳滅。由是知者。召拜宏農大守。病免。武帝卽位。以蒲輪徵之。道卒。林希元論其諫吳王書曰。此書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喩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意態橫生。眞古之善言者。傅甲按七發詞藻雖繁。而旨歸最正。抗言讜論。窮極精微。七發之卒章曰。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之至言妙道也。由此觀之。枚乘蓋明算而學於孔孟者也。其學如此。其博。其識

如此其通。後人僅以文士目之。烏足以知枚叔乎。

五　董仲舒明經術文體為策對正宗

西漢有大儒焉。曰董仲舒。治公羊氏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首對言天人相與之際。求王道於春正。蓋承天意以從事也。次對言必稱堯舜。其旨在興太學。求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可得矣。三對言諸子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董子之力也。劉向謂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班固謂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朱子於漢儒少許可。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引之以證中庸焉。

六　淮南子文體似呂覽

漢高帝子淮南厲王長以反徙嚴道死。文帝感民間尺繒升粟之歌。使其子安襲封。安好書。天下方術之士。咸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曰鴻烈。是為淮南子。後以逆謀自殺。

其書之旨似老子。其書之體似呂覽。大抵取周秦舊籍。掇拾排纂。如天文訓地形訓之類。皆宋人事類賦八面鋒所師資也。非果能通達天地也。淮南之學。既出於老氏。故武帝建元六年。遣王恢韓安國將兵擊閩越。安上書切諫。爲後世文臣不勤遠略者所藉口。然漢武卒定閩越者。不爲辨言所惑也。然其文之明切雅健。則不易及。其書或出於門下遊士所捉刀。亦不可知。蓋文士之文各有面目。而富貴中人所爲文。多由於代擬。其文之本來面目。不可得見矣。

七　漢武帝時文學之盛

漢武帝時。武功耀海寓。臨安菑嚴安主父偃。無終徐樂。俱上書言世務。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六卿之重。隱然有漢末割據之慮。徐樂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造語尤奇警。主父偃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爲諫伐匈奴。三書體格不同。意則吻合。史傳備錄其文。非以其切於吳乎。至於滑稽之士。亦多進讜言。若司馬相如之諫獵疏。東方朔之諫起上林苑書。謇謇諤諤。能因事幾諫。亦茂陵文德之佐助也。世人徒采其客難之文。子虛之賦。是棄秋實而采春華矣。蘇武李陵。或生還。或生降。其文辭皆蕭蕭有塞士音。至今傳誦不絕焉。枚臯吾邱壽王之流。以文采見重

於時者。尤不勝僂指數。龍門一史。傳信千古。亦躬逢建武之盛焉。其文體已詳前篇。茲不再贅。

八　漢宣帝時書疏之文體

漢武帝晚年。託孤子於不學無術之霍光。蓋知浮華之文士。不可以任大事也。昌邑王入承大統。動作亡節。王吉諫疏切直。其旨同於伊訓說命。其辭亦可與相如並驅。宣帝時外戚許史貴寵。王吉亦上書言得失焉。是時路溫舒之上德緩刑書。魏相之諫伐匈奴書。皆經世之名言也。趙充國好學兵法。而所上屯田三奏。罷兵留屯。爲經久之計。以待先零之敝。老成謀國之忠智。於此可見。其文亦彷彿孫吳。西漢文士。莫能道也。及諸羌降散。振旅而還。勳業炳於青史焉。張敞治春秋者也。上霍氏封事。則援仲尼之譏世卿。劾黃霸奏。則類春秋之責賢者。敞上書入穀贖罪。則爲蕭望之之議所格。大抵漢文之純厚者。無不本之於經術。昭明文選。於此多畧而不采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語多絢爛。自是斧藻潤色之文。林希元曰。此世道所由泰也。傅甲亦曰。此漢之所由衰也。文體卑矣。楊惲報孫會宗書。以誹謗棄市。文字之獄。於此起焉。嗚呼。漢之德衰矣。

九　元成哀平之文體匡衡劉向劉歆揚雄爲大宗

元帝之初。聞貢禹明經潔行。徵爲諫大夫。禹因事進言。若循古節儉奏。言風俗書。皆純粹而明密。元帝好儒行。能用匡衡爲相。所上政治得失疏。治性正家疏。皆如宋人譚理之語。成帝卽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上納其言。匡衡不旌甘延壽陳湯矯制之功。谷永杜欽耿育皆上書訟之。劉向上疏請封。識過於衡遠矣。成帝無嗣。政由王氏。劉向極論外家封事。其言激切。讀之令人酸鼻。翼奉之應直言封事。梅福之言王氏書。哀帝由藩國嗣統。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師丹之議。得禮經本旨。其言不用。故後世濮議與獻議。紛如聚訟。且與大獄也。王嘉鮑宣。極論董賢之幸。哀帝亦不之省。漢之朝政如此。何異於桀紂幽厲之時耶。揚雄劉歆爲西漢之末。文章大宗。雄之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幾欲自聖於宣聖之後。劇秦美新。千秋遺臭。或因莽謙恭下士而失身耶。劉歆爲向之哲子。漢之宗室。領校秘書。乃爲莽之國師。孔光爲闕里聖裔。亦附莽焉。可謂人心盡死矣。文學雖盛。未足道也。哀平之際。文有實用者。僅賈讓治河三策耳。其餘無足道也。

十　光武君臣長於交涉之文體是以中興

光武御製之文。勅馮異報隗囂手書。賜竇融璽書。與公孫述書。觀其駕馭英才之略。周旋列强之際。廟算明遠。交際文牘之最優者也。讀竇融責讓隗囂書。見事勇决。措辭英敏。馬

援與隗囂將楊廣書。婉語周詳。陳義懇切。朱浮與彭寵書。諭以大義。動以利害。雄快勁直。聳然可聽。班彪乞優答北匈奴奏。則深沈有大略。不愧爲應變之才矣。光武既明於外交之道。和戰之機宜。又得諸賢以佐助之。其致中興也宜矣。其內治之整飭。如桓譚之上時政疏。杜林論增科疏。張純正昭穆疏。鄭興日食疏。大旨重本抑末。尊祖敬天。其文皆澤以經術。有淵古之色。亦見中興之气象矣。

十一　明章以後之文體

明帝因獲寶鼎。下詔禁章奏浮辭。故東漢盛時。文體皆質實純厚。章帝時第五倫論竇氏書。防微杜漸。深切著明。其勸成風德疏。文亦簡切。韋彪置官選職疏。明於大體。不矜小慧。孔僖上章帝自訟書。則直詞不撓。學識不愧爲聖裔。何敞諫用竇氏疏。雖昌言無諱。然意在保全貴戚。非抨擊也。徐防五經章句疏。力矯諸儒私家意見。尤爲漢儒所難。和帝時魯恭諫盛夏斷獄疏。循吏之文。仁言利溥。恭弟丕經術疏。文亦渾樸。崔駰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齊名。崔駰誡竇憲書。交淺言深。忠告懇至。其子瑗孫寔皆能世其學焉。安帝時樊準勸興儒學疏。陳忠論喪服書。皆典質不飾。翟酺諫外戚疏之明切。虞詡請復三郡書之精警。左雄上順帝陳吏事疏。洞悉利弊。郎顗上災異封事。造語精核。不見其緐縟。順帝時李

固之災異策對。其切直亦似之。終見殺於梁冀。沖質之間。梁石臨朝。皇甫規對策。披瀝直陳。亦足見東漢之氣節焉。

十二　張衡天象賦兩京賦文體之淵博

兩漢作賦之才。幾於斗量車載。求其通天緯地之文。兼制器尚象之巧者。張平子一人而已。其天象賦。識過於楊子雲。其兩京賦。才埒於班孟堅。衡多學術。安帝雅聞其名。公車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衡乃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復造候風地動儀。施關發機。驗隴西地震。其時不爽。世人皆服其妙。作賦乃其餘事也。崔瑗撰衡之碑文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豈溢美哉。後世盛稱平子之賦。而不究平子之學。唐初王勃之流。所賦天象。已不逮茲。下此則徵引事類。而未窺懸象。無異扣槃捫燭。以爲日曜矣。國朝阮文達公擬平子天象賦。蔚爲鉅製。公固深明疇人之術者矣。（日本多地動因祀張衡近人有謂平子地動儀即西人地動日靜之說者則附會矣地球繞日中國舊所謂地有四游是也）

十三　馬融鄭康成經學家之文體

西漢儒林。自丁寬施讐孟喜梁邱賀以至房鳳。凡二十有五人。惟韓嬰之外傳。文體自成一子。東漢儒林。自劉昆洼丹以至蔡元。凡四十有二人。其文體亦無從攷論。惟馬鄭二子。

卓然爲經生之巨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所上廣成頌。東巡頌。淵然爲淸廟明堂之品。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詩。凡二十一篇。融善鼓琴。好吹笛。高堂絳帳。侈麗自逸。已闕魏晉文士浮豔之習。失身梁冀。爲莊士所羞稱。鄭君文采。不逮其師。而質實勝之。隱居著述。號爲純儒。迄今詩禮之學。皆以鄭君爲歸。康成詩譜序論風雅之正。及懿王夷王以下。變風變雅。嗟哉。鄭司農蓋太息痛恨於桓靈也。詩譜編年。鄭君有春秋之意焉。傷世亂也。

十四　漢末黨錮諸賢之文體

漢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人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自甘陵周福。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宗資岑晊。起自椽吏。權埒太守。是時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爲天下模楷。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一時文體丕變。無不勁爽峭直。發揚蹈厲。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術士張成。以風角交通宦官。乃誣李膺養大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二百餘。因竇武之請。赦歸田里。禁錮終身。然海內希風。共相標榜。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自擬於八元八愷。

及陳蕃竇武誅宦官曹節。不克而死。厥後有司希宦寺意旨。因張儉重興大獄。其能免於死者惟郭泰一人耳。郭泰聞黨人之死。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唐之清流。宋之僞學。明之東林。何不幸於亡國之秋。摧殘士類也。

十五　蔡邕中郎集多碑誌爲諛墓之始

集之名始於東漢。荀況存於今者。蔡中郎集最著。王深寧曰。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墓銘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今觀其司徒文烈侯楊公碑。多引典謨成語。蒼勁高潔。非若晉宋以下之棊鋪藻飾也。邕之立朝。上靈帝封事。諫伐鮮卑議。並湛深經術。通達時務。絕似西漢之文。不幸才名爲董卓所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誅。坐中一歎。即下獄論死。雖欲廣東觀之十意。王允已不欲佞臣執筆矣。今蔡中郎集外。惟獨斷自成一子。宋元以來。劄記之體。殆仿於是歟。

十六　曹魏父子兄弟及建安七子之文體

漢之將亡。詞人才子如孔融禰衡陳琳應劭之流。或見挫於曹操。或依違於袁紹。莫能自立。操破袁氏。一時才士。荀彧賈詡等。皆爲之用。操有文武才。把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英雄也。其卒章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魏武之權術。見乎詞矣。其子文帝丕著典論。競競爲賤寸璧而重寸陰。其於學亦可謂勤矣。丕弟陳思王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其存問親戚疏。陳審舉疏。皆情辭懇切。惟以雄雋之筆。寫激楚之情。風格遂與兩漢頓殊矣。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並驅鄴下。建安猶漢之年號也。孔北海而外。自陳孔璋以下六子。皆入於魏矣。喪亂流離。音節哀變。繁欽以後。文體漸靡。嵇康阮籍以後。文體亦放恣少法度。而曹社墟矣。

十七　諸葛武侯出師表之文體

蜀漢昭烈帝備。當漢祚已移。擁梁益一隅。稱尊號。規模未備。文物無足稱。後世史臣。每尊蜀漢爲正統者。則因武侯出師表而重也。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皆儒者純粹之精語。後出師表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害。非所逆覩。非社稷之臣。而能若是乎。武侯自知才弱敵强。惟不安於坐以待亡。故冒險進取。光明磊落。可揭以告萬世。孔明將沒。自表後主。言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嗚呼。此其所以爲孔明歟。魏臣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璋。各有書與孔明。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孔明不報。書作正議。其大義昭於天日矣。彼魏之文士。能不聞而汗

下平。

十八　孫吳文體質實非晉宋以後可及

江左六朝。建國金陵。阻長江爲天塹。自孫氏始。孫堅蓋孫武之後。其子策始有江左。皆轉戰無前。驍健尙武。策始用文士張紘。爲書絕袁術。孫權襲父兄之業。稱帝號。其文筆古雅。賚諸葛瑾之詔。讓孫皎之書。所見皆卓爾不羣。其子孫休繼立爲景帝。其答張布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備。所見不少也。由此觀之。南朝天子好讀書。孫氏實啓之矣。虞翻諫獵書之簡要。駱統理張溫表之詳暢。諸葛恪與丞相陸遜書上孫奮牋之明敏條達。吳人文之可傳者也。吳楚多才。如嚴畯之好說文。闞澤陸績之善歷數。薛綜滑稽。出口成文。亦西蜀秦宓之流亞也。周瑜傳中。諫以荆州資劉備疏。薦魯肅疏。皆非完璧。而雄直之气。畧可見也。吳之末造。賀邵諫孫皓書。韋曜之博奕論。華覈請救蜀表。漸近偶儷。亦皆質而不俚。足以自競於漢魏之閒。孰謂南朝文士柔弱乎。

第十三篇

南北朝至隋文體

此篇承上篇而言前篇終於蜀吳附於漢魏者也此篇託始西晉總攝南北者也

一　西晉統壹蜀吳之文體

蜀紹漢統．文體純正．諸葛出師表．理之至正者也．忠臣之文也．蜀既亡．司馬氏篡魏．徵蜀之遺臣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作陳情表．情之至正者也．孝子之文也．吳都陸遜及其子抗．有大勳於江表．孫皓失國．抗之子機作辨亡論二篇．其文奇偉雄麗．爲六朝所祖．其弟雲才名與之並驅．號爲二陸。焉晉室統一之功．成於羊祜杜預．皆儒將也．祜之讓開府表．上平吳疏．一則見大臣之度量。一則見大臣之幹濟．預之考課略．具見其黜陟之明．春秋左氏傳序．具見其褒貶之允．故其用兵能信賞必罰．以立功業．其文亦無媿於漢魏．焉中原人士．如中牟潘岳潘尼叔姪．猶不過文賦之才耳．陳留江統．靜默有遠志．欲杜四夷亂萌．作徙戎論．昭明文選不收此論．近世選古文者亦不收此論．可謂無識．西晉文士傳元阮籍嵇康張載張協左思向秀劉伶謝鯤畢卓郭象皇甫謐摯虞東晳．其文亦見重於世．皆未若江統之文．關係民族興衰．可爲萬世烱鑒．至於郭璞之奇博．葛洪之通達．所著之書．自成一子．固足頡頏乎衰周諸子矣．

二　東晉播遷江左之文體

西晉末母后諸王訌於朝．匈奴羌羯起於野．懷愍再辱．關洛爲墟．琅琊王睿稱制江左．劉

琨令溫嶠上勸進表。辭氣慷慨。猶見中原文體。干寶晉紀總論。頗仿班固前漢書之意。未嘗不以光武期琅琊也。庾亮爲明帝椒房之親。雅負朝望。其讓中書監表。眞誠謙退。不但平日吐屬風流也。荀崧請立博士疏。深明經術。范甯罪王何論。痛斥清談。東晉文之近古者也。蔡謨止庾亮北伐議。王羲之止殷浩再舉北伐書。其言果近於老成持重乎。庾亮殷浩非將才。不可謂非有志之士矣。蔡謨王羲之則譙周仇國論之類也。羲之宴蘭亭觴詠風雅。然非其時也。桓溫北征。志吞胡虜。漢族之英雄也。欲還都洛陽。以圖中興。而北士蕭條。人情疑畏。孫綽諫移都洛陽疏。亦不過忘祖宗之根本。畏戎狄而欲遠避之耳。何足與言大計哉。光武中興而親追銅馬。肅宗中興則收復兩京。事未有不危而克濟者也。江左偏安則安矣。中原淪陷之大耻。若之何其忘之。

三　五胡仿中國之文體之關係

兩漢之盛。匈奴人未有能通漢文識漢制知漢地險夷漢民情性者。然匈奴尚漢之宗室女。其子孫遂冒姓劉氏。魏武分匈奴爲五部。而劉豹爲之長。豹之子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不知

者。固君子之所耻也。嗚呼。淵雖異族。亦人傑哉。石勒之用張賓。慕容廆之用裴嶷。苻堅之用王猛。姚萇之用尹緯。皆以中國人制中國人也。羌羯種人。舊無文字。不得不因中國之文而用之。而中國文士。或爲之效奔走焉。彼夷人既通中國之情。而中國人又爲之用。固不難制中國之命於掌握中矣。嗚呼。中國能自强。夷人雖通中國之文。不過爲藩屬耳。不自强。則草澤不識字者。揭竿起其鋒鏑之禍。亦無殊於戎狄也。

四　晉徵士陶潛文體之澹遠

東晉蘇峻之亂。陶侃有再造之功。與王導謝安。後先輝映。晉之亡也。王謝子孫。覥顏異姓。不以爲羞。其爲文亦繁縟卑靡。侃之曾孫潛。少有高趣。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所謂不慕榮利者。先生蓋自得之矣。[illegible][illegible]令不爲五斗米折腰。先生之託辭也。猶孔子燔肉不至之意乎。作歸去來辭。息交。絕游。先生不欲與篡竊之臣爲伍也。桃花源記。自擬於避秦。亦先生之寓言也。所著文章。於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下。唯云甲子而已。潔身不仕。壽考令終。其志則夷齊之志也。自祭文達觀世界。得老莊之旨趣。其詩賦亦閑雅澹遠。如鶴鳴於九皐之上。下視六朝纖麗之文。不啻山雞舞鏡矣。歐陽修論文。於六代少許可。獨推重靖節。朱子綱目。不錄文人。於晉徵士。特褒美焉。嗚呼先生。其不媿古之逸民。

五　蘇蕙璇璣迴文之體

晉書列女傳載符堅秦州刺史竇滔有罪被徙流沙其妻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江淹別賦已引用其事故古今傳爲佳話詩序稱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東觀餘論謂其圖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於句讀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康萬民更得四千二百六首後人但求輾轉鉤連協韻成句不問其義之如何失若蘭本意矣武功縣志首列迴文圖大爲章實齋所譏蓋縣志之體最重地圖作志者無才識不重地輿而重人物卽章實齋所論亦重文章而略於圖繪武功以蘇蕙圖冠首固爲失體然關雎鵲巢何嘗不爲周南召南冠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婦人具敵愾之氣者有幾人乎蘇蕙之文自成一體想見五胡之亂周南之女學未絕焉亦奇女子矣

六　南朝宋室顏謝鮑三家之文體

宋高祖劉裕一武夫耳鎭京口時與太學博士臧燾書所言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可謂知本之言文亦淸越可誦或者傳亮何尙之所捉刀耶後人論宋之元

嘉文者。彌尙藻飾。謝靈運之興會標舉。顏延年之體裁明密。遂足以騰聲一世。靈運爲謝元之孫。襲封康樂公。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皆有才而輕薄者也。謝莊讀左氏春秋。分國爲圖。亦留心經世之務矣。袁淑僅見其賦。而歎以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曾不思並驅中原。文士雖夸氣已餒矣。雪賦月賦。皆不足以言天地之至文也。蓋自東晉之時。謝家已多韻事。道韞柳絮因風之句。實開宮闈近體之端。鮑明遠蕪城賦。以驅邁蒼涼之氣。寫驚心動魄之詞。鮑參軍集十卷。猶存於世。其妹令暉。亦有香茗集行世。今已不傳。明遠之才。洵足方駕顏謝矣。

七　南齊永明體之纖麗祖沖之精實

南朝王謝爲鉅室。蕭齊永明之際。王融謝朓。並以才名噪一世。王融求自試。啓上北伐疏。雖文體已成駢偶。而雄直之氣。溢於篇章。苟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未易限。謝朓文章清麗。過於王融。朓辭新安王中書記室牋。敬皇后哀策文。傳誦於世。朓官至尙書吏部郎。被誅。然詩人皆以謝宣城稱之。則以其爲宣城太守時。吟詠最盛耳。孔稚圭北山移文。於聲偶之中。發揮奇思逸趣。雕章琢句。六朝文辭之眞面目。備於是矣。北朝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稚圭乃上疏主和。不思自奮。其視王融何遠哉。南齊書文學傳。邱靈鞠。蜚?

祿無所長祖沖之更造新法所上表文則一代鉅製也其言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氂心窮籌筴於古歷疎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會者咸攷測而求合焉沖之善製器因風水施機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試之於新亭江世之文人慕王謝之纖麗不務沖之精實此中國文學所以每下愈況矣

八　蕭梁諸帝皆能文

六朝之文自蕭梁而極盛梁武帝微時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時流名輩咸推許焉齊之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武帝與焉武帝受齊禪後禁祝史祈福詔仿古人責躬之義文亦簡古所謂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即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意也與謝朏勑與何點詔徵何胤手詔尙賢之雅勤懇之情形於簡牘同泰捨身則英雄晚年之耄憒也簡文帝工於牋銘小品所謂詩賦纏綿流麗未免失之輕豔哀思之音遂移風俗方自擬於文景乃屈辱如懷愍焉元帝起自湘東王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與裴子野劉顯爲布衣交口誦六經心通百氏適足以益其驕矜不旋踵而禍至矣讀梁書本紀武帝以下著述各數百卷文集或百卷或五十卷輕萬幾以事虛文梁之亡豈亡於敬帝方智乎武帝簡文帝元帝皆及其身而滅亡矣

九　昭明文選爲總集之體

魏晉後，主文士日盛，文集日繁，摯虞文章流別，始分體編錄，爲總集之始，其書今不傳，宋以前摯氏書未亡時，傳習亦不如文選之盛，蓋總集之體，至文選而始備也，別集祇一人之著述，其成書也易，總集萃歷代之著述，其成書也難，至於采擷菁華，刪除蕪薉，非有大識力，必不足以鑒別去取，更如零章殘什，不足以自存，亦賴總集以傳諸不朽，方隋唐詞章最盛時，昭明太子蕭統之文選，幾與六經並驅，唐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爲之作註，精實博大，無一字無來歷，開元中，工部侍郎呂延祚復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註，表進於朝，詆善之短，後人備摘其竊據善註，巧爲顚倒，力辨五臣之誣，南宋，五臣註與善註合刻，是爲六臣注，今是非久已論定，李善注遂通行於世，

十　劉勰文心雕龍爲論文之體

文章詔於虞夏，盛於周秦，繇於漢魏，渾渾灝灝，無法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成一書，傳習至今者，斷自文心雕龍始，劉勰身歷齊梁兩朝，正文學蔚興之際，其書實成於齊代，署曰梁通事舍人劉勰撰，則後人所追題也，原道以下二十五篇，皆論文章之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則論文章之工拙，學者由此討論瑕

瑜．別裁眞僞．博參廣攷．亦有裨於文章．宋史藝文志有辛處信文心雕龍註十卷．其書不傳．明梅慶生註．粗具梗概．多所未備．國朝黃叔琳輯註最善．今有通行本．至於任昉所集秦漢以來詩賦騷詞．凡八十五題．爲文章緣起．似爲後人所僞託．故稱述者亦鮮矣．

十一　鍾嶸詩品捌詩話之文體

梁鍾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名．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下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漁洋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於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於附會耳．史稱嶸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之詩不過中人．未爲排抑也．厥後唐人孟棨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世愈近．詩話愈緐．賦話詞話制藝叢話楹聯叢話．皆由此體而踵起焉．西國文學史之外．有科學史．（近譯西國天算源流攷化學源流攷皆是也）中國作史之才．苟充其詩話之量．作科學史．不亦善乎．章實齋論著述．極詆詩話．亦見當日袁枚放蕩時．藉詩話爲獻諛弋利之具耳．

十二 蕭梁文士之盛文體之縟

周衰文盛。南朝衰而文益盛。蕭梁一代君臣。皆浮華之士也。曹景宗凱旋。以險韻競巧。韋叡臨陣。以儒服治軍。二子雖戰勝北人。不過保守疆圉而已。其不能恢復中原者。江左文弱之習所囿也。同時元勳。如范雲機警。所爲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沈約該洽。博通羣籍。精於四聲。竭雲約之才。締成梁武之篡謀焉。江淹任昉辭藻壯麗。觀文選所收。知其才名已震於當世。至若彭城到溉。吳興邱遲。東海王僧儒。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秀也。何遜劉孝倬齊名。元帝則著論論之。其見重如此。周興嗣於當時未能比肩於諸也。其所撰千字文。乃爲後世童蒙所傳誦。官塲商市編號之字。恒用之以爲次第焉。蓋周興嗣之質實。猶勝於江沈之浮藻也。

十三 徐陵玉臺新詠叛詩選之體

孔子删詩。其選詩之始乎。聖人將以別貞淫。移風俗也。歷秦漢魏晋。其風詩往往合於雅頌之遺。然未有删採以爲總集者。玉臺新詠因選錄豔歌而作。其旨與聖人背馳。方梁簡文爲太子時。好此體。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厥後徐陵入陳。爲尙書左僕射。故今人以徐陵爲陳人耳。陵與庾信齊名。徐庾二家。造六朝

駢偶之極境。庾信為梁元帝守朱雀桁。望敵先奔。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人尤不足重。哀江南賦。曾何益乎。王通中說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嗚呼。江東危弱之秋。至陳後主益淫放無度。目侈紅紫。心隨鄭衞。江總之徒。號為狎客。玉樹後庭之樂。春江花月夜之曲。遂傳為亡國之音。而南朝之局終矣。

十四 北魏文體近於樸質

拓拔氏為北部雄長。初無文字。道武帝乘後燕之衰。蠶食幷冀。及大武帝纂。辟召賢良。詔辭平粹。再傳至孝文帝宏。其條禁決獄。免租求直言諸詔。皆刋華存實。語樸而摯。北魏諸臣。如元暉論御史廵行疏。清言可誦。張普惠與任城王澄奏記。經術紛綸。韓麒麟陳時事表。及其子韓顯宗上時事書。皆切於事理。而文則超然入古。孫惠蔚請收校典籍表。言似緩而實切。崔光答宣武帝雞異表。則明切無浮響。立說亦鑿鑿動人。甄琛請弛鹽禁表。則以實心行實政者也。邢巒再上伐梁表。洞晰利害。其規度如聚米畫沙。高謙之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足使豪貴斂手。亦為政要務也。然北魏一代。文之有實用者。莫善於高允之言天。闞駰之志地。至於文苑傳袁躍裴敬憲之流。無足稱述。溫子昇受學於崔靈恩。乃能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然謂其淩顏轢謝。含任吐沈。則北人自夸之詞也。揚遵彥作文德論。

以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亦可以見北人風氣之尙德也雖然三子之德鮮也

十五　北齊文體顏之推出入釋家

北魏分東西二國高齊受東魏之禪邢邵以國子祭酒授特進邵博覽墳籍凡禮儀典故之文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初與溫子昇齊名爲溫邢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子昇死後方稱邢魏此外文苑傳所列若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之徒其文章著於當時不重於後世沒世而名不稱也顏之推爲文學傳之殿其家訓二十篇今傳於世本傳載其觀我生賦文致淸遠其意則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家訓自成一子深明世故人情而文之以經訓故唐宋藝文志列之儒家然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旨而所言字畫音訓典故文藝實開後世訓子弟之常談其垂戒終不出釋氏也

十六　北周蘇綽六條詔書文體之復古

周太祖宇文泰爲西魏丞相欲革易時政爲彊國富民之法蘇綽贊成其事幷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詔書六條奏行之一治心身二敦敎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

賦役。文氣疏達。絕無雕飾。實足超軼六朝。本王道立說。重農務本。矜愼刑法。整頓征稅。皆粹然有儒者氣象。蓋駢偶至南陳爲極則。而復古之文。卽萌芽於北朝。駢文多飾詞。而古文則率眞以達意。蓋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命蘇綽倣尚書撰大誥。自是以後。文筆皆依此體。宇文建國號後周。故遵周制。其文固不愧古人。惟力行則未至耳。蘇綽之文。雖不足上擬賈董。實足爲盛唐韓柳之先驅。庾信聘於周。不遣因仕於周。官至開府。庾信之文。雖極浮豔。入周以後。乃歛才就範。華實相扶。故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則一世之風氣變。一人之文體亦變矣。

十七　隋李諤論文體書之復古

隋之初葉。高帝尙質。不媚詞章。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尙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乃上書論文體。所謂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矜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涂既開。愛尙之情愈篤。諤之書。其言如此。不獨於文敎有裨。且可挽澆風而歸之純厚。諤又云。未窺六甲。先製五言。尤後世之通弊。蓋甲子出於歷志。不明歷數。則記事前後參差。於古今大局。終屬惝恍也。卓哉李諤。蓋深知文體之要矣。詞人典故。

多屬借用。移步換形。張冠李戴。所記不過瑣瑣細事。而懵於大體。李謂欲盡使之鑽仰墳素。棄絕華綺。其識亦卓矣哉。

十八.隋王通中說之文體

周隋文體。競復古。王通講藝龍門。乃撰中說。以擬論語。是爲文中子。隋書及新舊唐書皆無王通傳。故學者多疑其僞。宋人講學。則以文中子爲荀楊以後之大儒。雖尊之過當。然其言王道禮樂。實爲二宋語錄之濫觴。朱氏無邪堂答問謂其事迹散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及徵之唐初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之言。豈得謂文中子爲子虛烏有耶。朱竹垞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相譏。不亦過乎。文中子牴牾雜亂。證以正史。顯而易見。然周秦諸子。自相牴牾處甚多。何獨於文中子而疑之。隋煬帝時。文體又趨浮豔。經術棄而不講。王通乃取論語及詩書春秋。字摹句倣。亦賢矣哉。其孫王勃。有文藝而無器識。不能希乃祖家風。以起八代之衰。而以摹倣徐庾爲事。則南北朝駢雅之尾閭也。南人以文弱。北人以質勝。南北統壹。而後文質彬彬焉。文體之變。可以覘世運之變矣。

第十四篇

唐宋至今文體

一 總論古文之體裁名義

古文者。漢人稱倉籀篆文之謂也。凡龍鳳之書。蝌蚪之字。皆謂之古文。蓋以秦漢以前爲古也。唐宋至今所謂古文家。名爲上祧孔孟。實則摹擬兩漢而未能也。周隋之士。已厭南朝文體之陳濫。物極而反。唐人乃別出新法。自成一體。遂以古文爲專門名家。夫漢魏六朝。其文體之變也以漸。世人日趨之而不覺。唐初四傑之才。亦徒知齊梁爲近古也。昌黎欲自出新法。又懼其驚世駭俗。行之不遠。不得已託言前古。以示有所徵信。可以籍守舊者之口耳。雖然。極六朝之弊。不過揣摹聲調也。極八家之能事。亦不過揣摹聲調也。同一揣摹。反脣相譏。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唐宋諸家古文之佳者。不過明白曉鬯而已。必欲步驟兩漢。則昌黎進學解。不逮東方朔之客難。其送窮文亦不若揚雄之逐貧賦。然唐人學兩漢者。猶力求典重。宋人學韓柳者。漸運以輕虛。明人學唐宋八家者。則在流連跌宕之間而已。近人學八家不能成。充其量僅肩隨於明之歸震川。豈上古必不可學乎。抑學之未得其道乎。吾惟視今日之實學。遠勝古人。不欲使才智之士。與古人爭勝於文藝。明白曉鬯。盡人可知。何必爲古人之奴隸乎。

二　唐宋八家文體之區別

唐宋諸家。文體畧同。惟境界各異。明人茅坤編韓柳歐曾王三蘇八家文。頗爲塾師所傳誦。遂有八家之目。爲治古文者所宗。甯都魏叔子評八家之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春山平遠。亭臺林沼。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東坡如長江大河。子由如晴絲裊空。介甫如斷岸千尺。子固如陂澤春漲。又言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老泉。學之少病。然學昌黎或蹈生撰。學老泉或露粗豪。不可不愼。八家各有性情。學者因其性之相近而習之。然學者又各有性情。不能與古人化而爲一。以歐蘇王之學昌黎。其成也。各具有本來面目焉。自宋以來。揣摹成風氣。其能孑然自立者無幾矣。然唐宋文之可傳者。猶不只此八家。儲氏增李翺孫樵爲十家。亦未足以盡唐宋文體。故略述其源流遷變於後。以諗學者。

三　唐初元結獨孤及諸家始復古體

唐初王楊盧駱之藻儷。燕許姚宋之手筆。皆駢體也。（詳見下篇茲不具論）自陳子昂自奮於陳隋之後。力追古作。其論事書疏。樸質近古。而表序尚沿駢偶。故起衰之功。斷推元結爲首。可爲

天地萬物吐气。近日張嘯山先生唐十八家文錄。特選以冠諸簡端。傳甲嘗過永州祁陽縣之浯溪。觀巖壁所勒大唐中興頌。則元結所撰顏眞卿所書也。次山之文魯公之字。皆足以垂諸千古。異於尋常之吉金樂石矣。獨孤及以李都統書記代宗召爲左拾遺。即上書陳政極言當日冗兵糜食之害。史稱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洵古文家之先河也。權德輿兩漢辨亡論。歸獄於張禹胡廣。其識最卓。梁肅作補闕李君前集序。分文章爲王覇二途。立意恢奇。亦前此所未有。此外如蕭穎士李華之流。又從而左右之。而六朝之流弊。遂漸次湔除矣。

四　韓昌黎文體爲唐以後所宗 其婿李漢附見

韓昌黎之文體。自出新裁。非沿襲前人也。其婿李漢爲昌黎集序言。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以定。嗚呼先生之於文。摧陷廓淸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昌黎初學獨孤及之文。繼而學司馬相如揚雄之作。深知世俗學文恒肖其形貌。故獨運精思。別開生面焉。蓋古人文字未備時。每有新器而無名者。則造新字以名之。有新意而不能達者。則造新句以達之。昌黎之意。實上契倉籀搬字之意。是以謂之古文也。獨孤及諸家交駢文爲散文。猶解漢隸爲散隸耳。昌黎以大氣運之。則如草書應急。無

不可達之意。用以治事而事無不治矣。至於紀述明暢。議論嚴警。尤非駢體所能爲。雖時人莫之許。而後世尊用之。昌黎之文。遂與泰山北斗並重。今日文人貪用新名詞。不能師昌黎之自出新裁。惟以東瀛譯語。爲口頭禪。而東瀛專門之學。則弗習焉。是亦奴隸之性質耳。候官先生之譯書也。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一卷編成。海隅共仰。是則文之自出新裁者也。傳甲學焉而未能。且不通萬國文字。必不能合萬國文字以成文字也。諸君夙肄歐文者。庶幾有志斯道乎。

五 柳子厚文體與昌黎異同 劉禹錫歐陽詹李觀附見

柳子厚與韓退之同時治古文。雖文體小異。然昌黎當時引爲同調者。一人而已。柳州初學駢文。後乃篤志希古。其才氣陵厲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故歐陽公論文。惟以韓李並稱。未嘗以韓柳並稱也。雖然李氏事韓氏者也。柳州則昌黎友之矣。或謂昌黎出於經。柳州出於史。昌黎自謂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子厚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唐荊川謂柳州文字理精而文工。左傳國語之亞也。蓋昌黎實近於諸子。柳州則近於傳記耳。柳州之文。其獨到處。莫若永州八記。傳甲徘徊愚溪之上。越西山求鈷鉧潭袁家渴不得。然心目中彷彿若有其境。則柳文之善移人也。今永州瀟巖幽邃。爲湘江流域之最

勝處。子厚當日。未能記也。余愛永州山水相賞。又在八記之外矣。柳文傳習。不逮韓文遠甚。國朝通儒焦里堂獨推爲唐宋以來第一人。近日鄒伯奇讀柳子厚非國語。謂子厚所非類皆祝巫瞽史之說。董仲舒劉向所沿習爲通天地人之學也。子厚有見於此而非之。其識卓矣。觀二先生之言。子厚之文。顧不重歟。劉禹錫才辨縱橫。自爲軌轍。與韓柳鼎足而三。而傳習不盛。李觀歐陽詹與韓愈爲同年。以古文相砥礪。厥後昌黎雄視百代。而二人文字存於世者。寥寥無多。豈非有幸有不幸乎。

六　韓門張籍李翺皇甫湜文體　孫樵皮日休附見

昌黎提倡古文。從遊於其門者。張籍李翺皇甫湜其尤也。張司業八卷。多樂府詩。惟文苑英華載張籍與韓愈二書。餘不概見。想其筆力亦在翺湜之間。李文公集。皇甫持正集。文體畢備。一得昌黎之理。一得昌黎之辭。李翺得其理。故文體純實。皇甫湜得其辭。故文體奇崛。翺之才學。遜於其師。不能鎔鑄百氏。如己出。湜之盛氣抗辨。過於其師。若著力鋪排。反不愜人意。是兩家之短耳。昌黎文法傳於湜。湜傳於來無擇。來無擇授於孫樵。孫樵務爲奇峭。其詣亦不易及也。皮日休當唐之末造。請列孟子爲學科書。請韓文公配饗書。其議論正大。在唐人洵不數覯。文亦磅礡有奇氣。若在韓門。庶幾籍湜之列矣。韓文至北宋

而傳習最盛。建安魏仲擧編輯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集。凡韓門論文。下逮朱子之考異。臚列者三百六十八家。雖不足五百之數。不可謂非鉅製矣。

七　杜牧文體爲宋之蘇氏先導

杜牧之因唐末藩鎭驕蹇。追咎長慶以來。措置亡術。嫌不當位而言。故作罪言。綜天下之情形。權累朝之得失。如聚米畫沙。不爽尺寸。其原十六衛。痛言府兵內剷。邊兵外作。窮源竟委。論斷謹嚴。戰論守論。皆雄奇超邁。光燄熠人。燕將傳筆力陡健。即以太史公取戰國策材料爲之。亦不過如是。宋蘇洵好言兵。因西夏久無功。乃著權書。皆論兵法。縱橫開闔。壁壘皆新。其子蘇軾之策略。以雋快之筆。騁英偉之氣。雄辭博辨。矯厲不羣。蘇轍民政策及商周六國秦晉隋唐諸論。其精警處。亦不讓父兄也。杜牧之文。選八家者弃而不取。而蘇氏之平淡者亦收之。明人無識之甚也。至於王安石文筆刻露。不過唐之牛僧儒。曾鞏之文筆紆徐。不過唐之元稹。蓋不僅歐公之文出於昌黎也。彼選唐宋八家者。固不足以語唐宋之流別矣。

八　五代文體似南北朝而不工

司馬炎滅蜀漢。而匈奴劉淵昌言復讎。朱温篡唐。而沙陀李存勗昌言嗣統。中原有亂。他

族乘之。漢族因之衰落。漢文亦因而萎靡。六朝時。中原雖亂。江左正統猶存。其文物尙能自立。五代時中原旣非正統。而江南又裂爲數國焉。唐末羅隱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亦晚唐之後勁。吳越文人所仰景望也。錢鏐爲吳越王時。撰杭州羅城記。涉筆嫻雅。亦有渊渾之氣。南唐主李昪舉用儒吏。戒廷臣勿言用兵。其詔辭雖渊然可誦。適以肖東晉南宋偏安之計耳。其臣張義方江文蔚歐陽廣潘佑之文。徐鍇徐鉉之學。視梁陳江淹徐庾。輩文不及而學則過之矣。蜀之馮涓韋莊杜光庭閩之徐寅黃滔。楚之丁思覲。文學斐然。亦不讓梁陳文士也。惟中原經沙陀契丹之蹂躪。文物蕩盡。李繼岌李嚴之文。曾不如北魏邢温之之什一。惟王朴平邊策。視蘇綽之大誥則遠過之矣。五代武人。多以彥名。而名士寥落如晨星。漢族式微。則漢文亦絕矣。數往察來。可不懼乎。南唐其能保國粹者乎。

九　宋人起五代之衰柳開王禹偁穆修諸家文體

宋初承五代之敝。文體多沿偶儷。楊億錢惟演劉筠之流。又從而張之。石介作怪說以譏楊劉體。而推重大名柳開。開少慕韓柳之文。因名肩愈。字紹光。旣而改名開。改字仲塗。自以爲能開聖賢之塗也。其河東集。猶沿郡望之俗。稱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二傳自述甚詳。

實開宋人好標別號之始。其文能變五代偶儷之習。實居首功。惟體近艱澁。是其所短耳。仲塗尊揚雄太過。至比之聖人。持論未允。要其轉移風氣於文格。殊有關係。王禹偁小畜集。古雅簡淡。其奏疏尤極剴切。宋史采入本傳者。議論皆英偉可觀。惟詞垣應制時多拘於駢偶耳。穆修學於陳摶。遁而入儒家。其文章莫考。其師承尹洙學古文於穆修。歐陽修則學古文於尹洙。宋之文章於斯爲盛。而柳開穆修尹洙之名。轉爲後人所掩矣。

十　宋文以歐陽修爲大宗

北宋名臣文集。多存於今。張詠乖崖集。晏殊元獻遺文。夏竦文莊集。宋庠之元憲集。其弟宋祁之景文集。余靖之武溪集。韓琦之安陽集。范仲淹之文正集。尹洙之河南集。蔡襄之忠惠集。蘇舜欽之學士集。蘇頌之魏公集。王珪之華陽集。司馬光之傳家集。趙抃之清獻集。文彥博之潞公集。范祖禹之太史集。皆當時所板行。名重一世。而傳於後。然未足以膾炙人口也。惟歐陽修之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則蔚然爲北宋之大宗焉。陳同甫編歐陽文粹二十卷。似不足以盡所長。而大端可見矣。歐公胚胎史記。而變化於昌黎之文。議論敍事。參伍錯綜而出。以紆折之筆。行以秀雅之度。致以感慨之情。備極佳境。宜後人之歎賞不置也。新唐書新五代史。皆公手筆。五代史伶官傳論。其魄力殆偪近過秦。瀧岡阡表。爲

公晚年著意之作。其文可上追太史公自序。而無愧矣。公少孤。受母教。終成名臣大儒。歐母亦享遐年。膺景福焉。今婦學久微。童蒙失於教誨。文學猶末也。不明文學。則德行亦無以自見。政事亦無以致用矣。世之教育家。其無以晝荻芳型為尋常典故乎。

十一　蘇氏父子兄弟文體同異

明人選唐宋八家古文。眉山蘇氏父子兄弟分為三家。以倫紀論之。選八家者。殆欲離間他人之骨肉耶。然士子當有自立之精神。文章學問。父不得而傳之子。非若帝王公侯可以襲爵也。父之教子。無所不至。必欲使子之肖父。則堯舜猶病也。馬班出於家學。韓柳不出於家學。造詣各視乎其人耳。或傳蘇洵嘗挾一書誦習。二子亦不得見。他日竊視之。則戰國策也。軾轍兄弟少年所有之才。皆習於其父之業。長於議論。各有崢嶸氣象。及其成也。子瞻為文愈奇。子由為文愈淡。或譏子由未足列於八家。特附父兄之驥。亦非無因也。今合觀老蘇之嘉祐集。大蘇之東坡集。小蘇之欒城集。雖氣息略同。而面目小異。知子瞻子由皆不藉父兄而傳也。蘇過為名父之後。其颶風賦思子臺賦亦稱於世。詩書之澤深矣。蘇氏同時文人。黃庭堅秦觀張來晁補之畢仲游諸家文體多類蘇氏。亦一時風氣為之也。歐蘇以下。文集愈繁。一人詩文集有無數標題。著百卷而無一篇可傳。雖多亦奚以

爲。

十二　王安石曾鞏之文體

江右章貢之涘。多古文家。自歐陽公起於廬陵以後。未幾王安石興於臨川。曾子固出於南豐。遂極一時之盛。唐宋八家。宋得其六。眉山三蘇與江右各得其半焉。安石與鞏締交之情。見於安石答段縫書。曰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安石祭曾博士易古文。則鞏之父也。故當時學者稱二人曰曾王。曾鞏傳曰安石得志後。遂與之異。蓋安石以新法致黨禍。爲宋儒所不韙。惟其文勁爽峭直。如見其之爲人焉。其最長者莫如上神宗書。其最短者莫如讀孟嘗君傳書後。皆傳誦於世。所謂气盛則言之長短皆宜也。曾王之文有極相似者。如子固之墨池記。荆公之芝閣記。皆寂寥短章。使人味之雋永。此曾王之所長也。朱子云熹未冠而讀曾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洵子固之定評。曾王之異同。在於所持之理。其詞气固未嘗歧異也。

十三　有宋道學家文體亦異於語錄

宋之道學。始於濂溪周子之太極圖說。其文多引易傳。而宗旨所在之一語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張程朱陸各家之鼻祖也。陰陽五行。漢儒董仲舒劉向皆不能免。何

是責於宋儒。橫渠張子作西銘。豈獨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姚惜抱古文辭類纂。亦引重焉。明道程子之奏疏。如論君道論王覇論十事論新法。可以見純儒學識。而詞意雅馴。明白四達。猶餘事也。伊川程子上仁宗皇帝書。上太皇太后書。論經筵劄子。總在本原上立論。故純正宏闊。絕無偏駁。龜山楊先生時於靖康之季所上之議事疏。排和議。爭三鎮。請一統帥。罷奄寺守城。以及茶務鹽法轉般糴買坑冶諸議。所見俱偉。其學傳於羅從彥。從彥傳於李侗。侗傳於朱子。朱子之文。若壬午應詔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封事。甲寅行宮便殿奏劄。其言皆暢而不冗。明顯而不流於淺近。平直坦夷。宣朗闓闊。但恐時君味道不深。展卷未終。倦而思臥也。上宰相書之痛陳時事。答陸子壽書之考據古禮。質之近日談時務講經學者。應無後言矣。宋之末造。金仁山上書請由海道北伐。直取燕山。宋不能用。元人平江南。乃用其策以通海運焉。夫語錄所錄者語也。文集所集者文也。孔子著述。論語文言。各爲一體。文人必譏語錄之俗。是不知其各有體要也。

十四　南宋文體宗澤岳飛陳亮文天祥謝枋得之忠憤

南宋君相。燕衎湖山。久無生人之气。其講學者。復以門戶相攻擊。渾焉噩焉。不知中原之淪陷。吾於其舉世之波靡之際。求其能挽狂瀾扶正气者得五人焉。讀其文可以起衰世

之頑懦。勵國民之壯志。一曰宗忠簡孤忠耿耿。精貫三光。其奏劄規畫時勢詳明懇切。其條畫四事劄子乞都長安書。當日狃於和議。不用其言。其文之存者。幸賴樓昉綴輯。猶可誦也。岳忠武朱仙之捷。雖未必能直擣黃龍。其气勢之盛。眞欲全吞女眞。三字獄成。人亡邦瘁。其文亦散佚不可收拾。然岳侯善書。其手蹟流傳於世者甚多。故武穆遺文以外。尚多佚文可采。陳龍川集首列上孝宗皇帝書。銳意恢復。其意同於諸葛亮之出師表。同甫以亮爲名。亦有管樂之意乎。以同甫之才。得一鄉解。未足爲榮。其末路乃必以狀頭自許。致爲後世所笑。科第誤人。徒使英雄短气也。文文山集之正氣歌。謝疊山集之却聘書。皆作於入元以後。然二公宋之遺老矣。二公亡。宋乃亡矣。嗚呼。元人能使漢族回族契丹女眞各族皆爲之屈。二公獨不屈。豈非豪傑之士乎。

十五　遼金文體至元好問而大備

遼太祖起自松漠。得韓延徽始有文治。及太宗入汴。取中原漢唐以來之圖書禮器。北遷於燕雲。而後制度漸臻明備。遼人試士。且以得傳國璽爲正統命題。彼心目中無南朝久矣。統和重熙之文治。蕭韓家奴對策累千言。不愧遼之賈晁。王鼎忠直。其文達政事。劉輝侍靑宮。建言國計。其論五代史。且欲與歐陽公抗衡。至於耶律之族。庶成孟簡之倫。亦明

於漢文之體焉。遼之亡也。其文臣左企弓虞仲文等相繼降金。皆才識之士也。金太祖自得遼人韓昉。遂重文學。宋之文人宇文虛中蔡松年等亦先後歸之。及撫有中原。其文臣王寂有拙軒集。趙秉文有滏水集。王若虛有滹南遺老集。李俊民有莊靖集。爲金文極盛之世。及其亡也。元好問之遺山集。以宏衍博大之才。足以上繼唐宋。下開元明。屹然爲文苑大宗焉。俗子讀宋文不讀遼金之文。昧於塞外之情勢。無惑乎視塞外土地如棄敝屣矣。

十六　元人文體爲詞曲說部所紊

元聖武帝成吉思。起蒙兀舊族。兼併歐亞五十餘國。拓前古未有。初用文臣耶律楚材及其子鑄。官至宰輔。今人攷西北和林諸境者。必以耶律氏雙溪醉隱集爲證。世祖統合江南。即位詔書。出於王鶚。建國號赦詔。出於徒單公履。頒授時歷詔。出於李謙。皆典重堂皇。不愧鉅製。求其古文大家。上繼歐曾者。則必以姚燧之牧菴文集。虞集之道園遺稿。屹爲大宗。許衡陳時務五事。郝經之立政議。皆名臣奏議之著也。李冶之測圓海鏡序。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馬端臨文獻通考序。皆收入元文類。則專門之文也。蒙古人能文者。如夾谷之奇賀正旦牋。頗類應酬四六。孛朮魯翀之駐蹕頌。亦不免於冗散。彼哉彼哉。不足

賁也。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講學者即通用語錄文體。而民間無學不識者。吏演爲說部文體。變亂陳壽三國志。幾與正史相溷。依託元稹會眞記。遂成淫褻之詞。日本笹川氏撰中國文學史。以中國曾經禁燬之淫書。悉數錄之。不知雜劇院本傳奇之作。不足比於古之虞初。若載於風俗史猶可。（坂本健一有日本風俗史余亦欲萃中國風俗史別爲一史）笹川載於中國文學史。彼亦自亂其例耳。況其臚列小說戲曲。濫及明之湯若士近世之金聖歎。可見其識見汚下。與中國下等社會無異。而近日無識文人。乃譯新小說以誨淫盜。有王者起。必將戮其人而火其書乎。不究科學。而究科學小說。果能裨益名智乎。是猶買櫝而還珠耳。吾不敢以風氣所趨。隨聲附和矣。

十七　明人文體屢變宋濂楊榮李夢陽歸有光之異同

明初文臣。宋濂爲首。其文昌明雅健。自中節度。濂學於吳萊柳貫黃溍。皆元末之傑士。劉基與濂齊名。爲文神鋒四出。閎深肅括。方孝儒受業於濂。氣最盛。而養未至。危素之文。演迤澄泓。而人不足重。解縉通博。永樂大典。即出其手。明初洪永之間。其文體精實。畧可見矣。自楊榮楊士奇以雍容平易。爲臺閣體。柄國既久。摹倣者遂流爲膚廓。是時文人。惟王鏊學蘇。學韓。雖爲時文。亦根柢古文也。李夢陽厭臺閣體之冗沓。起而復古。何景明之流

和之。以艱深鉤棘爲秦漢之法。而七子之體遂風行一世。然是時王守仁之文博大昌達。足以砥柱中流。既而後七子繼起。李攀龍王世貞爲之冠。其高華偉麗。斑駁陸離。直可抗揚馬。掩李杜。王弇州山人四部稿尤風行一世。俗子竊其篇章裁割成語亦覺炯爛奪目。及其久則成腐敗。故爲袁宏道艾南英所譏。歸有光出而爲明白曉鬯之文。庶幾乎無弊矣。然其文惟留意於抑揚頓挫間亦無謂也。有明諸家得失互見。論古文者僅錄歸熙甫一人。亦未允矣。

十八　國朝古文之流別

國朝學術昌明。其專力古文者。國初則有侯壯悔先生朝宗。寧都魏氏三兄弟。而叔子魏禧爲尤著。厥後方望溪先生苞崛起桐城。益究心聲希味淡之作。所選四書文。爲一代宗。誠不媿清眞雅正四字矣。一傳爲劉才甫大櫆。再傳爲姚姬傳鼐。而桐城一派遂爲山斗。陽湖惲子居先生敬。起於才甫之後。張皋文惠言。亦弃其音韻訓詁攷據之學以治古文。汪容甫中。李申耆兆洛。董方立祐誠。所爲古文。上法漢魏。遂與桐城異流。中興之際。曾文正公以古文起於湘鄉。兄弟父子間相勵以學。湖南文風因以大變。今日言古文者。惟吳摯甫總教習爲近代第一人。今已作古人矣。象譯日歧。文章日陋。摯甫既沒。惟侯官嚴子

幾道。其後勁乎。佛言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唐宋至今。皆過去之歷史。至於未來之歲月。吾輩可不加勉乎。

第十五篇

駢散古合今分之漸

（此篇專論駢散相合采經傳諸子斷至周秦因下篇乃專論駢文始於漢魏與此銜接故也）

一　唐虞之文駢散之祖

（舉經文體所言皆大體也此下數章所言惟辨論駢散而已）

帝典之文有法度。有法度者必整齊。分命申命四節。文筆相似。章法之整者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雖一氣銜接。句法則已對待矣。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凡數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竟居然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焉。但不調平仄而已。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元首對待。實爲律詩之遠祖也。古人詩文不分途。厥後文有駢文散文。詩有古詩律詩。一而二。二而四。皆歧中正歧也。唐虞之際。文史質實。大抵散文居多。駢文絡乎散文之間。猶偶數絡乎奇數之間也。文之初掓。駢散合用。數之初掓。奇偶間用。厥後文法日備。駢文與散文。乃自爲家。數數理日精。奇數與偶數。遂各立界說。（見幾何原本）然則駢散古合今分者。亦

文字進化之一端歟。雖典謨之文。謂其草創未備可也。

二　有夏氏駢散相合之文

禹貢所言隨山刊木。偶語也。高山大川。偶語也。余嘗觀蜀西邛崍九折坂之陰。有磨崖之擘窠書。則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八字也。雙碑屹立。儼如對聯。後人雖工撰著。必不能如是之渾成也。禹貢多四句。或駢或散。文無定法。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之類。對仗極整飭。其言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爲記四至之始。若以後人行文之法。爲之東西南北四句必盡改用四字句而排列整齊矣。蓋古人據事直書。無意爲文。或駢或散。未可一律論也。夏后啓嗣位作甘誓。其言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類。文亦整飭。讀史記夏本紀。可見當時之體焉。

三　殷商氏駢散相合之文

商湯之興。四征弗庭。所謂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詞意已成對待。其誓辭所謂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詞意亦對待。至於仲虺之誥所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意亦對待。詞尤工整。然不免於繁複。駢拇枝指。非古文對待之意。盤庚三篇。最爲佶屈聱牙。句法奇變。長短參差。亦間有整齊對待者。如謂汝無侮老成

人無弱孤有幼又如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皆對待之善者也但不若古文尙書對待句多用四字六字耳說命三篇上篇之舟楫霖雨中篇之甲冑衣裳下篇之鹽梅麴蘖每有引喩必引排疊句法所謂古文者曷若今文盤庚之最古而可信也今文商書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之命三篇皆用散文商人尙質故文不能勝質也散文尙質駢文尙文觀駢散之分合亦可見文質之升降也

四　周初駢散相合之文

武王牧野之誓史臣記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駢語之中已有藻繪之意武王誓辭所謂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後世檄文多仿其體史記述武王不寐告周公之言曰麋鹿在牧蜚鴻滿野置之晉宋人之文集中幾不能辨古文武成所謂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與史記略同必周史之舊文也當時駢語亦可略考見矣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大略因殷人不服而作其文古奧如盤庚三篇之體蓋欲使殷頑咸喩茲意不得不從殷之質樸實開說猶今官場告示之佳者往往以白話訓愚蒙也在昔爲俗體後人不盡通古訓各國亦不同殷之方言故覺其鉤棘字句而難讀耳蘇綽因江南之未平韓愈因淮西之初服所作文告不能不屏去駢飾直達其意所欲言

乃去文崇質之道。非有意言文也。遠人不服。而僅以文德徠之。雖至愚亦知其不可也。

五　逸周書駢散相合之文

（傳記諸子文體所言皆全書之大體此下數章所言不剖析字句以辨駢散而已）

逸周書文從字順。多駢偶重疊語。度訓篇云。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命訓篇云以紼絻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武稱篇云。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開武篇云。在昔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武順篇云。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澤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從心。大聚篇云。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作雒篇云。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周月篇云。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王會篇云。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犬戎文馬。皆字句整齊。與漢魏駢體爲近。王會篇言四方殊異。文字益絢爛矣。故著駢雅者。多援其奧詞奇字。備摭拾焉。

六　周髀駢散相合之文

周髀算經殷高曰。（通行本作商高太平御覽所引爲殷高）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文法極整飭。陳子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

光。又云春分以至秋分晝之象。秋分以至春分夜之象。又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又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又云冬至從坎。日出巽而入坤。見日少。故曰寒。夏至從離。日出艮而入乾。見日多。故曰暑。凡此皆文法工整。所言寒暑雖百世亦不能易也。又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乃借喻滂沱四隤之形。非其實也。後世作駢文律賦者。誤以笠以寫天爲尋常典故。能讀周髀者益尠矣。

七　左傳駢散相合之文

左傳亦傳記體時代在周髀之後故次之

左傳文法奇變。整散兼行。其最整者。如石碏諫寵州吁曰。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鄭伯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七字聯語。虛實皆愜。則非左氏有意爲之也。魯臧哀伯諫納郜鼎之言。文極典贍。姿致蔚然。其言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云云。峭拔古腴。爲秦漢詞華之文所師法。昌黎薄左氏爲浮夸。或以此歟。然

左氏所紀神祇巫卜之事。詞尤奧博。古色陸離。窮極幽渺。茲不備論焉。

八　國語駢散相合之文

國語文法。典則媲於左傳。文亦整散兼行。如祭公諫穆王之言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荒服者王。以上皆四言之工整者也。又云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則六言之工整者也。但不若六朝人之專意駢四儷六耳。仲山甫諫宣王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雖三五錯綜。未嘗不對待整齊。單襄公過陳而歸。告於定王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後世駢文引天象者類如是。造句六字。句第四字用而字。尤爲六朝句法之準繩。胥臣對晉文公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凡此之類。皆字奇語重。駢文家炫博洽者所師也。然今日類典較多。識奇字者未必博洽也。

九　戰國策駢散相合之文

戰國策爲古文之雄勁者。然其中往往雜以駢語。而風格益高峻。黃歇說秦王曰。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楡次之禍也。吳氏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類格調。建安以後多摹之。讀李蕭遠運命論可見也。莊辛論幸臣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魏晉以後。言事之文。每多引譬喻爲起筆。亦詩人比興之遺也。蘇秦說趙。謂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皆以數名對數名。地名對地名。極爲工整。謂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雖對仗極工。然非尋常駢偶家所能學步矣。魯共公論亡國曰。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台。强臺之樂也。其論最正。其辭甚研。後世相如之流。爲古豔體。其舖張更甚於此矣

十　孔孟荀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

孔子之文。如文言之聲偶。論語之整肅。爲萬世所師法。（己見羣經文體及第五篇修辭法茲不詳及）孟子之文。整散兼行。不如孔子之簡要。孔子言入則孝。出則弟。孟子則言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孔子言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孟子則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文之駢者。亦不過層疊之句而已。荀子之辭。視孟子爲研。勸學篇言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修身篇言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邱山崇成。不苟篇言新浴者振其衣。新

沐者。彈其冠。榮辱篇言呥呥而嚵。鄉鄉而飽。非相篇言聽其言則詞辨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凡此皆裁對整齊。孟子七篇所未有也。荀子賦篇所言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又云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皆駢偶用韻。而音節清涼。而義理之正。不媿繼起孔孟之後矣。

十一　老莊列諸子皆駢散相合之文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老子之文高澹。其對待整齊者多類此。若莊子文之對待者。則多腴辭藻飾。如逍遙遊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齊物論曰。蝍蛆甘帶。鴟鴉嗜鼠。人間世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大宗師曰。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气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莊子之文。其奇闢類如此。其間僻字奧詞。雖不聯屬。後世駢文家亦擷以資潤飾焉。列子之文。不遠莊子。其駢語用韻者。如天瑞篇曰。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云云。皆似魏晉閒語。又云后稷生於巨跡。伊尹生於空桑之類。裁對亦工整。莊列文之偶儷者。不可枚舉。茲特略舉其一二耳。

十二　管晏諸子駢散相合之文

管子之言治。層出而不窮。故多層疊之文。牧民篇言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皆四言之整潔者也。形勢篇言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又云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則於魏晉以後之儷體矣。晏子之文亦整潔。其近於儷體者。如諫禱雨云。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引喩最妙。諫熒惑守虛之異曰。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則駢偶而用韻矣。諫朝居嚴曰。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幃幕。其敘古治之勇則曰。左操驂尾。右挈黿頭。其敘退處之窮則曰。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荊棘。皆似魏晉人詞藻。或謂諸子多僞託。然詞藻之古腴者。周秦間恒有之。未可盡斥爲僞託也。

十三　孫吳諸子駢散相合之文

孫子言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皆一意而疊爲二三句。又言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則摹寫聲勢。已開漢魏告功之文體矣。又引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又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其文皆對仗整齊焉。吳子言於魏文侯。其辭如革車奄戶。縵輪籠轂。皆潤以古藻。又

言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則文以妙喻。其旨則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二句而已。其料敵之言曰。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其文亦對仗整齊焉。又言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則與孫子所言同意而異其詞矣。大抵文法如兵法。善用兵者或止齊步伐。或縱橫掃蕩。駢文者止齊步伐之文也。散文者縱橫掃蕩之文也。按吳兵法以行文。亦整齊有法度矣。

十四　墨子駢散相合之文

墨子首篇親士第一。其文有駢偶用韻者。曰。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有數典之駢語。曰。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有引喻之駢語。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修身篇言。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則文雖排偶而意則質實矣。所染篇言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則文雖排偶而則古稱先。幾於儒者矣。公輸般篇。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則文雖排偶。其善爲說辭。可謂辨矣。墨子之道。嘗昔與儒術並重。唐以其書久

東高閣。無復肆習其文者矣。

十五　韓非子掓連珠之體

韓非子文之工整而深中事理者。如安危篇曰。安危在是非。不在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衆寡。外儲篇云。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韓非子最惡文學之士。其言曰。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數語亦對仗工整。其譬喻之精妙者。如以肉去蟻而蟻愈多。以魚驅蠅而蠅愈至。其駢語之古奧者。如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之類是也。又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後世作駢文者。於四字句刪除虛字。自覺簡古矣。韓非之文。如云發囷倉而與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則深刻而不近情矣。內外儲說實連珠體所昉。淮南子說山即出於此。漢班固以後。遂遞相摹仿矣。抱朴子尤類連珠則漢以後之文體茲附及之

十六　屈宋騷賦皆駢散相合之文

楚辭爲詞章家所祖。其奇字與旨多爲作駢文者所摭拾。然其辭不盡駢偶。亦間有對待者。其中間以兮字。如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名與字相對。正則與靈均相對也。亦有四句相對待者。如云彼堯舜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步。堯舜與桀紂相對。遵道與捷徑相對也。如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則數目之相對也。又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則朝夕相對也。又云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則衣裳相對也。宋玉九辯所云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仿佛而委黃。其對待句亦間以兮字。招魂所言赤蟻若象。元蜂若壺些。五穀不生。叢管是食些。則以四言句爲偶儷而繫以些字也。又云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則七字皆對待而繫以些字矣。光風轉蕙。汜崇蘭些。唐人且去其些字。入七言律詩之中矣。屈宋葩豔。擷之不盡。好學者當取楚辭騷賦誦習焉。

十七　呂氏春秋駢散相合之文

呂氏春秋。稽古擇言。取材鴻富。裒集衆長。詞旨精備。呂氏既勦襲前人之言。後人又勦襲呂氏之意。稗販習气。實自呂氏開之。其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藥。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枚乘七發。即襲其詞。有始覽曰。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殽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淮南子地形訓。即襲其詞。呂氏春秋。徵引多似類書。本味篇言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雋觾之翠。述蕩

之擘。旄象之約。凡言一事。必臚舉數條。整齊對待。後人駢文之炫博者。遂資以爲獺祭矣。

十八　李斯駢散相合之文

李斯之文。最綺麗者。上書諫逐客是也。其辭曰。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庭。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如此之類。其才思豔發。迥非先正清明之體矣。眞西山文章正宗。不錄李斯諫逐客書。惡其文勝質也。然宣聖於變風變雅。存而不删。論文章之流別。固不可因人而廢言矣。

第十六篇

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仿第十四篇例論次至今日爲止）

一　總論四體之區別

文章難以斷代論也．雖風會所趨．一代有一代之體製．然日新月異．不能以數百年而統爲一體也．惟揣摹風氣者．動曰某某規摹漢魏．某某步趨六朝．某某誦習唐駢文．某某取法宋四六．然以文體細研之．則漢之兩京各異．至於魏而風格盡變矣．六朝之晉宋與齊梁各異．至於陳隋而音節又變矣．而唐四傑之體．至盛唐晚唐而大變．至後唐南唐而盡變矣．宋初揚劉之體．至歐蘇晁王而大變．至南宋陸游而盡變矣．吾謂漢魏六朝駢散未嘗分途．故文成法立．無所拘牽．唐宋以來．駢文之聲偶愈嚴．用以記事則近於複．用以論事則近於衍．故李申耆駢體文鈔．起於秦而迄於隋．取其合不取其分也．至於陳均之唐駢體文鈔．曹振鏞之宋四六選．編帙輕便．坊肆通行．欲窺四體．大畧讀三家所鈔．亦可見矣．必欲剖析各家文體而詳說之．非舉四庫集部之文盡讀之．不能辨也．

二　漢之駢體至司馬相如而大備

（前篇漢魏文體以大體爲重故論相如最畧今論駢體相如實西漢大宗故首列之）

周衰文盛．辭藻始尙鋪張．楚漢之際．戰攻未已．文藝中輟．及賈誼枚乘出．西漢彬彬乎風雅矣．蜀郡司馬相如集賈枚之大成．合戰國策楚辭之奇變．遊梁作子虛賦．武帝讀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因狗監楊德意知相如．召問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

請爲天子遊獵之賦。故上林賦曰。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徐委蛇。經營乎其內云云。又云於是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其文則源於李斯諫逐客書矣。其封禪文極雲亂波涌之觀。語有歸宿。難蜀父老藻思絕特。尤爲擷香拾豔之淵藪。吳江吳育論相如之駢體。有書之昭明。詩之諷諫。禮之博物。左之華腴。故其文典。其音和。盛世之文也。其推崇之意。豈溢美乎。

三　揚雄仿司馬相如之駢體而益博

揚雄蜀郡人也。蜀郡文章。自司馬相如開之。而揚雄爲之後勁。成帝時揚雄作羽獵賦長楊賦。即仿相如之子虛上林而作也。羽獵賦云。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云云。皆極力舖張。數典繁博。李申耆曰。子雲善倣。所倣必肖。能以氣合。不以形似也。細尋之。乃得倣古之法。傳甲謂揚雄解嘲。仿東方朔答客難。猶其餘事也。十二州箴。百官箴。取式經訓。爲四言之極則。崔駰班固所不能肖也。桓譚新論言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今世所傳揚雄劇秦美新。元后誄。皆作於王莽篡漢以後。大爲世人所詬病。前明蜀人有揚愼者。能博覽羣書。自擬於揚雄。後人爲揚

雄極力申辨。且痛詆朱子以報之。亦揚氏之賢子孫矣。

四　後漢班固張衡之駢體

少讀文選。開卷卽得班孟堅之兩都賦。張平子之兩京賦。皆設問答之辭。極衆人之所眩曜。初讀時竊謂今人仿古製。古人必有所仿。及讀子虛上林二賦。乃定相如爲兩漢駢文之宗主焉。班氏之文。雖出於相如揚雄。所著典引。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殆欲凌駕前人而力未逮也。典引裁密思靡。遂爲駢體科律。然語無歸宿。闊之覺茫無畔岸。所以不逮卿雲。張平子應問。文體似班孟堅之賓戲。而詞尤博贍。應問篇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雖裁對精密。然非六朝文士所能學步也。張平子四愁詩序。謂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故託辭淵永。得比興之遺。傳甲登高四望。欲師其意而不能製其體也。

五　後漢蔡邕之駢體

蔡伯喈篆勢云。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又云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廹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曹子建洛神賦。即摹此格調也。後漢文體與魏人文體。不能剖析分界者。以此隸勢曰。奐能星陳。鬱若雲布。幾幾乎齊梁之先唱矣。邕

撰太傅文恭侯胡公碑曰。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又云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其諛胡廣也甚矣。太尉揚公碑。則言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陳太邱碑。則言陳君禀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紀。猶爲頌揚得體者也。郭有道林宗碑曰。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雖四六之文。實異於尋常之諛墓也。胡夫人神誥曰。夫人躬聖善之姿。蹈慈母之仁。胡夫人靈表曰。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皆言之得體者也。後人諛墓。奉中郎之遺矩。昔之佳句。今日幾成濫調矣。

六　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之體　附見宋陶穀

九錫禪詔。類相重襲。遞襲遞濫。不過亂世貳臣獻媚新主之辭耳。故盛世文人。屛之而弗屑道。然此體文字。自魏晉以至唐宋皆用之。論文體之源流正變。不能不歸獄於潘勗之作俑也。曹操戰功頗多。潘勗臚列不遺。每一欵下。輒繫之曰。此又君之功也。此又君之功也。重重疊疊。實類駢拇枝指之無所用已。且曰。雖伊尹之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潘勗之借妄。罪不在曹操下矣。冀州十郡。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三面距河。旣有茲土。漢雖有英主起。亦不能復制。而曹丕遂從容受禪矣。潘勗之辭。如云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家社。猶屬典重之語。晉宋齊梁陳隋。文益

冗而詞益費矣。趙宋之初。陶穀袖中禪袖。直是夙搆。自是以後。遼金元明皆以征伐爲革除。不復用此虛文矣。其虛文之存於史乘者。亦可考當時之體焉。

七　魏曹植之駢體

曹子建之文。步武中郎。有雍雍矩度者。惟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體製典重。其辭曰。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肩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而作敎。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云云。誠不媿制作之文。可以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文心雕龍云。陳思叨名。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李申耆曰。文之繁緩。誠如所譏。使彥和見江謝之篇。更不知作何彈詆。至其旨言自陳。則思王以同氣之親。積讒譏之憤。述情切至。溢於自然。正可副言哀之本致。破庸冗之常態。誄必四言。羌無前典。固不得援此爲例。亦不必遽目爲乖也。

八　六朝駢體之正變

駢體隸事之富。始於晉之陸士衡。織詞之縟。始於宋之顏延之。齊梁以下。詞事並繁。藻麗之文。如江文通鮑明遠。俱臻絕調。丹青昭爛。元黃錯采。跌宕靡麗。浮華無實。而古意蕩然

矣。蕭氏父子其流斯極。簡文帝大法頌。馬寶頌。題皆不經。而文之華腴。不下顏鮑。且義峯宅句。彌近彌平。斯固後來所取法也。其間文士。如任昉沈約邱遲徐陵庾信爲之。莫不淵淵乎文有其質焉。齊梁啟事短篇。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大都以雕飾爲工而近於遊戲。何仲言爲衡山侯與婦書。庾子山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伏知道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以夫婦之親。贈寄之常。亦必倩文士爲之。其崇尚虛文。無所不至矣。吳叔庠之餅說。韋琳之鮑表。袁陽源之雞九錫文。並勸進。則詼諧辨譎。有類史之滑稽傳者。以文理文法繩之。當屏之文苑之外矣。

九　徐庾集駢體之大成

昭明文選以後。集駢體之大成者。有二人焉。徐孝穆庾子山。其健者乎。其駢體組裁巧密。傾變舊法。多出新意。其佳者緯以經史。故麗而有則。徐孝穆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曰。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光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牒攸歸。何至堯門之瑞。則字字調聲。聲協矣。庾子山賀平鄴都表曰。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函八荒之志。其揆一矣。凡數目字亦皆

工。書是王勃以前已有算博士也。孝穆上梁元帝表。有聯語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與王僧辨書中。亦用此一聯。駢文多勦襲陳言。雖一人爲之。或不免錄舊也。徐庾以前之駢體。猶間以散文。徐庾興而散文幾不見於集中矣。故駢文之極則。徐庾其集大成者乎。世人右韓柳而左徐庾。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十　唐初四傑之駢體

初唐四傑。王楊盧駱並著。今世傳本。有王子安集十六卷。楊盈川集十卷。盧昇之集七卷。駱丞集四卷。自裴行儉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四傑遂爲人所輕矣。雖然有裴行儉之器識。然後可議四傑之文藝。否則以不學無術之徒。妄詆才士。豈得其平。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責世之輕論古人者也。王勃爲四傑冠。其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之。悉不解。訪於僧一行。亦僅解其半也。其博洽亦豈易及。舊唐書楊炯本傳中。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援引經術。最有根柢。蓋詞章瑰麗者。必能貫穿經籍也。盧照鄰遭遇坎坷。所傳篇什亦少。窮魚病梨。皆賦以自況也。駱賓王之文。討武曌檄最著。雖武曌亦惜其才也。嗚呼。彼三傑未可知。賓王草檄於僞周臨朝之際。聲罪致討。爲天下先。其

舉動亦人傑哉。

十一　燕許大手筆之駢體

張說蘇頲。雍容揚搉於盛唐開元之際。其文章典麗宏贍。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而張燕公集爲尤著。讀張說之大唐封禪頌。蘇頲之大唐封東嶽朝覲頌。崇宏鉅製。雖不逮西漢封禪之文。然矩度秩然。異於六朝衰世之作。張說撰姚崇神道碑。宋公遺愛碑頌。矞皇典雅。粲然成章。蘇頲撰中宗謚册文。睿宗哀册文。雖無史魚之直。其文則工整矣。張說爲留守奏瑞禾杏表。以獻媚於天册金輪皇帝。謂炎帝教洽於人心。而嘉禾秀周公理合於天道。而嘉禾豐。又云聖道隆渥。靈祚宏多。朱蕚素花。彰孝理於詩傳。一莖九穎。合德曜於祥經。由此觀之。張說之文品亦卑矣。蘇頲父蘇瓌。於中宗時。力斥韋庶人。抗辯不屈。頲有父風。所作夷齊四皓優劣論曰。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是可以見蘇頲之志矣。

十二　李杜二詩人之駢律

各國文學史皆錄詩人名作講義限於體裁此篇惟舉其著者述之以見詩文分合之漸

李白杜甫。以蓋世詩名。鼓吹盛唐之中葉。其文遠不逮其詩。然當四傑之後。而不規規於四傑之窠臼。則李杜之駢文。亦足以各成一體矣。李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

之心其文之書者若上韓荆州書春夜宴桃李園序皆爲宋明以來古文選本所批點二篇固爲李白文之質實者也李白集中送蔡十序有朗笑明月時眠落花一聯送張祖監丞序有紫禁九重碧山萬里一聯大抵涉筆成趣不待規劃而自圓唐之駢文間以散文者猶漢之散文間以駢文耳杜甫之文如畫馬讚之類四言雅鍊雖不足以比兩京視六朝則有過之矣然六朝徐庾詩歌已多偶儷亦如漢魏散文中之駢語耳唐初五言七言之律體猶未純一至於杜甫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吐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而後律詩與古詩別行亦猶駢文與散文別行也有唐一代文體歧詩體亦歧大抵文明之國科學程度愈高則分科之子目亦愈多詩文之用古體駢體各視乎性之相近及用之適宜耳又何必相譏相詆乎

十三　陸宣公奏議爲駢體最有用者

唐德宗因朱泚之變幸奉天羣臣猶請加尊號以應厄運陸贄謂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帝納其言但改年號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乃別爲詔悔過引咎其最切盡者曰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

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云云。山東士卒。讀詔書無不感泣。故興元得以中興。其餘奏議。皆切中時弊。雖言必成儷偶。音必調馬蹏。然樸實陳說。毫無浮響。論治亂之略疏。論徵稅疏。論納諫疏。論關中事宜狀。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請罷瓊林大盈庫狀。論兩稅以布帛爲額狀。請罷兵狀。雖處亂世事暗君。所言所行。皆足補劑末運。非駢體之最有用者乎。宣公因論裴延齡之姦邪。貶忠州別駕。終得竟其懷抱。是具皋夔之資。而不逢堯舜者也。

十四　元白溫李之駢體

唐代詩人。善言兒女情者。至元白而盛。至溫李而極。元白皆能古文。元稹滔滔清絕。白居易灑灑敷詞。皆可傳誦。其駢體亦擅場。而文詞每多浮麗。求其典重者。如元稹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曰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窌。廷鄉之母有德。漢置封邸。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制曰。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陳而天狼滅。皆字字矜鍊矣。白居易太湖石記曰。有盤物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尊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則駢語之近於古者矣。溫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其詩不出綺羅香豔。其文雖規規駢偶之中。觀其上蔣侍郎啓。上令狐相公啓。皆平正不入惡道。李商隱

初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乃學今體章奏。同時溫李齊名。然商隱詩多感時事。得風人之旨。非溫飛卿比也。商隱上河東公啓曰。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又云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義山集中之錦瑟碧城。不過子虛烏有耳。

十五　宋初西崑駢體步趨晚唐及北宋諸家異同

昔論唐駢體。以李商隱爲殿。蓋以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輩。皆以李商隱爲宋法也。宋史楊億本傳。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各集。今所傳者。惟武夷新集而已。楊億等時際昇平。其爲文春容大雅。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西崑酬唱。亦極一時之盛。呂祖謙宋文鑑。不尚儷偶之詞。楊億之表啟。亦采錄焉。其駕幸河北起居表曰。毳幕稽誅。鑾輿順動。羽衞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甿徯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而耀武云云。可謂有典有則矣。賀刁秘閣啟曰。羣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秉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台之秘記。辨魯壁之古文。克分亥豕之非。榮對鬼神之問。允賓鴻博。式副選掄云云。詞意爽潔。猶存古意。厥後歐蘇四六。皆以氣行。晁無咎又以情勝。北宋

之駢文。亦屢變其體裁矣。

十六　南宋駢體汪藻洪适陸游李劉諸家之異同

南宋駢體。浮溪集爲最盛。汪藻爲隆祐太后草詔。告天下以立康王之故。其警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一時推爲雅切。故建炎之詔書多出於汪藻。紹興間洪适知制誥。撰親征詔。其警句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肥水之功。門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文氣亦復勁健。陸游詩學老杜。爲南宋第一人。其賀禮部鄭侍郞啓之警句曰。文關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籲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其文可謂工雅得體者矣。李劉待制寶章閣。長於偶儷。著有四六標準。南宋駢體之專家也。其餘劉克莊之後村集。名言如屑。方岳之秋崖集。麗句爲隣。迄於文山。名作相望。考南宋文範。視北宋又何多讓焉。

十七　元明以來四六體之日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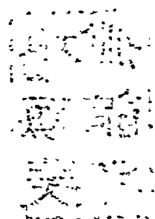
駢體之文。自宋四六後。元明皆等諸自檜耳。元之駢體。猥猥瑣瑣。明之駢體。疎疎落落。無足徵引。無關取法。其文集存於今者。不下千餘種。名篇鉅製。不如漢魏六朝唐宋之中駟也。最陋者屬對雖工。其詞則以巧而愈佻。甚至以卦名對卦名。以干支配干支。立定間架。

幾如刻板。至於官場尺牘。齋醮青詞。膚廓陳濫。萬手一律。其佳者亦僅資諛頌耳。況時文既作。排偶斯極。類典串珠。花樣集錦。凡村塾傳習之兎園册子。大抵皆明季周延儒輩爲之。大江南北。父兄訓子弟者。無不以選聲撿韻爲入學之門。聲調譜之作。固不僅詞曲一端也。竭天下英俊之才。使之流連於聲調中。鼓之吹之。舉國若狂。此元代所以重詞曲以箝漢族。明人所以作帖括以制處士也。

十八　國朝駢文之盛及駢文之終古不廢

國朝駢文。卓然號稱大家者。長洲尤西堂氏侗。宜興陳迦陵氏維崧。最爲卓出。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久矣。山陰胡稚威氏天游。爲文奧博。得燕許二公之遺。錢塘袁簡齋氏枚。能於駢體中獨抒所見。辨論是非。昭文邵荀慈氏齊燾。玉芝堂集。尤能上下六朝。同時與荀慈爲駢文者。有武進劉圃三氏星煒。錢塘吳穀人氏錫麒。南城曾賓谷氏燠。全椒吳山尊氏鼒。皆不媿驂行四傑。蓋散文以達意爲主。空疏者猶可敷衍。駢文包羅宏富。儉腹者將無所措其手足也。今中國文學日即窳陋。古文已少專家。駢體更成疣贅。湘綺樓一老。猶爲巋然魯靈光也。傳甲竊謂泰西文法。亦不能不用對偶。（見赫德辨學啓蒙）中國駢文亦必終古不能廢也。特他日駢文體之變體。非今日所能豫料耳。文者國之粹也。國民教育造

端於此。故古文駢文。雖不能如先正之專壹。其源流又何可忽耶。





中國文學史 終

立憲國民須知

萬法精理

方今朝廷特下明詔飭我國民預備立憲此誠四千年未來之快舉惟欲預備立憲非使全國人民盡知法律之原理其道無由法儒孟德師鳩爲近世學界革新之初祖始創立法司法行法三權分立之說所有萬法精理一書包羅萬理震耀全球歐洲自出書後耳目爲之一新每歲重版慨至數十正今日法學家所當奉爲金科玉律各國皆有譯本我國桃源張相文君尉西始從日文譯出書中義理與孟氏原書不失毫髮異我立憲國民不可不讀之書也

精裝一元五角

新出國文典

日本兒島氏爲漢學巨子近輯漢文典一冊上編文字典下編文辭典於我國文字之源流音韻之異同及單字之種類與用法言之綦詳施之吾國足爲教科通用之書即欲研究國文如先讀此書亦有事半功倍之效今已譯成漢文

每部定價六角

最新

文法教科書

我國文法書首創自馬氏文通近數年來書肆均相繼出版已汗牛充棟矣然非失之過高即失之過淺且無證據以引啓兒童之興味教授者每以是爲憾本局有鑒於此特編是書以公諸世當爲教育家所最歡迎者也

每部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學務大臣審定

漢文教授法

錢塘戴懋哉先生著專爲識字千餘欲速通國文者而作凡聯字造句諸法各按品詞分類列入而每類之中又分挨字改諧諸法門以引人入勝末更將一字而二叉三叉者詳其用法分列各表不特習國文者當手一編即欲通東西文者亦可藉此以窺門徑其裨益誠非淺也

詳註

高等小學國文新讀本

本書共四冊每冊共三十八課各種文體如論說傳記考據辯發奪無乎不備文詞淺顯字數或少且於行文之結構段落等均不厭繁瑣詳加註釋務求合乎高等小學分年教授之程度教者循序而進學者不患躐等以視時行之各種讀本誠有天淵之別展卷一請當知予言不誣也鉛版精印定價每冊大洋一角二分全部四角八分如以學堂鬮記出名來局遴購大批者當特別讓價以副雅詣而宏教育特佈

高等小學

經訓修身教科書

考教育之目的爲體育智育德育三者之中體育智育固宜謀求發達不知德育爲尤要爲本局敦請京口張遵章先生編輯是書力求合於高等小學程度共分四章(一)對己(二)對家庭(三)對社會(四)對國家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卻合四學年之應用

每部定價大洋三角

宣統二年六月朔校正印行

中國文學史
每部定價大洋六角



編著者　侯官林傳甲
印行兼發行者　武林謀新室
印刷所　日本宏文堂　東京神田表神保町二番地
發行所　上海科學書局　上海棋盤街北段
發行所　廣東科學分局　廣東雙門底
發行所　各處大書局